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成吉思汗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　言

多少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北方茫茫的草原上，流传着一首粗犷豪放的古老歌谣：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人杰地灵。公元 12 世纪，在这片苍茫辽阔的蒙古草原上，诞生了一位征服世界、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和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蒙古骑兵。

这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钍、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成吉思汗

第一章少年蒙难

1 也速该拦路抢夫人

成吉思汗的父亲名叫也速该把阿秃儿，身经百战，作战勇敢，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勇士，故被推举为蒙古族孛儿只斤氏乞颜部的军事首领。也速该死后，于至元三年十月，被元朝追封为烈祖神元皇帝。

成吉思汗的母亲叫诃额仑兀真，又称月伦夫人，原是斡勒忽讷兀惕部的美女。月伦夫人与也速该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死后被追封为宣懿太后。

也速该的妻子不是通过明媒正娶娶来的妻子，而是拦路强抢过来的。

有一天，也速该独自在斡难河畔放鹰捕猎。这一天也速该开始似乎运气不佳，即使有鹰一样的眼睛，也未发现小猎物。正当他怏怏不乐时，也速该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辆马车正驶过来，旁边有个小伙子骑马跟着。

骑马的小伙子名叫也客赤列都，是篾儿乞惕部的人，刚从翁吉剌部斡勒忽讷兀惕氏娶来一位妻子，正好途经斡难河畔。

赤列都的新婚妻子不是别人，正是诃额仑。

新郎新娘有说有笑，对甜蜜的新婚生活充满憧憬。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也速该鹰一样的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新娘子。

在也速该看来，诃额仑美若天仙，勾魂索魄，他恨不能立即把她夺过来，做自己的妻子。

不过，也速该总算理智，看赤列都的样子，孔武有力，必是个勇士，两人一对一格斗，胜负难分，万一被打败，岂不空欢喜一场？

为保证把这位美丽的新娘子夺过来，也速该立即翻身上马，飞也似地跑回家去，找他的哥哥和弟弟来做帮手，以三对一的优势打败赤列都。

好在从河边到他们住的蒙古包不远，兄弟三人快马加鞭，紧紧追赶赤列都和他的新娘子。

后面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新郎新娘回头一看，大惊失色。赤列都知道他们为何追赶自己了。他没想到乞颜部的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仗着人多抢亲，不给面子，否则他会多带些本部的人来迎亲。两人使劲打马，往前猛冲。

也速该兄弟三人如狼似虎，拚命追赶，眼看越追越近。

诃额仑自知难以逃脱，就对赤列都说：“你注意到后面那 3 个男人了吗？我看他们的表情，恐来者不善，怕是要伤害你的性命。你快跑吧，不要管我。只要你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就会再娶到合你意的妻子。”说罢，脱下衣衫，给赤列都留作纪念，劝他快走。

赤列都自知不是后面那三个壮汉的对手，便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走为上计，先自跑了。

也速该兄弟三人随后追了上来，本想追杀赤列都，但追过了七个山岗，还是赶不上，便折回来，引着载新娘子的马车往自家营地驰去。

诃额仑突遭劫持，割舍情郎，悲痛欲绝，流着伤心的泪水，进了乞颜部的蒙古包，做了也速该的首席夫人。

也速该打猎不成，却拦路打劫抢来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做了自己的妻子，自然是美不可言。全部族的人都为他欢呼雀跃，大摆酒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此时，在蒙古草原上抢婚是一种习俗。各部落对抢婚习以为常。

但是，后来，也速该早死，家族随之衰败。篾儿乞惕部乘机复仇，抢走成吉思汗的新婚妻子，迫使刚成年的成吉思汗卷入一场大规模的部族战争。

因父辈抢婚而起的这场战争，是成吉思汗戎马生涯中经历的第一场战争。

2 铁木真的名字意味着胜利

1162 年秋天，在斡难河畔（鄂嫩河右岸）的帖里温孛勒塔黑营地的一个蒙古包里，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产下一名男婴。这名婴儿一出生即与众不同，脱离母胎时，胖乎乎的小手还紧紧抓着一块凝固的血。

产前的阵痛痛得诃额仑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汗珠浸湿了她的头发。当接生婆告诉她是个胖小子时，诃额仑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此时，她多么希望丈夫在自己的身边，减轻她的疼痛，分享她的骄傲。

可是，在诃额仑分娩之前，也速该正带领本部族的几千名勇士，对塔塔儿部人发动一场复仇战争。也速该和他的勇士进攻突然、猛烈和快速，很快就击溃了塔塔儿部的军队，并俘虏了该部的部将铁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人。

也速该胜利而归，婴儿正好呱呱落地。也速该双喜临门，喜出望外，即将这名男婴取名“铁木真”，以纪念这次对塔塔儿部作战的胜利。

铁木真的意思是“铁人”、“铁匠”。也速该将儿子取名铁木真，大概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像钢铁一样坚强，战无不胜。

不过，更关键的是，铁木真本是一名塔塔儿部战俘的名字。

塔塔儿部是活动在蒙古草原东面的一个大部落，据有呼伦贝尔湖周围最富饶的草地牧场，分为六部，各有首领，此时有七万家。

蒙古部与塔塔儿部之间的仇恨和战争，早在也速该的祖父合不勒当部落首领时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塔塔儿部的巫医为合不勒的妻兄赛因的斤治病。赛因的斤属翁吉剌部人，他们住在海拉尔河和额尔古纳河一带，多出美女，很早就与蒙古部结为亲家。赛因的斤病得不轻，巫医回天无术，致使他一命呜呼。翁吉剌人认为塔塔儿部的巫医害死了赛因的斤，一怒之下杀死了他。塔塔儿人一听到本部巫医被杀，非常愤怒，即出兵攻打翁吉剌部。翁吉剌部力量弱小，便向蒙古部求援。合不勒汗和他的儿子们当然责无旁贷，立即出兵，支援翁吉剌部对塔塔儿部作战。

从此，蒙古部与塔塔儿部之间交战不休，新仇旧恨，代代相传，难解难分。

也速该永远不会忘记塔塔儿人把自己的祖先钉死在木驴上的深仇大恨。他知道妻子即将分娩，但是，对塔塔儿人的复仇战争计划不能取消或推迟，他毅然率兵出征，奋勇厮杀，终于打败敌人，为死去的先烈报仇雪恨。

也速该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虽然大获全胜，但并没有彻底打垮整个塔塔儿部，胜利只是局部和暂时的。塔塔儿部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大约 9 年后，他们设计毒死了也速该。

当时，铁木真已经长到 9 岁，也速该打算到他的妻子诃额仑的娘家翁吉剌部为儿子订一门亲事。为儿女早早订婚，也是蒙古人当时的习俗。

铁木真虽然只有 9 岁，但已经长成一位英俊的少年。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已经学会骑马射箭，像个小大人似的。不过，他毕竟年幼，对父亲为他找个未来的小媳妇一事并不在意，但听说父亲要带他出远门，还要去看望外公、外婆和舅舅，可以在那里好好玩几天，心里头可高兴了。

这一天，父子俩起了个大早，备好鞍马和帐篷，带足了食物、水和马吃的干饲料，还带着弓箭和短弯刀作防身用。他们各骑着一匹马，另外还带着两匹从马驮东西，便上了路。

他们离开斡难河源头，向东进发，越过塔塔儿部居住的呼伦贝尔草原，再向东北方向前进。一路上，晓行夜宿，马不停蹄，经过几天行程，才到达翁吉剌部的营地。

也速该父子走到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两山间的科尔沁草原时，迎面遇着翁吉剌氏的德薛禅。

德薛禅是翁吉剌部一位足智多谋的贵族，与也速该及其父辈曾并肩作战，彼此很熟。他亲切地向也速该打招呼：“也速该亲家，许久未见，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我带我的大儿子铁木真来认认亲，也好早点给他订门亲事。”也速该愉快地答道。说罢，便叫儿子上来给德薛禅行礼。

德薛禅上下打量着铁木真，猛击一下掌，兴奋地说：“您这个孩子两眼炯炯有神，红光满面，是个不简单的孩子。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一只白海青鸟带着太阳和月亮从天而降，落到我的手掌上。太阳和月亮给我们草原上带来光明。今天，您带着儿子长途跋涉而来，让我一出门就撞上了，这不正好应验了我昨夜的美梦吗？也速该亲家，这样吧，请先进我家，我有个小女儿，说不定与您的儿子是天生的一对哩！”

也速该父子见盛情难却，便先到德薛禅家住下。连续几天赶路，很辛苦，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德薛禅的小女名叫孛儿帖，当时 10 岁，比铁木真大一岁。小女孩看样子显得健壮美丽，又聪明机灵，还热情好客。与也速该见过礼之后，便拉着铁木真的手，要带他到屋外的草原上去玩。

也速该见铁木真怯生生的样子，便说：“儿子，玩去吧。”望着他们出去的背影，也速该心里高兴极了。翁吉剌部出美女，名不虚传！他打算与德薛禅结为亲家，聘他的这位小女儿做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当天傍晚，德薛禅摆上大碗的酒和大块的肉，设家宴热情款待也速该父子。

第二天早晨，也速该正式替儿子向德薛禅求婚，德薛禅痛痛快快地答应把自己的小女许配给铁木真。他相信，这位小女婿就是那只在梦中托着太阳和月亮，带给草原无限光明的白海青鸟。

也速该随即送上一匹从马作聘礼，并按习俗规定，把铁木真留在德薛禅家，先住一段时日才接回家。

也速该没想到儿子的婚事如此顺利，一到翁吉剌部，就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小儿媳妇，心里乐开了花。在随后的几日里，他带着铁木真和礼物，到距德薛禅不远的营地，走访了许多家亲戚，应酬不断，住了些日子。

也速该还惦记着斡难河畔的蒙古包，觉得这次远行的任务都已圆满完成，便决定回家去。他把铁木真留在德薛禅家，辞别各位亲友，高高兴兴地踏上归程。

对铁木真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玩了这么些日子，刚离家时的新鲜快乐劲逐渐消失了，他不愿一个人留在这陌生的地方，也想随父一同回家。

也速该劝道：“好儿子，德大叔就似你亲父，与孛姑娘一起玩，过些日子来接你回去。为父有要紧事，得先赶回去。”

父命难违，年仅 9 岁的铁木真只好暂时与未来的老丈人和未婚妻生活在一起。

铁木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生父。这次分别成了父子之间的永诀。

也速该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塔塔儿人的暗算。

当时，也速该骑马途经塔塔儿部主因氏人的营地，正赶上他们在草原上举行露天酒会。按照草原上的风俗习惯，过路人如果遇见当地人举行盛大的狂欢宴会，应该主动下马，未等主人邀请就主动加入宴会，以示敬意。同时，主人不可拒绝与过路人一同进餐。即使在战场上厮杀的仇敌，在这种场合也不妨同席共饮。也速该知道蒙古部与塔塔儿部之间有世仇，但不便违背草原上的老规矩，更何况主人还主动邀请自己入席。自己连日赶路，风尘仆仆，此时正是又饥又渴，便欣然入席。

酒过三巡，彼此都喝得痛快。这时，有几位年长的塔塔儿人从另一桌酒席过来，为过路的客人敬酒。

主客举杯，打个照面，彼此似曾相识。主人发现，同桌共饮的这位过路客人，正是 9 年前率兵攻打塔塔儿部、捕杀本部首领铁木真兀格的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也速该同时也认出他们正是 9 年前在战场上格斗过的敌人。大家都知道草原上的规矩，便寒暄客套一番，说是不打不相识，彼此连干了几大杯，非常尽兴。

不过，也速该过于正直和善良，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塔塔儿人表面热情款待，接连干杯，却暗中在也速该喝的马奶酒中下了毒药。这是一种慢性毒药，在酒中无异味，一般人觉察不出来，喝了之后并不立即生效，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发作。

也速该酒足饭饱，即起身告辞，策马继续往家赶路。走到半路上，他已经感到不舒服，肚子隐隐作痛。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回到家中时，药性发作，他知道中了塔塔儿人的毒，无药可解。眼看病情一天天加重，也速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对一直在旁边侍候的奴仆蒙力克说：“蒙力克吾儿，你听好了，我有话对你说。我带着铁木真去翁吉剌部求亲，把他留在了德薛禅家。我在回来的路上参加了塔塔儿人的狂欢酒会，没想到他们不守草原上的老规矩，在酒中下毒，以报 9 年前之仇。我快要不行了，你快去德薛禅家，把铁木真接回来。”

当蒙力克昼夜兼程把铁木真带回斡难河畔老营时，一代勇士也速该

已经死去好几天了。

铁木真的母亲、弟弟、妹妹和同族人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他们正等着铁木真回来，让长子最后看一眼父亲，即准备封棺入土安葬。

铁木真对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感到茫然。他母亲诃额仑早已流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伤透了心。她把铁木真叫到一旁，对他说：“你父亲临终前要我告诉你，你长大后一定要替他报仇，把塔塔儿部的成年男子统统杀掉！”

勇士早逝，昔日欢快奔腾的斡难河此时似乎也在呜咽。

复仇和杀戮的念头牢牢地印在铁木真幼小的心灵里。

当也速该用塔塔儿战俘的名字为初生的儿子命名时，铁木真这个名字还意味着另一场复仇战争。

3 孤儿寡母的日子

有星的天，
旋转着。
众百姓反了，
不进自己的卧内，
互相抢掠财物。
有草皮的地，
翻转着。
全部百姓反了，
不卧自己被儿里，
互相攻打。

《元朝秘史》描绘的战争状态正是也速该作军事首领时的背景。

现在，也速该遭塔塔儿人暗算，突然中毒身亡，给乞颜部和他的家属带来巨大的不幸。对他们来说，在没有法律秩序、只有争夺厮杀的蒙古草原上，失去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事首领，就等于失去安全保护。也速该一死，乞颜部似乎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既不能推举出新的强有力的首领，又不愿意尊奉年仅 9 岁的铁木真做首领，从贵族到牧民，纷纷议论要另投靠山，寻求有力的保护。

对也速该的死幸灾乐祸的人，还有泰赤乌部落的首领塔儿忽台。泰赤乌部与也速该的乞颜部本属同一个老祖宗，血缘关系最为密切。但后来两部结下前嫌，塔儿忽台嫉恨也速该。也速该尸骨未寒，该部长者在祭祖大会上故意不分给铁木真母子应得的供品，当众羞辱他们母子俩。随后，塔儿忽台打算兼并乞颜部。乞颜部的贵族老爷和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也速该的近侍脱朵延吉儿帖等人和几代相随的奴婢，纷纷投奔塔儿忽台。塔儿忽台干脆不打招呼，把两部人马全部迁走了。

也速该的忠实仆人察剌合老人对这种势利眼的行为气愤不过，便骑马追上脱朵延吉儿帖，劝他回心转意：“你是也速该大人的近侍，同生死，共患难，征战无数，为何也要抛弃大人的后代而去？”

脱朵延吉儿帖振振有词：“深水已涸矣，明石已碎矣，留守这里又有何用？”

固执的察剌合老人还不死心，拉住脱朵延吉儿帖的马缰不放。这时，另一个泰赤乌部勇士赶上来，挥舞长枪，刺中察剌合老人的后背，察剌合老人受重伤倒地，脱朵延吉儿帖随迁移的人流扬长而去。

受伤的察剌合老人忍着巨痛，挣扎着回到家中，便卧床不起。铁木真前去看望，老人告诉他：“你父亲苦心经营，好不容易聚集了众多百姓，如今都跟着泰赤乌部的首领走了。我想劝他们回心转意，但没有一个人响应，泰赤乌人还刺了我一枪。”铁木真闻言，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察剌合老人受伤失血过多，很快就死了。

没过多久，老人的儿子蒙力克把也速该临终托孤之言抛到九霄云外，也离铁木真母子而远去。

惟一留下来陪伴铁木真母子的外人，是一位名叫豁阿黑臣的老仆妇。

昔日斡难河畔鳞次栉比、炊烟袅袅的蒙古包，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昨天，草原上还是人欢马叫，热闹非凡，如今却是寂静得出奇，只有斡难河的流水和大自然的风在作响。

铁木真家的两座帐篷孤零零地傲立在斡难河畔。只有从帐篷顶上插着的那面秃黑军旗，还能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人畜两旺的蒙古部落的营地。

也速该去世时，他的第一夫人诃额仑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铁木真刚刚 9 岁，次子拙赤·合撒儿 7 岁，三子合赤温·额勒赤 5 岁，四子帖木格·斡惕赤斤 3 岁，女儿帖木仑尚在摇车之中。也速该的第二个妻子，名叫速赤，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别克帖儿，另一个叫别勒古台。

诃额仑真不愧为一位军事首领的英烈夫人，意志坚强，非常有骨气，决不向泰赤乌部的首领塔儿忽台低头。她决心不投靠任何亲友和有势力的部落，独自挑起一家十口的生活重担，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把也速该的七个幼儿抚养成人。

现在，摆在诃额仑夫人面前的最大困难，是如何保证全家人不挨饿的问题。由于跟随多年的家仆也随泰赤乌部而去，并带走了也速该的大部分畜群，所以诃额仑决心亲自饲养为数不多的牛羊和马，防止它们可能出现冻死、饿死、病死的状况。全家人得指望这少数的畜群提供鲜奶和肉食，还要小心翼翼地照料它们，保证来年生产小牛、小羊、小马，逐渐扩大畜群，保证生活供应。

为扩大食物来源，诃额仑夫人带着同患难的速赤夫人去树林中打猎。她们经常捕获的猎物主要有野鹿、野兔、野羊、山鸡。她们还从斡难河中捕到不少鱼类。她们还采摘杜梨和稠梨等野果，挖掘可食的草根和树根。一时吃不完的食物，她们便略作加工，晒干或风干，肉类食物用盐腌透，然后都储存好，以保证冬天猎物稀少和春天青黄不接时仍有足够的食物充饥。

此外，诃额仑夫人还要带着速赤夫人去放牧，把为数不多的牛羊马赶到斡难河畔水草丰盛的草地去吃草。她们还要想办法砍伐树枝和矮灌木，并拾干牛粪和马粪，运回家中，以供全家平时生火做饭和冬天取暖之用。她们还必须认真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割草，把草料切碎晒干，以作牛羊马的储备饲料。

两位夫人团结一致，辛勤劳作，共渡难关。

好在她们有两个好帮手。

铁木真虽然只有 9 岁多，但非常懂事，忙里忙外，非常勤快，俨然是全家的小男子汉。一有空隙，他就带着大弟拙赤·合撒儿去河边浅水处捕鱼捞虾，射杀很小的飞禽走兽，享受童年时难得的快乐时光。

当两位夫人带着铁木真兄弟在野外忙碌时，老仆妇豁阿黑臣就在家照料铁木真年幼的弟妹，忙些家务活。

诃额仑夫人虽为女流之辈，但精明能干，毅然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把全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诃额仑夫人虽然能保证全家人不受冻，不挨饿，但是，毕竟离开了氏族部落，孤儿寡母，缺乏有力的安全保护。随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铁木真一家不时受到仇家和强盗的袭击，孤立无援，开始在斡难河上游的森林中和草原上过着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苦难生活。

诃额仑夫人在想：孩子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在铁木真幼小的心灵里，除了对塔塔儿人刻骨铭心的仇恨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件心事：要怎样才能把离散的族人和家仆重新聚集到他家周围？

他对泰赤乌部人同样充满仇恨。

4 慈母折箭教子

在孤儿寡母的艰难岁月里，有一年，铁木真家又发生了一场悲剧。这场悲剧给铁木真兄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亲兄弟必须同心协力，方能战胜仇敌。

当时，铁木真带着亲弟拙赤·合撒儿与庶弟别克帖儿、别勒古台，一起去斡难河畔钓鱼。合撒儿运气不错，不大一会工夫，即钓着一条金色小鱼，非常漂亮。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也很喜欢这条漂亮可爱的小鱼，乘合撒儿不留神，便一把抢了过去。铁木真和合撒儿争抢不过，便回家向诃额仑夫人告状。诃额仑夫人劝自己的儿子：“一条小鱼，何必你争我夺？你们是亲兄弟，要互相体谅照顾。铁木真，你是老大，更不应该这样做。你们两个再去钓鱼时，我相信河里还有金色小鱼。”

诃额仑夫人把这件事情看得很简单，随便劝说了两句，就把他们两个打发出去了。

铁木真和合撒儿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所生，不是亲兄弟，受他们欺负，就是不服气！性情像猛兽一样暴烈的合撒儿还愤愤不平地说：“昨天，我射中一只云雀，就被他们给抢去了，今天又把我先钓到的小金鱼夺去，这样下去，我们如何相处？”

铁木真觉得与他们难以相处，如果再忍让下去，他们会得寸进尺。两人合计，要对别克帖儿进行报复。

次日上午，当别克帖儿在一座离家不远的小山坡上放马时，铁木真和合撒儿怀揣弓箭，一前一后，蹑手蹑脚地接近别克帖儿。别克帖儿正饶有兴趣地看着马吃草，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向自己逼近。

铁木真兄弟就像猎人悄悄地靠近猎物一样，摸到别克帖儿跟前，然后突然站起身，张弓搭箭瞄准他。别克帖儿没想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会这样对待自己，一看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便劝说他们：“我们虽是同父异母，但还是亲兄弟。亲兄弟不应该自相残杀，我们还要齐心协力向泰赤乌人复仇哩！你们为什么要视我为眼中钉、口中梗呢？”

铁木真兄弟不为所动，开始往后拉弦，准备射箭。

别克帖儿见状无奈，乞求道：“希望你们不要毁坏我们家的炉灶，不要杀我的小弟别勒古台。”说完，盘腿端坐，一动也不动。

铁木真、合撒儿正在气头上，听不进任何劝告和哀求，两人几乎同时放箭，分别射中别克帖儿的前胸后背。别克帖儿倒地，血流如注。

当诃额仑夫人和速赤夫人听到铁木真、合撒儿射中别克帖儿的晴天霹雳时，两位夫人惊得目瞪口呆。

她们把别克帖儿抬回帐篷中。他们射中了别克帖儿的要害部位，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当夜，别克帖儿在他生母速赤夫人的怀中死去了。

悲痛欲绝的嚎哭声再次在斡难河畔回荡。

愤怒之极的诃额仑夫人把同样吓得目瞪口呆的铁木真、合撒儿叫到跟前，声泪俱下，痛斥了他们一顿：“你们两个是杀人魔鬼，禽兽不如！你们难道忘了泰赤乌人是如何凌辱我们家了吗？你们兄弟自相残杀，又怎能为你们死去的爹报仇？”诃额仑夫人本想严惩肇事的铁木真和合撒儿，但念他们年幼无知，尚有深仇大恨未报，决定采取另一种教育方式。

安葬好别克帖儿之后，诃额仑夫人在帐篷里点燃三炷蜡烛，供上三只羔羊，并斟满九碗马奶酒，供奉在先祖留下的三把镂金佩剑前。她命令铁木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额勒赤、帖木格·斡惕赤斤、别勒古台五人跪在先祖遗物前。然后，她从箭囊里取出五支箭，用皮绳捆在一起，让铁木真兄弟五人依次撅，看谁能把五支箭都撅断。兄弟五人咬着牙皱着眉，使足了力气，结果谁也未能把五支箭撅断。接着，她把五支箭分开，一人撅一支。他们兄弟几个轻易地就把箭撅断了。

此时，诃额仑夫人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

如今啊，
除了影子，
没有伙伴；
除了坐骑，
没有随从。
不要像虎豹，
自食其子；
不要像海青鹰，
自冲其影。
单箭容易折，
孤树不挡风；
兄弟能齐心，
力量大无穷！

别克帖儿之死强烈地震撼了铁木真兄弟的心灵。他们跪在祖先的三

把宝剑面前，含泪发誓道：

醇净的母乳哟，
哺育我们成长；
慈母的训谕哟，
犹如明镜照心。
要学弓和箭，
力量不可分。
要学日和月，
永不相冲撞；
昼夜有顺序，
光明照乾坤。

伤心之至的速赤夫人非常理解诃额仑夫人的教子苦衷，听了五个孩子的誓言，略感安慰。

从此，诃额仑夫人不仅给孩子们讲苍狼和白鹿的传说，讲先祖的艰苦创业和遗训，还有意识地教他们骑马射箭和格斗技术。她要把儿子们培养成像他们的父亲那样英勇善战的蒙古勇士。

铁木真兄弟五人在慈母的谆谆教诲下，和睦相处，生死与共，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后来共创蒙古帝国。

第二章 摆脱孤单

1 与札木合结为安答

大约是 1172 年的冬天，铁木真与札答兰部的札木合结为安答，即生死之交。

札木合与铁木真属于同一个祖先的后代。他所在的部落也住在斡难河畔，与铁木真家为邻。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耍，是一对要好的小伙伴。

这年，铁木真 11 岁。有一天，他与札木合一起在斡难河的冰床上击髀石玩。髀石本来是用来打野兔的武器，但蒙古草原上的小孩平时爱击髀石玩。尤其是冬天，在结冰的河床上击石，髀石滑得很远很远。两人玩得很开心。札木合赠送给铁木真一枚公狍子髀石，铁木真回赠给他一枚铜灌髀石。两人对天盟誓，结为安答。

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时节，铁木真与札木合一起用自制的木弓练习射箭，看谁射得最准。两人又玩得很高兴。这一次，札木合赠给铁木真一枚用牛角做的鸣镝箭，而铁木真则回赠他一枚用硬木做的木箭。两人互换礼物，第二次结为安答。

根据蒙古族的风俗，结为安答后，即结为盟友，盟友要同生死，共患难，不相弃。

结为安答，犹如汉族结拜兄弟，是当时蒙古草原上流行的社会风气，没什么稀罕的，但对已被自己的氏族抛弃的铁木真家来说，多个朋友，就是多一份力量，这正是孤儿寡母所需要的。

对铁木真来说，与札木合结为安答，为他成年后进行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找到了可靠的同盟军，保证了初战的胜利。但同时由于嫉妒而引起的纷争，也导致了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一连串的武力较量。

在铁木真早期的军事生涯中，札木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死里逃生遇赤老温

铁木真 14 岁左右，遭到泰赤乌部骑兵的追捕；幸亏赤老温一家舍死相救，才得以死里逃生。

在这次惊险万分的不幸事件中，铁木真有幸结识了后来为他冲锋陷阵、号称“四杰”之一的得力部将赤老温。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当时，泰赤乌部的首领塔儿忽台乘人之危，卷走了也速该的部众和牲口，抛下铁木真一家，让他们孤儿寡母，自生自灭。他心里盘算着，没有畜群，没有氏族，铁木真一家人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么就会被强盗杀死，用不着自己动手来干掉他们。

可是，不断传来消息说，铁木真一家人生活得很不错，牛、羊增多了，马也肥了，几个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尤其是铁木真，才 14 岁，就已长得身材高大，浑身是劲，骑马射箭，摔跤格斗，练得一身好本事。特别令塔儿忽台不快的是，铁木真小小年纪，居然与势力强大的札答兰部的首领的儿子札木合结为安答。

塔儿忽台知道铁木真母子怨恨自己，迟早可能要报复，便决定先下手为强，先把铁木真抓来。

上次，塔儿忽台怕把事情做得太绝，影响不好，故没有直接加害于铁木真母子。这次，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亲自率领一支嫡系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扑向铁木真家住的蒙古包。

这一天，诃额仑夫人正与铁木真在帐篷外轧草，而速赤夫人带着其他几个孩子在清理牛圈和羊圈。他们忽然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抬头望去，只见一大批骑兵正沿斡难河畔朝他们这边冲过来。

诃额仑夫人知道，这么多泰赤乌人手持兵器，气势汹汹而来，绝非好意，肯定是来加害她们一家的。她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只有利用栅栏的掩护，拚死一战。她吩咐孩子们按预先演习的方案，准备对付敌人。

诃额仑夫人知道这一天是迟早会来到的，不是土匪强盗来偷袭，就是仇家来报复。所以，她不辞劳苦伐木，早就在帐篷外围构筑了一圈高大坚固的栅栏。平时，她教孩子们张弓射箭，舞刀弄枪，并演练如何防守栅栏，阻挡偷袭者闯入。她亲自跑去关上栅栏门，命令铁木真、合撒儿、别勒古台带上弓箭防守以栅栏门为中心的正面，命令老仆妇豁阿黑臣带着年幼的合赤温、帖木格、帖木仑呆在帐篷里别出来。她与速赤夫人监视侧翼和后面。

泰赤乌人很快就冲到栅栏外。铁木真兄弟一齐放箭，连续射倒了几个冲在最前面的泰赤乌人。泰赤乌人也射箭回击，箭如雨下，有的射入了栅栏木中，有的落到了院子里，但他们不敢靠近栅栏。他们特别怕神箭手合撒儿放箭。

这时，塔儿忽台赶到前面，喝令部下停止射箭，大声喊道：“ 诃额仑，你听着！我们只要铁木真，请你叫他出来，其余的人我们一个也不要！”

铁木真一听，就想挺身而出，以摆脱全家的险境。诃额仑夫人一把拉住他，示意他带些吃的东西，骑家里最快的马，从栅栏后门冲出去，跑到古捏·温都儿山的树林里躲几天，等过了这阵风头再回来。

铁木真带了一包食物，跨上快马，出了栅栏后门，向山林深处跑去。

塔儿忽台发现铁木真骑马跑了，忙令部下急起直追。

铁木真快马熟路，抢先一步逃进了山林之中。塔儿忽台不敢贸然深入山高林密的古捏·温都儿山，派人把住各主要山口和路口，包围了铁木真藏身的那片山林。

铁木真屏声静气，在山崖下藏了九天九夜，吃完了随身带去的食物，喝干了马奶，最后只好饮露水解渴，吃野果、野菜充饥。他实在忍不住饥渴，心想塔儿忽台早该撤走了，便牵着马走出树林。

不活捉铁木真不罢休的塔儿忽台一直在山口耐心地等待着。他知道，不出十天，耐不住饥渴的铁木真，就会乖乖地走出来自投罗网。

饿得东倒西歪的铁木真一出树林，一直在林子外埋伏的泰赤乌骑兵便一拥而上，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抵抗是徒劳的，铁木真束手被擒。

塔儿忽台命令部下，先把铁木真带回本部营地，关在一个帐篷里，由专人看管。为防止逃跑，他们给铁木真戴上木枷。

塔儿忽台并没有立即杀掉铁木真。他明白，如果杀了也速该的后代，那肯定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并没有强攻诃额仑夫人的栅栏，他只是想教训一下铁木真。

铁木真心里非常挂念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一直伺机逃离虎穴。

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盛夏的傍晚，泰赤乌人在斡难河畔狂欢。他们大吃大喝，又唱又跳，热闹非凡。这次轮班的看守是一个羞怯儿，瘦弱文静。他的注意力全被外面的欢闹场面吸引过去了，铁木真趁他麻痹大意，用木枷使劲撞击他的后脑勺。没有经验的羞怯儿，一下就被撞昏过去。铁木真马上溜出帐篷，钻进斡难河的芦苇荡里，把身子泡在水里，只露出头在水面。他知道，在草原上跑，跑不了多远，就会被追上。只好先躲一躲，然后伺机弄到一匹马，尽快逃离这个鬼地方。

没过多久，被击昏在地的看守慢慢苏醒过来。他一看，铁木真不在了，急忙大声呼喊：“犯人逃跑了，犯人逃跑了！”

塔儿忽台立即召集人马，分为几个小组，一组准备搜附近的林子，二组往铁木真家方向的草原追击，三组搜查斡难河畔的草丛和芦苇荡。

速勒都孙氏的锁儿罕失剌负责搜查河边。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发现了铁木真。他对铁木真说：“听人讲，你目中有火，胸怀大智，将来必成大业，所以泰赤乌部的首领嫉恨你。现在，四面八方都布了岗哨，你先藏起来，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锁儿罕失剌的两个儿子沈白、赤老温也非常佩服铁木真，同情他的处境。他们劝父亲帮助铁木真逃走。兄弟俩偷偷地把铁木真接回家中，把他的木枷烧了。他们把铁木真藏在羊毛车中，躲过了泰赤乌骑兵挨家挨户的搜查。风声过去后，他们给了铁木真一匹马、一把弓、两支箭、一只烤熟的羔羊和两壶马奶，让他从泰赤乌部的营地悄悄地逃走。

铁木真顺利地返回家中。母子相见，诃额仑夫人又惊又喜。他们担心塔儿忽台再来偷袭，便从斡难河上游迁到克鲁伦河上游地区。

铁木真在这次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中，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后来随他南征北战的猛将赤老温。

3 结识博尔术

铁木真 16 岁那年，又突然遇到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一伙专门在草原上盗马的惯偷盗走了他们家的八匹银合马。

这一天中午，铁木真一家正在帐篷里吃午饭，他们家的八匹好马也在帐篷前的草地上恬静地吃草。别勒古台一大早就骑马出去捕猎旱獭了，要过了中午才回来。

此时，铁木真一家绝不会相信，一伙盗马贼在光天化日之下正悄悄地接近他们家的马群。

这伙盗马贼是泰赤乌部的主儿勤氏人。他们骄悍好斗，以偷盗、抢劫为业。他们早就盯上了铁木真家的八匹银合马，欺他们家孤儿寡母，便打算光天化日之下盗马。他们先观察了一会，见帐篷外无人，便靠近马群，套住几匹马，用鞭子驱赶另外几匹马，往斡难河方向逃去。

铁本真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马的嘶鸣声，大吃一惊，急忙跑出帐篷，一看便大叫：“妈，不好了！一伙盗马贼劫走了我们家的八匹马。合撒儿，快来，我们去追！”

兄弟俩发疯似地追去，但徒步哪追得上快马加鞭的盗马贼。两人累得气喘嘘嘘，急得直跺脚，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盗马贼和他们家的八匹马消失在地平线上。

直到夕阳西斜，别勒古台骑马回来了。他捕到十几只旱獭，满载而归，心里高兴极了。他没想到，家中八匹马被盗，铁木真正等着骑他的马去追盗马贼。他的这匹马现在是全家惟一的希望。

铁木真对自己的弟弟说：“别勒古台，你快下来。我们家的马全被盗了，我要骑你的马去追赶那伙盗马贼，无论如何也要把我们家的马夺回来！”

他一把牵过缰绳，跃上马背，沿着盗马贼留下的马蹄印，往强盗逃匿的方向追去。他知道，与这伙强盗免不了一场恶斗，便带上弓箭和钢刀，此外还备足了干粮和水。

铁木真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追了三天三夜，还没有追上那伙盗马贼。茫茫草原上，除了盗马贼的马蹄印，没有人家。

直至第四天上午，铁木真才遇上一位牧马少年和他的马群。他急切地问那位少年，有没有看到一伙人赶着八匹银合马从这里经过。

少年答道：“今天早晨，我看到有一伙人赶着八匹银合马，从我们营地前往东跑去。请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是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几天前，一伙盗马贼明目张胆，劫走我们家的八匹银合马，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失去的马夺回来。小兄弟，谢谢你指路。”铁木真勒转马首，就要往东追去。

少年见铁木真骑的马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便牵过一匹高大的白马，对他说：“大哥，且慢。你的马快不行了，还是骑我的马吧。我听我父亲讲过你父亲的故事，他是蒙古族的英雄。我愿助你一臂之力，追回被盗之马。你看如何？”

铁木真追贼心切，便爽快地说：“小兄弟，我求之不得！谢谢你。”

原来，这位英俊豪爽的少年就是博尔术。他的父亲名叫纳忽伯颜，是阿鲁剌惕氏的首领，与也速该是老朋友。他们同属一个祖先。

二人策马紧追，顺着马蹄印又追了三天三夜。第六天夕阳西下时，他们追到一个比较大的营地，而且一眼就发现了那八匹银合马，在最西边的一个帐篷外吃草。

此时，那几个盗马贼正躺在帐篷里睡大觉。他们刚刚回到营地，一路奔波，个个累得精疲力尽，倒头便睡。

铁木真悄悄地摸过去，靠近那八匹银合马。八匹银合马见了主人，纷纷向他跑过来。

铁木真和博尔术带着八匹银合马，往回家的方向急速奔去。等到那伙强盗惊醒，他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强盗们无可奈何，白忙一场，也只好作罢。

回到阿鲁剌惕氏的营地时，博尔术的父亲热情地款待了铁木真，并对儿子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他深情地说：“你们真是一对好朋友，患难与共，情投意合，但愿你们今后互助友爱，永不分离。”

纳忽伯颜只有博尔术这一个独生子。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拥有像铁木真这样英勇顽强的好朋友，将来也好互相照应。

当铁木真带着八匹银合马回到家时，全家人异常兴奋。

铁木真不仅找回了八匹马，而且又找到一位后来随他东征西讨、战功显赫的得力部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4 洞房花烛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铁木真兄弟一天一天地长大。

诃额仑夫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她想，多灾多难的岁月很快就会过去，出头的日子不远了。

铁木真已经长到 18 岁，历经磨难，已是一位英勇顽强、机智善斗的蒙古骑士。

诃额仑夫人想，男大当婚，应该完成铁木真 9 岁时与翁吉剌部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订的婚约。她叫铁木真带着别勒古台一起去，看看情况有没有变化。

德薛禅一见到铁木真，就兴高采烈地说：“铁木真，我的孩子，你总算还记得我们！一晃 9 年，我都快老了，你已经成为一位蒙古勇士了。”他早就听说铁木真逃脱泰赤乌人追捕，只身追回被强盗夺去的马群的传奇故事。他知道，当初没有看错人，把女儿许配给这样一位英勇顽强的青年，自己完全可以放心。

孛儿帖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亭亭玉立，成了翁吉剌部最美的美人儿。她一直眷恋着 9 年前那位一见如故的英俊少年。

两人相见，爱在心头。

有情人终成眷属。德薛禅召集众亲友，很快就给铁木真和孛儿帖办完婚事。众亲友祝愿他们白头偕老，多子多福。婚礼极为热闹。

铁木真在岳丈家住了些时日，走亲访友，然后就要带着新婚妻子回家去。

德薛禅脱不开身，便派夫人搠坛陪女儿去婆家，代他向亲家母致意。

铁木真一行绕过塔塔儿人的营地，一路平安，返回桑沽儿河畔。

铁木真完婚，给全家人带来真正的欢乐。

诃额仑夫人看着楚楚动人的儿媳，心里乐开了花，拉着儿媳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弟妹们见到这么漂亮的嫂子，心里也别提有多高兴！

搠坛夫人受到亲家母全家热情周到的款待，也分享他们一家少有的真正快乐。临别时，她情真意切地赠给诃额仑夫人一件珍贵的黑貂皮袄。

铁木真成亲的消息，就像他两年前只身从一伙凶悍的盗马贼手中夺回马群的传奇故事一样，迅速在蒙古草原上传开。

第一个赶来祝贺的是纳忽伯颜父子二人。博尔术甘愿跟随铁木真，共创一番大业。纳忽伯颜也同意儿子的打算。

然后是兀良哈部札儿赤兀歹老人和他的儿子者勒蔑。他们本来就是铁木真家的奴隶，当时被泰赤乌部裹胁而脱离铁木真家。札儿赤兀歹老人对铁木真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把他交给您，让他永远侍候您。”

铁木真又多了一个真实可靠的随从。

更重要的是，札儿赤兀歹老人出身打铁世家，有一手精湛的打铁技术。铁木真和他的部下，正需要用优质的钢刀，砍掉仇敌的头颅！

现在，铁木真终于走出了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备受欺凌的阴影。

自与札木合两度结为安答，患难中又与博尔术结为知己，还有者勒

蔑不离左右，弟妹们也已渐渐长大成人，现在娶了孛儿帖作贤内助，铁木真不再孤单了。

他对恢复家业、报仇雪恨充满信心。

5 拜王罕为义父

铁木真完婚后，很有眼光的诃额仑夫人看到了复兴家族的一线希望。她开始盘算另一个有助于摆脱目前孤立无援处境的计划。她决定派铁木真去克烈部，拜该部首领王罕为义父，以求得他的帮助。她要铁木真、合撒儿、别勒古台兄弟三人一同前往，并献上亲家母赠给她的黑貂皮袄，作为拜义父的礼物。

克烈部是辽金时期漠北最大的一个部落，其分布地域东至怯绿涟河上游之南，西至杭爱山，北至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南临大漠。该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扼篾儿乞部，东邻蒙古乞颜部和塔塔儿部，东北威胁蒙古泰赤乌部，西拒乃蛮部，南邻西夏。

王罕本名脱斡邻，因被金国封为王，故又称王罕。他与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是同时代人，两人还结为安答，是拜把子兄弟。王罕为人残忍，被人比作凶猛的飞鹰。他上台后，为巩固汗位，曾对叔父和诸弟大开杀戒，铲除异己，导致内部分裂。有一位叔父自称皇帝，率军击败王罕。王罕向也速该求援，也速该出兵将其叔父赶入西夏境内。王罕在也速该的大力帮助下，召集克烈部流散的百姓，又重登汗位。王罕非常感激也速该，于是两人结为安答。

当铁木真兄弟来拜见时，王罕在土拉河的黑林一带设大本营。

铁木真带着两个弟弟，很顺利地到达黑林，见到了父亲昔日的老安答。

铁木真虔诚地跪在地下说：“昔日您与我父亲曾结为安答，今天您就像我亲生父亲一样，请受孩儿三拜。”

合撒儿、别勒古台也一同跪拜，非常激动地说：“我们的亲生父亲早就被人害死了，您就做我们的父亲吧！”

铁木真恭恭敬敬地献上黑貂皮袄，并告知其来历。

心肠冷酷的王罕听说昔日的救命恩人和老安答已经作古，三个孩儿如此诚恳拜义父，并献上如此贵重之礼物，他也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王罕当即认了三位义子，并保证帮助铁木真重整旗鼓，复兴其父曾建立的部落王国。

他郑重其事地对铁木真说：“铁木真儿，你放心。你们部落逃亡的百姓，为父的一定要为你招回来；你们部落流散的牧民，我也一定要为你统一起来。我要让他们完全听你的指挥。君无戏言，为父的说到做到！”

听到王罕这番表白，铁木真激动不已。

克烈部人多势众，兵强马壮，是一个很强大的部落。王罕公开宣布自己是铁木真的保护人，无疑进一步提高了铁木真的地位。铁木真受益无穷。

在随后的部落战争中，王罕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铁木真击败对手，壮大势力，统一了大多数蒙古族部落。

铁木真与王罕的义子、义父关系，一直忠诚地维持到 1203 年春天。

第三章　初出茅庐

1　4 万联军参战夺妻

铁木真大约 23 岁时，与王罕、札木合联合出动四万骑兵，对居住在鄂尔浑河、色楞格河下游一带的篾儿乞部发动大规模进攻。

这次军事行动，是蒙古草原上少有的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对铁木真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次进攻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帮他夺回被篾儿乞部掳去的新婚妻子。另外，铁木真初出茅庐，即经历如此大规模的联合进攻作战，而且大获全胜，确是一次难得的军事锻炼机会。

这次战争起因于也速该兄弟当年劫走篾儿乞部也客赤列都的新婚妻子月伦夫人，即铁木真现在的母亲诃额仑夫人，结果篾儿乞部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这时，也客赤列都的哥哥脱里脱成为篾儿乞部兀都亦惕氏的首领，他们的营地位于勤勒豁河与薛良格河之间的赤苦河下游（今恰克图南布拉河）一带。

铁木真从翁吉剌部娶回一位最美的妻子的消息，两年后也传到脱里脱的耳朵里。他心想：你抢我哥嫂，我抢你儿媳，一报还一报，就算扯平了。

脱里脱制定了一个大胆的长途突袭的行动计划：挑选 300 名精锐骑兵，组成突击队，包围铁木真的营帐，活捉他的新婚妻子，速战速决，尽量避免杀人，不要破了草原上的老规矩。

当时，铁木真一家已经迁移到怯绿涟河的发源地不儿吉一带（今克鲁伦河上游布尔肯小河旁）。一天清晨，早起的老仆妇豁阿黑臣最先听到异样的马蹄声，叫诃额仑夫人赶快起床。她以为又是泰赤乌人来抓人了。

诃额仑夫人伏在地上侧耳细听，听出有几百人马正朝他们的帐篷方向奔来。她连忙叫醒所有人，叫大家快上马，赶快向不儿罕山方向撤退。

铁木真自知寡不敌众，只好走为上计。

但是，慌乱之中，加上天尚未完全亮，孛儿帖、豁阿黑臣和速赤夫人由于找不到马骑，来不及逃走，被脱里脱的部下抓住。孛儿帖开始藏在一辆牛车的羊毛中，但最后还是被搜出来了。

脱里脱见抓到了铁木真美丽动人的新婚妻子，大喜过望。他命令部下继续追击，争取抓住铁木真。他要亲眼看看，铁木真究竟何许人也？

篾儿乞部骑兵追到不儿罕山前，发现山高林密，要找到铁木真，犹如大海捞针。他们放弃了搜山的企图，押着三个女人，返回他们在赤苦河下游的不兀剌川营地。

三天后，确信敌人已经远去，铁木真他们才下山。铁木真遭此突袭，悲愤之极。他跪在不儿罕山下，祷告苍天：“我们全靠不儿罕山保护，才得以化险为夷，将来我的子孙后代要永远祭祀这座宝山！”言毕，他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捶胸，向着太阳叩首九次。

尽管这次遭突袭起因于家父之旧债，但英勇顽强的铁木真决咽不下篾儿乞人夺妻之恨。他发誓要尽快夺回自己可爱的妻子，绝不接受草原

上抢婚的习俗。

铁木真恨自己力量太弱。目前救急的惟一办法是，请义父王罕和义弟札木合出兵相助。如果没有他们相助，要打败篾儿乞部、救出孛儿帖她们三人，那是不可能的。篾儿乞部也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他们的骑兵勇悍善战，不好对付。

王罕听了铁木真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对篾儿乞人的强盗行为极为愤怒。他当即表示：“现在是我报答你父亲、履行义父诺言的时刻了。我决定派两万骑兵参战，帮你夺回新婚妻子，消灭篾儿乞人。”

铁木真同时派合撒儿和别勒古台去札木合的营地搬救兵。札木合年纪轻轻就已继承了部落首领的职位，且久经沙场，足智多谋。他也表示：“我与你们兄长结为安答，理当互助互爱，患难与共。我决定出兵两万，与那篾儿乞部决一死战，一定要救出孛儿帖夫人！”

王罕建议以本部两万骑兵作为右路，而以札木合的札答兰部骑兵作左路，全军由札木合指挥。

札木合对这次军事行动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相信，以四万骑兵突袭，足以击败任何一个松散的游牧部落。他欣然接受王罕的推荐，担当这次作战的统帅。

札木合心中已酝酿了一个突袭篾儿乞部的作战计划：王罕率兵从其驻地黑林出发，与铁木真部会合于不儿罕山，然后开赴斡难河上游的孛脱罕—孛斡儿只草原；本部人马从豁儿豁纳黑川出发，沿斡难河谷挺进，到孛脱罕—孛斡儿只草原，与王罕和铁木真会师；然后两军绕道东北，渡过勤勒豁河，突袭脱里脱的老巢；进军时绕道前进，不惊动敌人，以达成突然性；进攻时集中兵力，重点进攻脱里脱的部落。

札木合确实精明。他知道，这次军事行动的关键是要突袭，否则 4 万人就有可能扑空。他特别强调要准时协调行动，不要打草惊蛇。

按照预定行动计划，王罕与他的弟弟札合敢不各率一万人，由南向北，向不儿罕山靠拢。铁木真兄弟及其随从已就近早到不儿罕山麓，等候王罕兄弟。汇合后，他们一同赶往孛脱罕—孛斡儿只草原。

札木合率领两万人抄近路，已提前三天到达会师地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见了铁木真和王罕兄弟，札木合冷冷地说：

“我们不是约好，即使刮风下雪，翻山越岭，也要准时会师吗？我们蒙古人难道不遵守诺言吗？今天，你们违约了。”

王罕连忙赔不是，说：“札木合贤弟，我们确实来晚了，违约了，全听你处罚。”王罕帮助铁木真，完全出于报答也速该，义父帮义子，像自家人一样。而札木合以安答兄弟身份相助，有点像客人一样。王罕非常照顾这位年轻首领的自尊心，故一开始就推荐他做统帅，现在又甘愿接受他的批评和处罚。

札木合见年长的王罕如此诚恳，埋怨两句，也就不计较了。

札木合、王罕兄弟和铁木真兄弟率领四万骑兵，绕道东北方向，向脱里脱的营地扑去。

脱里脱逮住孛儿帖、速赤夫人和豁阿黑臣后，觉得替兄长出了一口恶气，也洗刷了本部的奇耻大辱。他强制把孛儿帖作了弟媳妇，给了赤勒格儿做夫人。孛儿帖誓死不从，但也无可奈何。速赤夫人也被脱里脱赏赐给部下。

脱里脱洋洋得意，根本没想过，铁木真会联合克烈部和札答兰部的四万骑兵来报复，而且动作是那么迅速。在他眼里，铁木真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要想报复，也要像他们兄弟一样，至少等上 20 年。因此他毫无防备。

联军好似神兵天降，很快就逼近脱里脱部落居住的地域。四万多名骑兵在月光下乘木筏抢渡勤勒豁河，准备乘脱里脱在帐篷里熟睡时，将他生擒。

对札木合和王罕兄弟的部下来说，这次军事行动也是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而且人多势众，很有把握。这次捕猎的猎物，就是篾儿乞部的妇女、畜群、财物。他们群情激奋，如饿虎扑食一般，冲向仍在睡梦中的兀都亦惕氏人的营地。

当联军横渡勤勒豁河时，有几个篾儿乞人发现情况异常，急忙连夜向脱里脱禀报。脱里脱听说有几万人向这边冲来，惊出一身冷汗。他急忙爬起身，吩咐备马。他知道，已经来不及叫醒仍在睡梦中的部众，组织强有力的抵抗，惟一能做的是，带领少数亲信骨干，赶在敌人合围之前，赶快逃命。

数万骑兵呼喊着，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见篾儿乞男人就杀，见女人、孩子和财物就抢，见蒙古包就放火。脱里脱的营地一片混乱，火光冲天。刚刚从睡梦中惊醒的篾儿乞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克烈部和札答兰部人的包围圈中，抱头鼠窜，哭喊声、求救声、战马嘶鸣声响成一片。联军骑兵左冲右突，随心所欲地烧杀抢掠。篾儿乞人已成乌合之众，像羔羊一样任人屠杀。

对铁木真来说，他最关心的目标，是他的新婚妻子。他一边纵马冲杀，一边呼唤孛儿帖的名字。

孛儿帖被裹在一群逃命的篾儿乞人群中，正毫无目标地往前逃命。她忽然听到了铁木真的呼唤声，兴奋得跳了起来，使劲挥舞头巾，大声喊道：“铁木真！铁木真！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铁木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混乱不堪的战场上，孛儿帖就在自己眼前。铁木真翻身下马，紧紧地抱住她，久久不愿松开。

对铁木真的庶弟别勒古台来说，他最大的目标是要救出自己的亲生母亲速赤夫人。他一直没有找到，怨气冲天，见了篾儿乞人就杀，不管他是不是俘虏，一边怒喊：“还我母亲！”

据说，速赤夫人被迫与一个篾儿乞部的小头目同居，自觉无面目见自己勇敢的儿子，便乘混乱逃入密林中，不知所终。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札木合、王罕联军几乎完全消灭了篾儿乞部的兀都亦惕氏族，掳掠了大批妇女、儿童和牲畜，抓到大批篾儿乞男子做奴隶，满载而归，返回各自的老营。

参与突袭劫持孛儿帖的 300 名篾儿乞精兵，及他们的儿子或孙子，统统被杀死。只有脱里脱兄弟带着少数亲信骨干，逃脱了这次灭顶之灾。脱里脱逃到贝加尔湖一带，赤勒格儿则逃往乌兰布尔加塞山。

铁木真夺回孛儿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但孛儿帖这次被掳的经历，给铁木真家族留下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原因是，她回来后不久便生下一名男孩，取名术赤。铁木真其他几个儿子坚持认为，术赤是篾儿乞人的后代，对他另眼相看。好在铁木真不这样认为，感情如初。

孛儿帖和老仆妇回来了，全家人化悲为喜。

但是，速赤夫人永远不会回来了。别勒古台暗自伤悲，众人相慰也无济于事。他只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才能发泄满腔怒火。

2　28 岁做首领

札木合指挥 4 万大军，几乎消灭了篾儿乞部的一个大氏族，帮助铁木真夺回了被掳去的新婚妻子。两位年轻人的友谊更深了。

在这次战争中，铁木真把从脱里脱那里缴获的一条金带和一匹小驹海溜马作为礼物送给札木合。

札木合则把从篾儿乞部另一个头目歹亦儿兀孙那里缴获的一条金带和一匹白色良种母马送给铁木真。

札木合还盛情邀请铁木真全家到豁儿豁纳黑川定居，与他的部众生活在一起，免得再受别人偷袭。

两人站在豁儿豁纳黑川最陡最高的山崖前，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松树下，面对苍天，立下誓言：“我们今天再次结为安答，今后一定要同甘苦，共患难，互助互爱，永不分离！请高山作证，请苍天明鉴。”两人豪情满怀，交杯换盏，第三次结为安答。

铁木真与札木合在一起平安无事地相处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两人平时常在一起喝酒，跳蒙古舞，喝醉了就同衾共宿，关系十分密切。

但是，札木合的一句话引起铁木真无端猜疑，两人很快就分手了。

这一年春天，札木合决定转换牧场。当时正是离开草原进山放牧的季节。他和铁木真骑着马，走在迁营的队伍前面。他回首望着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长队伍和数不清的牛、羊、马群，若有所思地对铁木真说：

“如果依山安营，则利于牧马。如果傍水扎寨，就有利于放羊。”

铁木真听完，并不懂札木合的真正意思，但觉得他话里有话，不便多问，就默不作声。他勒住马等母亲的马车，想问问她，札木合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会儿，诃额仑夫人赶了上来。还没等铁木真把话说完，与诃额仑夫人同坐一辆马车的孛儿帖抢先回答说：

“我听说札木合安答一向喜新厌旧。从他今天说的话来看，他开始厌烦我们了。他说这番话，是针对我们而言的。今夜我们不能与他合营，应该就此分手，迁往别的地方。”

铁木真觉得妻子言之有理，悄悄传令给本部人马，今夜不得安营停息，必须继续赶路。

当夜幕降临蒙古草原时，铁木真的人马并没有停下来休息，继续赶路，通宵达旦。

札木合并没有要抛弃铁木真的意图。他说把马群和羊群分开牧养，是有科学道理的。

但是，饱受苦难又胸怀大志的铁木真自然警惕性高，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随着父亲的旧部陆陆续续来投靠，他也感到长期寄人篱下，亦非长久之计，便借机分手，不辞而别。

天亮之时，铁木真发现，随行的队伍中不仅仅有本部人马，而且包括其他部落的百姓和奴隶。有些部落是自愿投奔的，而有的是夜里稀里

糊涂跟来的。

铁木真下令安营休息，开始清点人数，拜会各部族的首领。

令铁木真兄弟吃惊的是，愿意跟随他们的部落和氏族竟有二十多个，还有四十多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

这次投奔铁木真的人中，后来有二十多人被封为功臣，他们在铁木真初出茅庐时辅佐他，共创蒙古帝国。

铁木真还看到，连札木合安答的族人豁儿赤也来了。

豁儿赤见了铁木真，非常高兴地对他说：“铁木真贤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梦见一头雪白的母牛，绕着札木合的车帐转来转去，一头顶向他的车帐，猛撞他，折断了一只角，用蹄子扬起尘土，对他怒吼道：‘还我角来！’当时还有一头无角白色犍牛，跟在你的大车后叫嚷：‘天神地神一齐降旨，令铁木真做国主，我现在载来一个国家献给他！’天神显灵，不让我随札木合，而来跟贤弟走。”

当时，蒙古人特别信仰萨满教，很在乎天神旨意。

豁儿赤编造的天神托梦，让铁木真做国主，确实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消息。

铁木真听了还是喜形于色，点了点头。

豁儿赤也不简单，眼力非凡，还进一步跟铁木真打赌：

“有朝一日你果真做了国主，用什么来酬谢我这个报喜的人呢？如何使我快乐呢？”

铁木真答道：“假使我真的做了一国之主，就封你做万户长。”

豁儿赤直摇头：“我还要求你允许我挑选30位美女做妻子，还要给我更大的权力。”

豁儿赤这番鼓吹，还真起作用。所有夜里跟来的人，不管是自愿的，还是稀里糊涂来的，都愿意听从天神的旨意，辅佐铁木真做上国主。

铁木真喜出望外，休息半天后，即率领上万人马，从斡难河中游迁回到怯绿涟河上游的桑沽儿河畔，安营扎寨，放牧畜群。

没过多久，流散的乞颜氏贵族纷纷脱离依附的氏族和部落，向铁木真靠拢。

在这些贵族中，有合不勒可汗的长支主儿勤氏的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可汗的儿子拙赤罕和阿勒坛，也速该的哥哥捏坤太石的儿子忽察儿别乞，也速该的弟弟答里台斡赤斤等。他们脱离泰赤乌部和札答兰部，开始向铁木真靠拢。

大约在1183—1184年间，乞颜氏的几位贵族和各部首领商议，推举28岁的铁木真做可汗，他们需要有一个能干的首领保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向铁木真宣誓效忠：

“我们愿意拥戴你为蒙古可汗。我们愿在战斗中为你打先锋，击败所有敌人，把美女艳妇和好马良骥等战利品全部奉献于你的帐篷前。平时，我们愿做先驱，为你在草原上放牧打猎；战时，如果我们违反你的号令，你就可以剥夺我们的财产和妻妾，砍下我们的头。如果我们毁弃盟约，你有权把我们弃之荒野！”

铁木真等着这一天已等了近20年。他接受了他们的宣誓效忠，正式做了大家的可汗。

铁木真被推举为可汗后，开始建立一个类似司令部的大斡耳朵，即

设立可容纳很多人的大蒙古包。这种大蒙古包又称宫帐、龙廷或王廷。

然后，铁木真设立军政机构，委任官吏，直接保护可汗。其中火儿赤佩带弓箭，不离可汗左右；云都赤带刀侍卫可汗；博尔赤主管膳事；火你赤牧羊；阿黑塔臣驾车；阿都兀赤牧马。

同时，铁木真委任多年来紧跟他的博尔术和者勒蔑为长官。他对他们说：“ 当我孤立无援时，你们二人与我形影不离，共渡难关，相伴至今，我理所当然要任命你们做长官，总揽宫帐事务。 ”

铁木真欢迎出身于一般氏族的平民和地位低微的奴隶前来投奔，宣称要保护他们。他从这些平民和奴隶中挑选英勇善战、忠诚可靠的勇士担当弓箭手和带刀侍卫。而这些出身低微、备受欺凌的奴隶和平民也愿意死心塌地跟着他，担任官职，提高地位。他们成了铁木真的亲兵和嫡系，日夜守卫可汗的金帐。

铁木真在夺妻之战中深知联合对敌的厉害，称可汗后，即派使者前往黑林，向克烈部首领王罕通报称汗之事。

王罕听说义子铁木真做了可汗，非常高兴。他对使者说：“ 你们拥立我的义子称汗，妙极了！你们蒙古人没有自己的首领，怎能安居乐业？你们回去转告铁木真，我这做义父的永远支持他！ ”

王罕作为义父，对义子铁木真一片真心实意。

但是，当铁木真的使者阿儿孩合撒儿和察兀儿罕去向札木合通报称汗之事时，这位昔日的安答并没有像王罕那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也许，他还在计较，当年迁营时，铁木真不辞而别。不过，他更怨恨乞颜氏贵族当年的背叛行为。

札木合对两位使者说：“ 请你们转告阿勒坛、忽察儿二人，当我和铁木真安答和睦相处时，他们为什么不立他为可汗？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的安答情谊？现在，他们忽然推举铁木真做可汗，究竟安的什么心？ ”

不过，札木合没忘三次安答之情，也留恋联合讨伐篾儿乞人的美好时光，也希望昔日的安答能够自强自立。他敦促阿勒坛、忽察儿恪守誓言，永远忠于铁木真安答。

对铁木真来说，称可汗后还有一件喜事。孛儿帖又生了个儿子，名叫察合台。

3 安答决裂虽败犹胜

大约在 1191 年前后，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的安答情分结束了。从此，他们两人成了死对头，不时挑起部落之间的厮杀。

铁木真与札木合的决裂起因于一件小事。

有一天，札木合的弟弟给察儿劫走了铁木真的部下拙赤答儿马剌的马群。拙赤答儿马剌是一位勇敢顽强的勇士，决定独自前往给察儿的牧场，夺回被盗之马。他未曾想过，由双方部落首领协商解决。夕阳西下时，他骑马飞驰，找到了自己的马群，但给察儿不肯罢休。拙赤答儿马剌一怒之下，一箭射中给察儿，并在他还击之前，快步上前，一刀将他劈作两截，夺回了自己的马群。

拙赤答儿马剌杀了札木合的弟弟，并未及时禀报铁木真。他认为，

杀死一个偷自己马的盗马贼，是自己个人的事，不必惊动可汗。

但是，他杀死了札木合的亲弟弟，事情非同小可。

给察儿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札木合那里。札木合本来就怨恨铁木真挖走他的人马，后来嫉妒之心与日俱增。他一听说铁木真的部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不禁怒火万丈，立即联合铁木真的仇敌泰赤乌部、塔塔儿部等 13 部 3 万骑兵，向铁木真的营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当札木合的联军准备奔袭铁木真的营地时，他还蒙在鼓里。他对札木合安答有疑心，但还不至于防备他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幸运的是，有两个名叫木勒克脱塔黑和孛罗剌歹的亦乞列思部人，平时不甚满意札木合的为人，倒非常钦佩铁木真，便及时前来向他密报札木合即将来犯的消息。

此时，铁木真在桑沽儿河上游古连勒古山山区安营扎寨。他也有 3 万人马，据有 30 座大营盘。听说札木合来犯，铁木真即整顿人马，仓促应战。

针对札木合的联军分 13 部来犯，铁木真相应地把本部人马编成 13 翼，与之对抗。

铁木真的 13 翼是这样编组的：

第 1 翼，由他的母亲诃额仑夫人指挥，包括亲族、属民、养子、奴婢；

第 2 翼，由他本人亲自统率，包括忠心耿耿的那可儿和护卫兵；

第 3～11 翼，由乞颜氏各贵族分统；

第 12～13 翼，由新近投靠的各氏族组成。

两军会战于答兰巴勒渚思之野。会战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铁木真部战败，几位部将受伤，不少人被俘。

为保存实力，铁木真决定主动撤退。他率部且战且走，撤退到斡难河畔的哲列捏狭地，凭坚据守。札木合见其地易守难攻，遂决定结束这次军事行动。

铁木真第一次指挥作战，就吃了败仗。究其原因，他还缺乏指挥经验，以 13 翼分别对 13 部，无疑分散了兵力。更为不利的是，他刚刚做可汗不久，还来不及把部众训练成一支统一的军队。他做可汗后的最大建树是从奴隶和平民中挑选忠心耿耿的勇士充当亲兵，带刀佩箭，护卫营帐，但他们人数不多，还不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些因素决定了在这次被称作 13 翼之战的战斗中，他不是札木合的对手。

不过，得意忘形的札木合虐待战俘，声名狼藉，反过来帮了铁木真的忙。他在班师回营前，在草原上支起 71 个锅灶，把被俘的赤那思氏人扔进滚烫的锅里煮死，场面极为恐怖残暴。他还亲手砍下捏兀歹氏酋长察合安兀阿的脑袋，用绳子系在马尾上拖回营中。

札木合本想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吓唬那些想投靠铁木真的氏族，使本部落联盟内无人敢背叛他。

但是，札木合没想到他这样做，结果适得其反。他大失人心，许多人纷纷脱离札答兰部，转而投奔铁木真。

这等于札木合把战败铁木真的胜利果实，又拱手送回给铁木真。铁木真虽败犹胜！

战后最先来投奔铁木真的人，是兀鲁兀惕部首领术赤台（又称主儿扯歹）和忙忽惕部首领畏答儿（又称忽余勒答儿）。他们本来就厌恶札木合的作风，见其如此残忍地煮杀战俘，觉得再跟随他，也成不了大事业，便率领本部人马投奔铁木真。他们两人忠心耿耿地跟随铁木真打天下，后来都成了蒙古名将。

随后有速勒都思氏的赤老温，晃豁坛氏的蒙力克老人及其七个儿子。这位蒙力克老人就是当年也速该临终托孤的仆人。

铁木真曾经历尽苦难，饱经沧桑，做了可汗后，特别善于布施仁义，因而赢得了草原上的人心。

有一次，铁木真率部出去大规模打猎，路遇泰赤乌部的昭烈族人。他们有几百人，食物吃光了，打猎一无所获，处境困难。铁木真不计较与泰赤乌部的宿怨，主动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吃，与他们一起宿营过夜。第二天围猎时，铁木真传令部下，有意把猎物赶向他们那边，结果昭烈人满载而归，渡过了难关。

事后，昭烈人觉得铁木真有君临天下之胸怀，必成大业，便脱离泰赤乌部，投奔铁木真。

他们对铁木真说：“ 您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无私地援助我们，使我们顺利地渡过难关。您是一位善于治国理家安民的好主人，我们全族人愿意追随您，听您的调遣。 ”

战后，有关铁木真可汗急人之所难、保护弱小者的故事在蒙古草原上广为流传。

铁木真美名远扬。许多人纷纷慕名前来投靠，不愿再离去。

所以说，十三翼之战的实际胜利者，应是初出茅庐的铁木真。

4 夹攻塔塔儿回击主儿勤

铁木真初出茅庐时，在战场上真正品尝到军事胜利的喜悦之情，应始于 1196 年联合克烈部与金国军队夹攻塔塔儿部之战。

塔塔儿部本来是金国的附庸，一直充当金国讨伐其他草原部落的帮凶。他们依仗金国的支持，经常恃强凌弱，攻击蒙古部、克烈部等部落。

蒙古部与塔塔儿部之间有几代世仇。塔塔儿部曾勾结金国，把蒙古部的俺巴孩汗和斡勤巴儿合黑钉死在金国的木驴上。

对铁木真来说，塔塔儿人在他 9 岁那年下毒，害死了他的父亲也速该，他与塔塔儿人之间有深仇大恨。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与塔塔儿人之间的世仇。

铁木真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在呼伦湖东岸，有两个强大的蒙古族部落，即合答斤（又称合底忻）和山只昆（即撒勒只兀惕）部。他们不肯向金国屈膝称臣，并连年骚扰金国的边境。金王朝一直伺机对他们进行报复。

金章宗明昌六年，也就是 1195 年，金朝廷派大将夹谷清臣率金军北伐合答斤和山只昆两部，并征召塔塔儿部配合作战。他们推进到合勒河和呼仑湖一带，攻克合答斤部和山只昆部许多营寨，缴获战利品甚多。

塔塔儿人配合金军作战，一无所获，心有不甘，便趁金军班师回朝时，半道上突然出击，从金军手中夺走许多牲畜、物资和战俘。

夹谷清臣命令塔塔儿人交还所抢人财物，并向金军道歉。但塔塔儿人不仅不买账，反而自恃兵强马壮，又占地利，对金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夹谷清臣败退回国。

当然，金王朝绝不会轻饶塔塔儿人。次年，即 1196 年，金章宗派丞相完颜襄率领大批金军，北上讨伐塔塔儿人。

金军重兵深入，塔塔儿人一触即溃。当金军主力打到怯绿涟河（即克鲁仑河）时，该部首领篾古真薛兀勒图见大势已去，便率部向位于怯绿涟河与斡难河之间的浯勒札河方向逃窜。金军穷追不舍。

老谋深算的完颜襄为防止善于游牧运动的塔塔儿部逃脱毁灭性打击，便派出使者急奔铁木真部，希望他出兵，从西面截击塔塔儿人，与金军两面夹击，全歼该部，条件是战利品可多得，另外还封官奖赏。

铁木真更感兴趣的是，这次是为死去的先祖先父报仇的良机。他召集部将说：“塔塔儿人是杀我父祖的仇人，我们应借此良机，消灭塔塔儿部。你们应奋勇杀敌，胜利属于我们！”

为确保作战胜利，铁木真再次请义父王罕出兵相助。同时，他征召主儿勤氏出兵，共同为祖先报仇雪恨。

但是，主儿勤氏因曾在酒宴上与铁木真发生冲突，一直怀恨在心，拒绝派兵参战。

铁木真与王罕会师后，等了六天，仍不见主儿勤氏出兵前来，便率本部人马与王罕部，沿斡难河谷东进，直逼塔塔儿人仓促搭成的营帐。

蒙古骑兵和克烈骑兵轮番冲击，很快就攻破塔塔儿人的营寨，杀死他们的首领篾古真薛兀勒图及其部众无数，缴获不少战利品。塔塔儿人除少数漏网之外，余部不是被杀死，就是当了俘虏。

铁木真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一个被抛弃的塔塔儿小男孩，脖子上套着一只金圈环，穿一件貂皮做里的金缎兜肚。他把这个小男孩带回去，交给他母亲河额仑夫人抚养。这个小男孩后来长大成人，当上了蒙古国的丞相。他的名字叫失吉·忽秃忽。

金军由于路程较远，未赶上最后摧毁塔塔儿人营地的机会。完颜襄听到捷报，喜出望外，代表金王朝封克烈部首领脱斡邻为王，封铁木真为札兀惕忽里。脱斡邻从此又称王罕，铁木真成了金国之官员。

战后，金丞相还奖赏铁木真金盔金甲和银盔银甲各 100 套。

当铁木真率部凯旋而归时，他听到一个令人震惊和十分愤怒的消息。主儿勤氏的首领撒察别乞和泰出不仅不参战，为惨死的祖先复仇，反而趁铁木真倾巢出动攻打塔塔儿人、老营防守空虚之机，袭击他的老营，杀死 10 人，剥去 50 人的衣服，并将其老营洗劫一空。

铁本真闻讯后，催促部众快马加鞭，赶回老营。见到老营被洗劫的惨状和泪流满面的妇女、老人和孩子，不禁怒火万丈。

主儿勤氏本是铁木真的近亲宗族，他们同属一个祖宗，都是合不勒汗的子孙。只不过主儿勤氏的祖先是合不勒汗长子的后代，名叫莎儿合秃主儿勤，其地位比乞颜氏更高一等。

撒察别乞和泰出虽然也宣誓效忠年轻的铁木真可汗，但是，他们自恃是合不勒汗长子之后，地位尊贵，心中并不服，而且怀有争夺汗位的野心。

主儿勤氏的不满终于在一次庆祝宴会上暴露出来。在斡难河边举行

的这次宴会上，撒察别乞的两位父妃以喝酒受冷落，怒打铁木真的司厨，骂得极为难听。接着，主儿勤氏的不里孛阔偏袒自己的那可儿偷马笼头，与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抽出剑砍伤了别勒古台的右肩。铁木真忍无可忍，指挥部下与主儿勤氏的人展开一场混乱不堪的械斗，并扣押了两位主儿勤氏的王妃。尽管后来铁木真主动放人讲和，但主儿勤人怀恨在心，负气移营他处。现在，他们趁铁木真后方空虚，搞了一次突然袭击，以示报复。

怒不可遏的铁木真历数主儿勤氏的不仁不义，率部马不停蹄征讨主儿勤氏。

两军战于阔朵额阿剌勒附近的七道岭。主儿勤氏自然是不堪一击，大部缴械投降。撒察别乞和泰出率少数亲信家眷狼狈逃入帖列秃山口。余怒未消的铁木真决不留后患，挥师冲进帖列秃山口，抓住了他们所有的人。

铁木真亲自审问，怒斥他们背叛盟约誓言。撒察别乞和泰出自知理亏，甘愿就死。铁木真命令刀斧手砍下了他们两人的头。

接着，铁本真亲自安排了一场搏击游戏，干掉了不可一世的大力士不里孛阔。决斗在铁木真可汗的金帐前进行，其中一场是别勒古台对不里孛阔。不里孛阔自知主儿勤氏今非昔比，在铁木真及其部将的眼皮底下决斗，心里胆怯，在别勒古台的攻击下步步退让，最后竟佯装被打倒在地。别勒古台骑在他身上，在铁木真的示意下，拉紧他的衣领，勒住他的脖子，同时猛地用膝盖折断了他的腰骨。不里孛阔腰折而死，别勒古台将其尸体扔到一边，扬长而去。

主儿勤氏被彻底制服，而且是被依法合理制服。他们口服心服地归附了铁木真。

在这次归附铁木真的主儿勤氏人中，有后来成为蒙古名将的木华黎和博尔忽二人。

木华黎出身于蒙古札剌亦儿氏，后为主儿勤氏的勇士，沉毅而多智略。主儿勤氏的首领被处死后，他的父亲古温兀阿带着他的叔叔赤剌温孩亦赤、者卜客及他的弟弟不合来，全都投靠了铁木真。

木华黎的叔叔者卜客还从主儿勤氏的营地捡到一个孤儿，作为礼物送给诃额仑夫人。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成为四杰之一的博尔忽。

现在，河额仑夫人收养了四个养子。这些养子注定要成为铁木真打天下的得力助手。

至此，铁木真取得了对塔塔儿人作战的巨大胜利，还做了金王朝的命官，又制服了内部傲慢松散的贵族宗派，已经成长为一位强有力的部落军事首领。

这一年，铁木真刚好 35 岁。

随后，铁木真开始在蒙古草原上进行一场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

第四章横扫漠北

1 征乃蛮救义父

当王罕率领克烈部军队主力配合铁木真迎战塔塔儿人时，他的后方也像铁木真的老营一样，遭到内部反对派的突然袭击。

这次发动政变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躲过屠杀的额儿客合剌，王罕的亲弟弟。

王罕当年初上台时，异常凶狠残暴，为巩固自己的首领地位，竟对自己的几个胞弟大开杀戒。在这场残杀中，只有札合敢不和额儿客合剌二人幸免于难。札合敢不后来主动归顺了王罕。

额儿客合剌为躲避兄长的追杀，被迫逃亡，投奔了乃蛮部的亦难赤汗。

乃蛮部是这个时期生活在蒙古高原西部的一个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其居住地在杭爱山以西至阿尔泰山之间，以按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和阿雷、撒剌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北与吉利吉思接界；东邻克烈部；南面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乃蛮部人属突厥语族，是漠北各部中文化最先进的部落。

额儿客合剌英勇善战，深得乃蛮部首领的信任。但他身在乃蛮异部，心系克烈本部，一直伺机夺取其兄长的汗位。

当王罕倾巢出动东征塔塔儿人时，他的后方黑林即显兵力空虚。

额儿客合剌认为好机会来了，请求亦难赤汗发兵，助他一臂之力，夺取克烈部的汗位。

亦难赤汗觉得出兵有胜利的把握，而且可以一箭双雕：既可扶持一个亲乃蛮部的克烈部可汗，又可以大肆劫掠王罕的老巢，发战争财。

亦难赤汗决定派遣一支人数较多的乃蛮精锐部队，随额儿客合剌奔袭黑林。

额儿客合剌带着一支乃蛮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黑林大本营，然后宣布自己是克烈部的新可汗。此时，王罕与铁木真正在前线与塔塔儿人激战。

当王罕率部凯旋而归时，额儿客合剌指挥乃蛮兵以逸待劳，半路伏击，杀得王罕部人仰马翻。

王罕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知大后方有变，猝不及防，仓促应战。

经数小时冲杀，王军部死伤甚众，余部投降了新可汗。

王罕在胞弟的穷追猛打之下，仓皇出逃，最初往西逃到伊塞克湖西面的垂河（今之楚河）畔，投奔西辽的末代皇帝直鲁古。

与此同时，随同王罕一起征战的另一个胞弟札合敢不则往东逃，在金国的边界爪忽都之地藏身。

不到一年，西辽皇帝下令把王罕驱逐出境，王罕被迫踏上悲惨的逃亡之路。

他骑着一匹瞎了一只眼的黑鬃黄尾马，带着五只母山羊和一头骆驼，穿过茫茫戈壁滩，转而往东走，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流落到漠北的古泄兀儿湖一带。他已接近克烈部的地盘。

正当王罕形影独吊、穷途末路时，铁木真亲自前往古泄兀儿湖，把

他接回营中休养。

铁木真同时派人找到了逃亡金国边境的札合敢不，帮助寻找王罕昔日被打散了的旧部。

1197 年，铁木真派出一支精锐骑兵北上远征脱里脱的篾儿乞残部，大获全胜，缴获战利品无数。他把这次远征所得战利品全部送给了王罕及其部下。

王罕兄弟在铁木真帮助下，逐渐恢复元气。

1198 年，王罕请铁木真出兵，一举击败篡位的额儿客合剌，重新登上了克烈部可汗的宝座。

王罕在戈壁滩上流亡时就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惩罚趁火打劫的乃蛮部人。他虽然重新当上了克烈部的首领，但是心里一直不能原谅乃蛮人的卑劣行为。

1199 年，亦难赤汗死了。长子塔阳太·不花继承汗位，号称古失鲁号，即威武之君。金王朝封他为王，蒙古人称其为塔阳汗或太阳汗。亦难赤汗的次子叫古出古惕·不亦鲁黑。兄弟俩因争夺先父的一个漂亮妃子而失和。古出古惕拉出一部分人马，另立山头，自称不亦鲁黑汗，所谓发号施令之汗。

王罕最初慑于乃蛮部之强大，想实施报复，却无从下手，现在见老汗死了，新汗内部分裂，认为报复的时机成熟了。

王罕为确保报复成功，特邀铁木真、札木合出兵参战，就像当年对篾儿乞部联合作战、为铁木真夺回孛儿帖一样。

铁木真对义父的要求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札木合有些迟疑。当年他意气用事，发动十三部之战，打败铁木真，从此与铁木真产生了很深的隔阂。后经王罕出面调解，两人念及生死与共的安答之情及对篾儿乞人联合作战的战友之谊，关系开始缓和，彼此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再相犯。但是，两人之间始终有一层阴影。

为避免尴尬，王罕建议札木合与他合营，一同出征。

王罕、铁木真计划集中兵力，首先攻击兵力较弱的不亦鲁黑汗部。他们预计，太阳汗可能见死不救。即使太阳汗想增援与己闹分裂的弟弟，因他的人马住在草原上，而他弟弟却住在山上，想救也来不及。

当时，不亦鲁黑汗在科布多河上游的兀鲁黑塔黑山（即阿尔泰山）安营扎寨。

王罕、铁木真、札木合率军翻越杭爱山，进入科布多湖泊地区，向不亦鲁黑汗的营地逼近。不亦鲁黑汗见有两路大军来攻，难以抵挡，便向山区转移。

克烈部和蒙古部骑兵长驱直入，冲到阿尔泰山山麓，俘虏了不亦鲁黑汗的部将也迪士卜鲁黑，然后进入山口，翻越阿尔泰山，跟踪追击。

联军沿兀泷古河河谷而下，终于在乞湿泐巴失湖（今乌伦古湖）附近追上不亦鲁黑汗的主力。几个回合后，乃蛮军大部被歼，少数逃散。不亦鲁黑汗落荒而逃，跑到叶尼塞河上游谦谦州（今唐努山地区）避难。

联军大获全胜，王罕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决定班师回营。

至此，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在回营的途中，联军分裂，险些导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太阳汗对王罕、铁木真的行动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当然不会坐视王罕和铁木真消灭他的胞弟。不过，当他得到情报时，他的人马已经没有希望追上王罕和铁木真了，便决定在他们回营途中截击。他知道他们必须翻越杭爱山脉，才能返回他们的营地。他挑选了一员猛将，即可克薛兀撒卜勒黑，让他把住杭爱山前的拜达里格河谷，切断联军的归路。

王罕、铁木真、札木合带着大队人马，押着大批战俘和战利品，乘胜而归。他们基本上按原来进军的路线撤回，穿过阿尔泰山北麓，然后沿拜达里格河河谷，向杭爱山南麓进发。薄暮时分，联军挺进到杭爱山南麓，与早已在此以逸待劳的可克薛兀撒卜勒黑部不期而遇。

可克薛兀撒卜勒黑奉太阳汗之命，率二万乃蛮部精兵，在杭爱山下的拜达里格河谷安营扎寨，等着王罕和铁木真送上门来。他自恃兵强马壮，熟悉地形，以逸待劳，很自信，准备摆下堂堂之阵，正面冲击，一举击败联军。他觉得没有必要搞偷偷摸摸的伏击战。

王罕、铁木真和札木合对太阳汗派兵截击颇感诧异。他们原以为他会见死不救。不过，他们刚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部队士气高昂，准备先安营扎寨休息一夜，待明日合力击败当面之敌。

双方都对战胜对方充满信心，只是因天将黑了，不便夜战，各自养精蓄锐，待次日决战。

夜里，本来与王罕合营的札木合忽然对他说：“ 王罕兄，刚才我的手下向我报告，我的安答可能要投降乃蛮人，借乃蛮人之手加害于我等。你还记得你的弟弟额儿客合剌是如何借乃蛮兵夺你的汗位吧？我知道，铁木真不声不吭，心里还记着十三部之战的仇呢！王罕兄，依小弟之见，我们不如先走为上策。 ”

当时，王罕的一名部将听札木合如此诬陷，便当面质问他：“ 你与铁木真结为安答兄弟，何出此言？ ”

王罕别的听不进去，但一提起他弟弟借乃蛮兵端他老窝，害得他吃尽苦头的事，便不假思索，信以为真。

其实，札木合与铁木真表面和好，暗地里却心怀鬼胎。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发现，与当年征篾儿乞人时不同，这次是铁木真唱主角，王罕有求于铁木真，便心生妒嫉，想出一个借刀杀人的诡计：劝王罕连夜撤走，使铁木真明日孤军作战，败于乃蛮人之手。

王罕中了札木合的奸计，即下令虚设篝火，既蒙铁木真，又骗乃蛮人，后半夜偷偷地率本部人马转移了。

第二天拂晓，铁木真才发现王罕和札木合拔营走了，非常气愤，心想回去后一定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预计眼下孤军作战，取胜的把握不大，立即命令撤军，从杭爱山的另一条峡谷穿过，顺利地撤回到撒阿里草原。

王罕率部连夜行军，绕道越过杭爱山，跑到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流域。他的儿子桑昆和弟弟札合敢不率众向他靠拢，驻扎在今色楞格河右岸的支流依德尔河畔。

再说可克薛兀撒卜勒黑次日天明不见当面之敌，大怒，驱众穿过杭爱山山口，向克烈部的营地发动突然进攻，矛头直指王罕部。他知道，王罕是这次犯境的主谋，必须先予以打击。

桑昆首当其冲，被乃蛮人打败。

可克薛兀撒卜勒黑指挥乃蛮军队击溃桑昆部，俘获他的妻子儿女及大批百姓和畜群，然后挥师杀向王罕的老巢。乃蛮军一路烧杀抢掠，势不可挡。

王罕获悉乃蛮部大军压境，后悔莫及，一面令桑昆和札合敢不重组军队，准备迎战乃蛮军，同时派急使向铁木真求援，特别提出要铁木真派手下四员猛将来增援。

铁木真对自己的义父一片忠心，回营后并没计较他在杭爱山前的背信弃义行为。他也猜出，王罕那样做，多半是受札木合唆使所为，也就不怪罪王罕了。

铁木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罕特使的请求，立即派四员猛将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率精兵前往增援。

在铁木真的援军赶来之前，可克薛兀撒卜勒黑的部队已与王罕、桑昆部展开激战。可克薛兀撒卜勒黑一马当先，挥舞一把长柄大砍刀，将王罕手下二员大将帖勤忽里和亦秃儿肯玉答忽击毙。桑昆见状，勒转马首欲走，忽然马腿被箭射中，跌下马背。几名乃蛮官兵一拥而上，企图活捉桑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铁木真的四员猛将率援军赶到战场。博尔术迅速张弓搭箭，一连射倒几个企图靠近桑昆的乃蛮官兵。

四员大将与众精兵呐喊着，一起杀入敌阵，杀声震天。克烈部官兵也士气大振，个个无比奋勇当先，与铁木真的援军里应外合，很快就击溃乃蛮部军队，夺回了被乃蛮人掳去的同胞和畜群。

可克薛兀撒卜勒黑见势不妙，急令部下且战且退，向杭爱山山口撤退。铁木真的援军与王罕部追击了一段路程后，便见好收兵。

战斗结束后，王罕父子对铁木真感激不尽。他奖给博尔术一件珍贵的皮衣和十只金杯，以谢他搭救其子之功。同时，父子俩还亲自前往铁木真营中致谢。

王罕深情地对铁木真说：

“从前，也速该勇士帮我收集逃散的百姓，使我登上汗位；今天，他的儿子又帮我救出被敌掳去的百姓。我无以为报，只能祈祷天地保祐你！”

铁木真连忙摆手说：“义父大人，您言重了。我是您的儿子，您有难，我理当鼎力相助。只要您我父子同心同德，互相支援，谁也不能加害我们。”

王罕父子深受感动，接着举行庆功宴会。庆祝对乃蛮部的作战胜利。

王罕在会上略带醉意，当众宣布：“从今以后，铁木真就是我的长子，桑昆的兄长。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要团结起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为此，我建议大家端起酒碗，再干一碗酒。”

众勇士端起满满的一大碗酒，一饮而尽。全场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铁木真没有喝醉，他在沉思：这次征战乃蛮，虽获胜，但乃蛮部军队仍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与乃蛮部的战争，正如对篾儿乞人、塔塔儿人的战争一样，刚刚开始；札木合仍是一个危险的安答，与他的冲突随时有可能发生。

不过，从宴会的热闹场面看，只要保持与王罕的父子关系，蒙古部与克烈部联合对敌，就可以打败敌人，保存和壮大自己。

一想到这一点，铁木真转忧为喜，又斟上一大碗酒，一干而尽。

2 东征 13 部阔亦田大会战

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 年），金王朝再次派完颜襄丞相、完颜宗浩统率大军北伐，打击桀骜不驯、屡犯边关的合答斤、山只昆、翁吉剌诸部。

完颜襄又邀铁木真和王罕率本部人马东征，配合金军作战。

自然，铁木真和王罕欣然从命。他们不会错过这种有胜利把握，且能在战争中掳获奴隶和牲畜的好机会，更何况他们当年配合金军大败塔塔儿人后，一个被金王朝封为王，另一个被封为札兀惕忽里，当然不能拒绝金丞相的邀请。

1200 年春天，王罕、铁木真率部在萨里川（今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上游之间）会师，首先挥师讨伐泰赤乌部。

泰赤乌部的首领阿兀出把阿秃儿、塔儿忽台等人感到形势不妙，连忙派人向铁木真和王罕的死对头篾儿乞部求援。脱里脱对铁木真和王罕恨之入骨，一直在伺机复仇，立即答应派手下部将忽都、斡儿长率篾儿乞部主力驰援。

当时的战斗态势是，两个部落对两个部落。但是，铁木真已今非昔比，手下兵多将广，几个回合之后，就击溃了泰赤乌部与篾儿乞部联军。

泰赤乌部和篾儿乞部分头逃窜。

铁木真一直记着少年蒙难时泰赤乌部人是如何对待他们孤儿寡母的，尤其恨透了塔儿忽台。他命令部下务必奋勇杀敌，一定要抓住塔儿忽台，不管死的，还是活的。他们紧追不舍泰赤乌人，直到在月良秃剌思之地杀死塔儿忽台才收兵。

阿兀出把阿秃儿伙同火都、斡儿长，仓皇逃到巴儿忽真境内，才略微喘了一口气。

铁木真和王罕取得了东征第一仗的胜利，尤其是铁木真杀了塔儿忽台，解了多年的心头之恨，自然是士气高涨，信心大增。他们要进攻的下一个目标是合答斤、山只昆部。

合答斤、山只昆属蒙古尼伦氏族。他们的祖先是阿兰豁阿在丈夫朵奔篾儿干死后感受天光所生之子，属于出身纯洁的蒙古人。铁木真称汗后，曾派使者前往二部结盟。但是，合答斤和山只昆部的首领不买账，而且傲慢无礼，把羊血和羊内脏泼在使者的脸上，并将其驱逐出境。后来，他们还听命于泰赤乌部，参加反对铁木真的战争。

铁木真现在想借金军和王罕军的力量，用武力征服这两个与自己属于同一个祖宗的氏族，以壮大纯蒙古人的力量。

合答斤、山只昆部没料到这几年铁木真势力发展这么快，不好对付，便与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其他几个部族组成同盟军，打算与铁木真决一死战。

铁木真的岳父大人德薛禅心系女婿，立即派人密报铁木真：东部草原上的各部族已组成同盟军，正向他们冲过来。

铁木真、王罕得到情报后，即把部队开到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一带，布下天罗地网，以逸待劳。

由合答斤、山只昆、塔塔儿、朵儿边、翁吉剌等部组成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向捕鱼儿海子一带开进，计划取道该地，直扑铁木真和王罕的

营地。

联军结果中了铁木真和王罕部的埋伏，仓促应战，几个回合后，已是阵脚大乱，顿成乌合之众。铁木真、王罕率部乘乱追杀，杀伤联军无数。联军各部战败，四散逃命。

铁木真、王罕没有下令追击，打扫战场后，就撤回到各自的老营休整。

漠北草原暂时归于宁静，平安无战事。

不过，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正隐藏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厮杀。

至此，铁木真已经成为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军事首领。屈指数来，他已经与篾儿乞部、塔塔儿部、泰赤乌部、札答兰部、合答斤部、山只昆部、翁吉剌部、朵儿边部、乃蛮部等十几个部落打过仗。尽管作战结果离消灭或征服对手还差得很远，但是铁木真几乎每回都是战胜者，在战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铁木真知道，这些吃过败仗的草原部落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迟早要对自己反攻倒算。

他也清楚，自己树敌太多，目前无论如何也要与义父王罕的克烈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另一个冷眼旁观者对铁木真树敌过多的形势也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准备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

这个诡计多端的旁观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率十三部联军进攻铁木真、不久前施离间计欲借乃蛮人消灭铁木真的札木合。

札木合在征乃蛮部的战争中，本以为用借刀杀人的计谋，可以置铁木真于死地。

他没想到，铁木真竟能化险为夷，而且再次搭救王罕，乞颜部与克烈部团结得更为紧密，在东征草原各部的战斗中协同作战，战果辉煌。

札木合再次妒火中烧，气急败坏，欲再次置铁木真于死地而后快。

他发现，这些年来铁木真与不少部族发生过战争，对付铁木真的最好办法是，把那些吃过他败仗的各个部落联合起来，以优势兵力消灭铁木真。

经过一番仔细策划，札木合不顾 1200 年冬天的严寒，开始穿梭于铁本真的各死对头之间，添油加醋，勾起这些部落对铁木真的仇恨和憎恶，同时极尽夸张之能事，鼓吹联合对付铁木真，就好比草原上的苍鹰逮小兔一样，杀光他的勇士，砍下他的头，抢光他的百姓和畜群。

札木合先找到对铁木真恨之入骨的几个部落首领，他们是篾儿乞部的脱里脱、泰赤乌部的阿兀出把阿秃儿、乃蛮部的不亦鲁黑。他们几个同仇敌忾，然后把其他部落氏族联合起来。

1201 年，即南宋宁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塔塔儿、合答斤、山只昆、朵儿边、亦乞列思、翁吉剌、豁罗剌罗、乃蛮、古出兀惕、篾儿乞、泰赤乌、斡亦剌、札答兰诸部的首领，在额尔古纳河、根河与得尔木尔河交汇处的忽兰也儿吉聚会，结成反铁木真大同盟。他们一致推举铁木真昔日的安答札木合为古儿罕，即众汗之汗、万民之汗，统率盟军，准备进攻铁木真和王罕部。然后，他们按照萨满教的仪式，腰斩一匹种马和一匹小马驹，对天发誓：“我等结盟对敌，如果谁敢私泄机密，心怀鬼胎，其下场就如颓土断木！”誓毕，众人举足踹河岸，土崩于河

水之中；挥刀砍木，木断叶落于地。他们决心与铁木真、王罕血战到底！

现在，草原上的游牧部落首次明确地分为两大敌对阵营。从表面看，以札木合为首的一方阵容庞大，几乎包罗了漠北的所有部落，人多势众，以铁木真—王罕联盟为一方，似乎势单力孤，处于劣势。

札木合在结盟仪式结束后，即号召各部首领回营，挑选参战人马，按预定日期会师，合力攻击他们共同的敌人。

当札木合调集各部兵马时，豁罗剌罗部的豁里歹冒着生命危险，立即密报铁木真，为铁木真备战赢得了时间。

当时，铁木真的兵马驻扎在克鲁伦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山麓一个叫古连勒古（今蒙古国肯特省臣赫尔河河源）的盆地。

他一得到密报，即派人向王罕告急，请他快率克烈部主力前来会师，共同对敌。

面对以札木合为首的强大敌对同盟，铁木真仍然信心十足，相信能战胜敌人。此时此刻，他手下已有一支由奴隶和平民组成的忠心耿耿的军队，还有由众多那可儿组成的赤胆忠诚、英勇善战的猛将。他的士兵和将领历经战斗，经验、士气和战斗力已有极大的提高。

铁木真和王罕决定对敌实施正面突击，坚决摧垮札木合同盟。

他们为确保作战胜利，采取主动进攻态势，把部队作了合理的战斗编组。铁木真部由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三人担任先锋统帅，王罕部由桑昆、札合敢不、必勒格别乞担任先锋官，沿克鲁伦河而下，向东部草原搜索前进。为避免中敌埋伏，在六路先遣队前面设三个哨所，负责侦察敌情。主力殿后，与先遣队保持一定距离。

与此同时，札木合派出四路先锋，溯额尔古纳河谷而上。担任先锋的是反对铁木真最积极的四大主力，即阿兀出把阿秃儿率泰赤乌部、不亦鲁黑汗率乃蛮部、火都率篾儿乞部、忽都合别乞率斡亦剌部，气势汹汹地向铁木真营地的方向进军。

一天傍晚，设在赤忽儿忽山的侦察哨所首先发现了札木合的先头部队。铁木真和王罕命令先遣部队和主力部队快马加鞭，向赤忽儿忽山、扯克彻儿山和阔亦田一带开进，抢先占领阿阑塞阵地。

日落西山时，札木合的四路先锋也赶到阔亦田地区。

双方按骑士贵族的风格约定：不便夜战，待明日天亮再战。

次日黎明，两军对垒。不亦鲁黑汗、忽都合别乞自称会使魔法，能呼风唤雨。他们端来一盆干净的水，往水中投入几枚据说是从牛马腹中取出的石头，然后念念有词，祷告苍天，求降一场暴风雨，袭击他们的对手。霎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雨雪交加。他们本想以此困扰铁木真和王罕的人马，然后乘势掩杀过去。不期忽然风向大变，狂风卷着雨雪，劈头盖脸，横扫札木合的人马。

铁木真和王罕的部队预先进入战场，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札木合的人马不得不实施极为不利的仰攻，风吹雨打，山高路滑，进攻很困难。

铁木真命令所有弓箭手听口令，对敌实施齐射战术。顿时箭如雨下，冲在最前面的敌人纷纷落马，后继者见状不好，开始动摇，欲往后撤，无奈山陡道窄，札木合的人马开始自相践踏，坠入深涧者无数。

铁木真和王罕见时机已到，下令开始冲锋。他们的部将和士兵个个

如猛虎下山，扑向那些晕头转向的敌人，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射倒了他们的坐骑。铁木真的攻势势不可挡。

札木合的先锋部队初遭暴风雨雪袭击，以为神不佑己，军心已开始动摇；随后仰攻山头，被射死射伤者，自相践踏摔下山涧者，不计其数，他们已觉得没有获胜的希望，白白送死。铁木真、王罕一冲锋，札木合的四路先锋即兵败如山倒，四散逃命。

乃蛮部的首领不亦鲁黑汗第一个率部逃离战场，向西方的阿尔泰山逃去。

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见苍天无眼，必败无疑，也急忙率部逃之夭夭，向北方的贝加尔湖附近森林地带转移。

泰赤乌部的阿兀出把阿秃儿连呼上当，不住地埋怨札木合，也是仓皇逃往斡难河下游地域。

篾儿乞部的火都见盟军纷纷逃窜，纵有刻骨之仇恨，也难以挽回败局，命令部下赶快向薛凉格河方向撤退。

铁木真和王罕没有下令追击，而是认真打扫战场。他们知道，分头追击是不会有结果的。

再说札木合带领大队人马在后面慢悠悠地跟进，听到四路主力先锋大败而逃，知道大势已去，无法再战，即解散盟军，各自逃命。

史书上说，札木合为人变化无常，诡计多端，背信弃义，野心勃勃，但意志不坚定。这次被推举为古儿罕，当上众汗之汗，却无大汗之才。当四路先锋与铁木真相遇时，他却在战场之外，四路先锋不能协同进攻，受挫后即自顾逃命。更为卑劣的是，当各路盟军四处逃散时，他竟然怂恿本部人马趁火打劫，洗劫盟军的营地，边抢边逃，向额尔古纳河的东北方向逃去。

反铁木真大同盟在阔亦田战场顷刻间土崩瓦解，铁木真—王罕联盟再次掌握草原上的战略主动权。

3 征服泰赤乌收服哲别

阔亦田会战结束后，铁木真把本部人马带回到斡难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山麓休整，平时打猎、放牧，组织军事训练，打发时光。

有一天黄昏，铁木真坐在不儿罕山山颠的一块巨石上，凝视着血红的夕阳在草原西边的地平线上渐渐沉落，斡难河在晚霞的照耀下泛着五彩光色。他陷入了沉思。

自己快 40 岁了，打过不少胜仗，收编了不少氏族，增长了实力，但是，有一件事一直令人苦恼。那些被自己打败过的敌对氏族部落总是过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实力，或者单干，或者联合起来进行反攻，如此反复进行，战争永远结束不了，草原上永无宁日。有什么好办法能结束这种没完没了的状态呢？

他苦苦思索，从山上回到山下金帐中，一直在思考结束战争的对策。直到想出一些眉目时，他即吩咐左右传话给几位主要将领，晚餐后来金帐议事。

晚饭后，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等人如约来到铁木真的金帐。

铁木真示意大家就座后，即发言：

“承蒙诸位爱卿英勇作战，这些年来，我们联合王罕的克烈部勇士，先后击败不少强劲的仇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我忽然发现，那些被我们打败过的对手总是很快就能恢复实力，继续对我们进行反攻，甚至像上次阔亦田会战那样，十几个部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如果像现在这样打下去，战争就永远结束不了，草原上的老百姓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今夜请诸位爱卿来，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下一步如何打仗，又如何结束目前反反复复、战乱不休的局面？”

博尔术抢先说：“下次打仗，把我们的仇敌都杀光，省得他们卷土重来，兴风作浪！”

阿勒坛老成，反对杀光政策。他说：“可汗，杀光恐怕是下策。如果实施杀光政策，恐怕我们会遇到拚死抵抗，更何况不可能把对方的勇士连同百姓统统杀光。我们应该想想别的办法。”

木华黎沉思了一会说：

“可汗，依末将之见，我们现在到了改革作战方针的时候了。我们不能满足于击败、击溃敌人，而应该消灭主要敌人，征服其百姓，为我所用。在出现反对我们的同盟之前，我们应独立作战，作战目标不宜太大，要善于巩固战果。”

铁木真听木华黎发表意见时不住地点头，接过话茬说：“对，我们要杀光死心塌地与我们对立的敌人，但同时要征服敌人的百姓，占领他们的牧场，防止他们卷土重来。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征服，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

诸将纷纷发言，最后确定首先征服泰赤乌部。大家认为，泰赤乌部属蒙古人，又是近邻，只要消灭该部几个顽固的头目，就很容易把该部所属百姓争取过来。

铁木真号召诸将抓紧准备这次军事行动，并严守作战秘密。

泰赤乌部人在阔亦田战败后，撤回到斡难河下游地域休整。

阿兀出把阿秃儿已经领教了铁木真的厉害。去年，铁木真主动进攻，杀了他的得力干将塔儿忽台，掳去不少百姓和畜群；今年在阔亦田会战中又使他损兵折将，吃尽苦头。

他想，十年前十三部联军打得铁木真十三翼狼狈逃窜的战绩永远成为过去了，本部接连吃了他两次败仗，也只能忍气吞声，等待机会再与他算账。

不过，铁木真和他的部将已经做好进攻泰赤乌部的战斗准备。他们不给阿兀出把阿秃儿喘息的机会。

这次交战是一次堂堂正正的正面交战，没有包抄、偷袭、伏击之类的战术计谋。

铁木真的部队顺斡难河谷而下，没两日即到达泰赤乌部人居住的地域。

阿兀出把阿秃儿与另一个头目豁敦斡儿长临时拼凑了一支军队，准备应战。

铁木真的部队很快就找到了泰赤乌军队的主力，两军隔河对阵。

为了彻底打垮泰赤乌军队的抵抗意识，使其百姓心甘情愿归附乞颜部，铁木真决心实施正面强攻，先令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木华黎等十名将领带队，分十路开始冲击，然后亲率预备队准备发动第二轮冲击。

博尔术、木华黎等十员大将受命后，即各率一队人马，一字排开，强渡斡难河。事先侦察得知此地段河水很浅，骑马涉水渡河不成问题。

双方弓箭手互射，箭如雨下，双方都有人被射中。

但铁木真的十路突击队勇往直前，眨眼间即冲到河对岸，像十把尖刀深深地扎入泰赤乌部军阵中。

泰赤乌人急忙迎战。他们不久前在阔亦田刚吃了败仗，现在眼见铁木真的部队已经分十路杀入阵中，势不可挡，使不少弟兄命丧刀下，而铁木真本人还带着一支庞大的预备队在河对岸观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领教过铁木真厉害的泰赤乌人心存畏惧心理，悲观失望，全线开始动摇。

在河对岸密切关注战场态势的铁木真，一见泰赤乌人的军阵出现动摇混乱迹象，就命令预备队全部冲杀过去。

铁木真骑着他那匹叫只乞不列的神马，挥舞战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部将和士兵呐喊着，如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已被十路先头突击队杀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的泰赤乌人。

眼看着泰赤乌人即将全军覆灭。这时，泰赤乌部有一位名叫只儿豁阿歹的骁将，从一个山包上注意到了挥师冲杀的铁木真。他想，擒贼先擒王，只要干掉铁木真，乞颜人就会不战而退。他随即张弓搭箭，瞄准铁木真的喉咙射去。

久经沙场的老猎手有第六感官。正杀得起劲的铁木真感觉到用强弓射来的箭正朝自己飞来，头一偏，企图躲过去，但还是被射伤。利箭没有射中他的喉咙，却擦破了他脖颈一侧的静脉，坠落在地。铁本真感觉到血流如注，企图挺住再战，但马上头晕眼黑，一头扑倒在马背上。

诸将见可汗中箭，人事不省，即停止追杀已经开始溃散的泰赤乌人，就地扎下营寨，布置警戒。

始终不离铁木真左右的者勒蔑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到帐中，伏在他身上一口一口地吸吮发乌的血。他担心铁木真中了毒箭，防止伤口感染化脓而得败血症。他把吸出的乌血吐在身边，弄得脸上、身上全是血迹。有时，因救主心切，把乌血咽到自己肚里了。

当铁木真伤口的血由乌黑转为殷红时，者勒蔑才停止吸吮。军医官急忙给铁木真上药止血，缝合血管和伤口。

铁木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直到后半夜才苏醒过来。他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服侍他的者勒蔑说："我的血流干了，我渴极了。"

者勒蔑闻言，即去找牛奶、马乳，但这次出兵以为很快就会结束战事，未带此类食物随营。惟一的办法只能去敌营偷。泰赤乌人军民混杂，估计营中会有此类食物。

者勒蔑不愧为一位智勇双全的勇士。他脱去军装，偷偷地爬到对面泰赤乌人的营中，偷回一大桶干马酪。他又找到一些干净的清水，和着干马酪，亲手一口一口地喂入铁木真嘴中。

铁木真喝了者勒蔑喂的马酪后，感觉好多了。他含含糊糊地说："我的心目渐渐明朗了。"

第二天早晨，铁木真已经能坐起来。他发现身旁地上全是血迹，急问发生了什么事。

者勒蔑如实禀报。

铁木真非常感激，眼含热泪说："从前，篾儿乞人偷袭我家，把我们围在不儿罕山，是你冒死下山侦察。今天，你又冒死帮我吸毒血，只身前往敌营偷马酪喂我。你两次救我性命，立了大功，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一片忠心！"

诸将见可汗转危为安，群情振奋。

他们向铁木真报告，泰赤乌部的作战部队已于昨天夜里撤走，但他们的老百姓还没有离开自己的营地。

铁木真忍着巨痛，对将领们说：

"传我的命令：对泰赤乌百姓要秋毫无犯，违者严惩不贷。赶快派人前去安抚招集泰赤乌部百姓，宣传我们源于同一个蒙古祖先，本是一家人。我们的勇士将不惜牺牲，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犯！"

铁木真同时命令赤老温、木华黎、博尔术各带一支人马，对泰赤乌部的贵族集团实施平行追击，务必斩草除根。

诸将受命而去。

第三天，赤老温、木华黎和博尔术追上了阿兀出把阿秃儿、豁敦斡儿长等人率领的以泰赤乌部各宗氏贵族为主的残余部队。当时，他们正在一座无名山下的一个盆地里扎营休息。赤老温、木华黎和博尔术派出的小型侦察队首先发现了敌人。他们决定悄悄接近，构成对敌包围态势，然后进行冲杀，不许逃敌一人漏网。

赤老温、木华黎、博尔术带领大队人马，迅速包围了在山窝里休息的泰赤乌人。他们杀声震天，从四面八方杀向以为摆脱了铁木真的泰赤乌人。

赤老温、木华黎、博尔术直取阿兀出把阿秃儿、豁敦斡儿长等贵族头目。他们按照铁木真的命令，把泰赤乌部的贵族头目连同他们的子子孙孙全部杀光。塔尔忽台的子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同时，铁木真的部队开始在包围圈外喊话，劝告在圈中格斗的泰赤乌人，大家同属一个蒙古祖宗，本是一家人，不应该同室操戈，而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们的百姓在斡难河畔得到了铁木真可汗的精心保护；他们的首领一直勾结外敌，与铁木真为敌，已被杀死；大家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跟随铁木真可汗吧！

泰赤乌人一见首领被杀，又被四面包围，听说铁木真可汗宽厚待人，便纷纷投降。

赤老温在清点投降人数时，意外地遇到自己的父亲锁儿罕失剌、妹妹合答安和弟弟沈白。一家人在战场上相认，又惊又喜。赤老温这些年来一直跟随铁木真征战不休，没有回过老家，也不知家里的情况变化。

清点完人数后，赤老温、木华黎和博尔术即带领本部人马和投降的泰赤乌部军民，返回斡难河畔，与铁木真会师。

铁木真听到前方的捷报，伤痛似乎减轻了许多。令他意外惊喜的是，重逢当年的救命恩人。赤老温带着父亲、弟弟和妹妹拜见铁木真。

铁木真一见锁儿罕失剌，便迎上去，情不自禁地说：“你们父子曾经给我去掉脖子上的枷锁，救了我的性命。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找我？”

老人回答说：“有我儿赤老温跟随你，我就放心了。如果我带着全家人来投靠你，泰赤乌部贵族是不会放过我们家和我们的族人的。我心里有顾虑，所以来迟。”

铁木真见到合答安，想起当年为躲避泰赤乌部士兵搜查，与合答安相搂相抱，藏在羊毛车中的情景。听说合答安的丈夫已经战死了，他当即决定收她做汗妃，了却多年来萦绕心中的一段羊毛车中的恋情。合答安也难忘初恋情思，乐得从命。

沈白加入铁木真的亲兵卫队。

铁木真又问锁儿罕失剌：“我的救命恩人，前两天对阵时，从你们的山包上射过来一支箭，险些要了我的命，您知道是哪位勇士射的吗？我很想见识一下这位弓箭手！”

赤老温抢先回答说：“可汗，末将已经查明，射箭人是泰赤乌部的一员骁将，名叫只儿豁阿歹，已经投降我军。他也很想见您，愿为可汗效忠，现正在帐外等候。”

铁木真把手一扬：“宣他进帐。”

赤老温把只儿豁阿歹带进王帐。

只儿豁阿歹往铁木真面前一跪：

“可汗，那天从山上射您的人就是我。现在可汗如果要我死，只不过溅污一块巴掌大的地皮；但如果可汗恩赦奴才，我愿为可汗——

蔽夏天的雨，
挡冬天的风；
作你腰中的刀，
作你背上的弓；
作你夜里的耳朵，
作你白天的眼睛；
断敌人的深水，
破敌人的坚城。

他直言不讳，用诗一般的语言向铁木真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心。他从心里敬佩铁木真身先士卒、奋力拼杀的统帅风度，也佩服铁木真的部队不烧杀抢掠平民百姓的作风，故决心跟随铁木真。

铁木真一手捂住脖子上的伤痛处，站了起来，走过去拍着只儿豁阿歹的肩膀说：“你是一个诚实勇敢的蒙古勇士，我很高兴接受你做我的那可儿。”

铁木真还给只儿豁阿歹另起一个名字，叫哲别（又作者别），蒙古语即箭的意思。

后来，只儿豁阿歹战功卓著，成为铁木真手下一员大将和“四狗”之一。

锁儿罕失剌后来被封为千户，做了大官。

铁木真杀死了泰赤乌部那些顽固对立的贵族首领，收编了他们的全部百姓，总算彻底征服了一个大部落联盟。这是铁木真统一漠北、结束战乱的新起点。

他带着本部人马和泰赤乌部的降军及百姓，沿着斡难河谷，浩浩荡荡地回到不儿罕山下，准备度过 1201 年的寒冬。

4 为亡父报仇 消灭塔塔儿

铁木真彻底征服泰赤乌部后，开始进入冬季休整。他和部下一起打猎，滑雪，射箭，摔跤，格斗，喝酒，享受一年中短暂的和平日子。当然，他还需要巡视所属营地，为那些缺乏食物和燃料的百姓提供帮助，基本上保证所有人和牲畜安全越冬。

同时，他与几位心腹战将开始策划 1202 年开春后的战争计划。经过一番争议，大家把塔塔儿部落联盟定为下一个征服的目标。选中塔塔儿的理由是：塔塔儿人与可汗有几代世仇，现在该彻底清算了；塔塔儿人紧邻本部东境，一日不征服塔塔儿，乞颜部就一日不得安宁；经过与金军、王罕部的几次联合攻击，已经大大削弱了塔塔儿部的势力，而且塔塔儿内部几个宗派互相内耗，如果全力攻击该部，征服该部的成功把握较大。

铁木真自打 9 岁起，就对塔塔儿人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数次击败该部，但始终未能彻底消灭和征服该部，他一直觉得遗憾。这次与诸将合议，他决心在 1202 年全力征服塔塔儿，占领他们的牧场，使他们再也无法卷土重来。

诸将认为，就像征服泰赤乌部一样，征服塔塔儿部也是乞颜部自己的事，本部有力量单独完成任务，不必联合王罕；同时还可避免两部作战节外生枝，要么协商不好，要么分赃不均，互相埋怨。

当时，塔塔儿分为六部，即阿亦里兀惕、备鲁兀惕、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兀惕、阿鲁孩（另说为秃秃黑里兀惕、按赤、察罕、阔亦坛、迪列土、阿鲁孩，名称稍异），每一部都有自己的军队和首领。前两部居住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之间的兀儿失温河（今乌尔逊河）地区，后四部据扎在答兰捏木儿格思（今贝加尔湖东南之讷墨尔根河地区）一带。

铁木真估计，与塔塔儿人的决战是一场艰苦的战争，战斗不会很快就结束。他要求诸将认真各战，包括修缮鞍具、磨砺刀枪箭镞、加固弓弦保持张力；负责后勤供应的将领必须备足食物、饲料，准备帐篷，还要做好救护伤员的准备；负责军事情报的将领应预先派干练人员，预先深入敌境，刺探敌军动向，同时要防止泄露我军情报。

铁木真还发布一道非常严厉的禁令：

一、严禁在作战过程中私自抢掠财物和女人、奴隶，所有战利品在战争结束后统一分配，违者予以没收；

二、如果第一轮进攻受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再次发动突击，凡败退不力战反攻者，统统斩首！

他要求各位高级将领务必带头执行军令。

最后确定的作战计划规定：

一、集中优势兵力，首先解决住在答兰捏木儿格思一带的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兀惕、阿鲁孩四部，这个方向由铁木真亲自指挥；

二、同时派遣一支由 2.5 万人组成的军队，悄悄地向兀儿失温河地区进军，牵制阿亦里兀惕、备鲁兀惕二部，防止他们派兵增援在答兰捏木儿格思被围的塔塔儿人，等待主力完成歼敌任务后赶来增援，再解决这二部，这个方向由铁木真的叔叔答里台指挥；

三、广泛采用包围战术，围歼塔塔儿人的战斗部队；消灭其作战部队后，再收编其平民百姓。

铁木真要求各位将领保守作战计划的秘密，要等到开始行动时，才把有关情况传达给每个士兵。

1201 年的寒冬很快就过去了，等到 1202 年春暖花开、草原重新碧绿时，铁木真的部队按计划开始行动。

铁木真率主力部队向答兰捏木格思地区进军，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者勒蔑、哲别诸将护驾亲征。答里台率偏师进军兀儿失温河地区，忽察儿、阿勒坛、合撒儿、别勒古台等人助战。

正规部队对正规部队的交战，完全按铁木真及其将领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行。

铁木真指挥的军队首先在答兰捏木儿格思之地击溃了塔塔儿四部仓猝组成的联军，接着展开多路追击，在阿勒灰河和失鲁格勒只惕河一带将其包围，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其全部消灭。

答里台、阿勒坛、忽察儿担任牵制性任务，有点不服气，不等主力来增援，即转入进攻。为鼓励部下拚命冲杀，他们不顾铁木真的禁令，许诺部下，只要把塔塔儿人的作战部队消灭了，他们就可以肆意抢掠人财物，谁先抢到就归谁所有。合撒儿、别勒古台对叔叔、兄长的做法无可奈何。结果，答里台的 25000 人个个像亡命之徒，把阿亦里兀惕、备鲁兀惕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大获全胜。接着，他们开始抢掠财物。答里台、阿勒坛、忽察儿也带头肆意掳掠人和财物。

铁木真很快就获悉了答里台部发生的乱抢行为，极为震怒。他马上派哲别、忽必来没收了答里台、阿勒坛和忽察儿私抢的马匹和财物。他们多年来都是以长辈自居，自作主张，根本没有把铁木真的禁令放在眼里。这次打了胜仗，铁木真派人没收战利品，更使他们不服气。他们一怒之下，竟然脱离铁木真，先后投靠克烈部的王罕和乃蛮部的太阳汗。

铁木真见他们虽然负气出走，但是没有带走军队，也就不予计较，人各有志，随他自便。

塔塔儿部的所有野战部队全部被消灭，现在摆在铁木真面前的新问题是，如何处理塔塔儿六部的战俘和平民百姓。

32 年前，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喝了塔塔儿人的毒酒，临死前托诃额仑夫人转告他：长大后一定要替父报仇，把塔塔儿部的成年男子统统杀掉！

现在正是为亡父报仇、杀光塔塔儿人的好时机！

铁木真最初的想法是要进行全面屠杀，一个活口不留，连妇女和儿童都要杀掉，孕妇剖腹，统统杀掉！

铁木真召集诸将商议屠杀计划，最后议定把身体高于车辖的塔塔儿男子全部杀死！

也许，铁木真此时犯了一个大错。他应该表现出天骄统帅的大度，就像征服泰赤乌部一样，只追查处死当年下毒害死他父亲的主谋及其子孙，对其余战俘和平民百姓则采取安抚、收编的政策。更何况塔塔儿人也属蒙古人。

或许，铁木真还是应该严格执行亡父临终之言，否则会失信于全体将士。他们都知道可汗对塔塔儿人有杀父之仇，复仇是天经地义之大事，

对仇敌绝不能心慈手软！

不过，铁木真的屠杀计划尚未实施，就走漏了风声。

在战争的间隙中，铁木真把两位塔塔儿美女收做妃子。这两位年轻貌美的妃子是姐妹俩，姐姐叫也遂，妹妹叫也速干，深得铁木真的欢心。铁木真甚至嫉妒也遂的未婚情人，把他抓起来杀了。

也遂、也速干做了铁木真的汗妃，她们的父亲也客扯连自然就成了可汗的岳丈，地位非同一般。

也客扯连非常关心自己同胞的命运，从别勒古台那里探听到了女婿的复仇屠杀计划。他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后，连忙通知所有塔塔儿人。

塔塔儿人怀揣利刃，钻进了山沟里的灌木丛中，企图躲过这场屠杀。

铁木真还不知道自已的弟弟已经泄露了屠杀计划，命令诸将带着所属部队，先杀战俘，然后逐营逐营地围剿平民百姓。

铁木真的剿杀部队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塔塔儿人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决心，与铁木真的士兵拚命。

铁木真针对塔塔儿人的反抗，不得不把大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山沟，强攻塔塔儿人的每一处营寨。

铁木真的围剿部队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伤亡，才打垮了塔塔儿散兵游勇和平民百姓的抵抗。

据史书记载，当时塔塔儿六部共有七万家。即使作最保守的估计，塔塔儿人的总人口也不会少于九十万。

铁木真的军队要把散居在呼伦湖至贝加尔湖草原上的几十万塔塔儿人全部抓起来，统统杀掉，恐怕不太现实。

况且，并不是每个将领和士兵都怀着像可汗那样的刻骨仇恨。甚至连合撒儿也没有严格执行屠杀计划，因为他的妻子就是塔塔儿人。铁木真交给合撒儿 1000 名塔塔儿人，命令他将其全部杀死，但他只杀了 500 人，而隐藏了 500 人。后来铁木真知道了，极为生气，说这是合撒儿犯的第一条罪状。

铁木真后来也知道是别勒古台泄露了屠杀计划，导致本部伤亡很多，作为惩戒，以后不准别勒古台参加高层决策会议。

对塔塔儿人的屠杀草草结束，许多塔塔儿人幸免于难，其中有些人后来还当上了蒙古国的文臣武将。

至此，铁木真终于彻底征服塔塔儿六部，占领了东部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美的大片牧场。

尽管部下在执行复仇屠杀计划时不痛快，惹他生气，但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胜利使他心花怒放。战后，铁木真下令在草原上举行盛大的狂欢宴会，犒劳全体将士，庆祝对塔塔儿人作战的巨大胜利。

塔塔儿人被征服后，东部的翁吉剌部也主动依附铁木真。这样，铁木真的势力扩张到整个东部草原。

对蒙古军队来说，征服塔塔儿部之战还有一个意外的大收获：铁木真和他的将领们成功地试验了两种新战术，即围歼和屠杀。在未来的征战中，蒙古军队将广泛采用大规模围歼、屠杀（屠城）战术，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

5 父子义了 克烈部亡

在 1201 年的阔亦田会战结束后，王罕与铁木真没有采取过联合军事行动，两部各忙各的战事。

当铁木真率部征服泰赤乌部和塔塔儿部时，王罕则率克烈部将士先后讨伐札答兰部和篾儿乞残部。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主动投降了王罕的儿子桑昆。篾儿乞部的首领脱里脱再次逃脱，但他的长子脱古思别乞被杀，女儿忽秃黑台和察阿仑、儿子忽图和赤剌温及众多百姓成了王罕的俘虏。

两部虽然独立作战，但并不妨碍铁木真与王罕之间的良好关系。铁木真真心实意地视王罕为义父，总是及时通报本部的作战情况，逢年过节或遇生日等重要活动，都要备上厚礼，亲自前往黑林问候祝贺。王罕也一直记着铁木真和他的父亲也速该在他危难之时的救命之恩，非常欣赏铁木真对敌英勇作战，百战百胜，对己忠诚老实，无私帮助。他尤其满意两部团结对敌、共同战胜敌人的愉快经历。他就像铁木真对待他一样，真心实意地视铁木真为长子。

不过，王罕当众宣布收铁木真为长子时所讲的一番话刺伤了他的弟弟札合敢不和儿子桑昆，结果札合敢不出走，桑昆不断对铁木真发难。

当时，王罕心情非常激动，也可能多干了两碗酒，当着克烈部和乞颜部的重要将领说：

“我如今老矣。我一旦撒手归天，谁能照顾我的百姓呢？我的小弟札合敢不是个无能之辈，而我的独子桑昆也是个平庸之辈，有他们如同没有他们一样。但愿收铁木真做我的长子，我虽年老体弱，但完全放心！”

本来就对兄长年轻时残杀同胞弟弟不满的札合敢不听了这番话，对王罕更加不满。当克烈部从怯绿涟河迁营途经忽巴合牙山时，札合敢不就与他的几个亲信议论起了王罕。

礼合敢不说：“我哥哥现在老了，性格忧郁，优柔寡断，弄得大家不得安宁。他曾经残暴成性，几乎害死了所有的长幼宗亲。我们再跟他干，是不会有太平日子过的。”

不料他这番话传到王罕的耳朵里了。王罕下令把札合敢不的两个亲信抓起来，当众羞辱。

札合敢不一怒之下，带着几名英勇善战的亲信，投靠了王罕的死敌乃蛮部。他们对太阳汗说：“我们的首领生性多疑残暴，跟着他干，我们没好日子过。我们现在诚心诚意地投靠您。”

太阳汗一直仇恨王罕，乐得挖他的墙脚。

桑昆听了王罕的肺腑之言后，虽然没有像他叔叔那样气得出走投敌，但也差点被气晕过去，面红耳赤，心跳加快，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

他满以为年老的父亲活不了多久，一旦撒手归天，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克烈部的新可汗。可是，他父亲说自己是平庸之辈，管不好克烈部的百姓，收铁木真做长子，等于他父亲死后，铁木真就可以继承克烈部的汗位，因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如果不是铁木真刚从乃蛮部的虎口中救出他们父子俩，桑昆当场就要发作，顶撞王罕的这番话。

从此，桑昆一直视铁木真为竞争对手，不断找茬，为难铁木真，他

嫉恨铁木真的才能和品德。当王罕听到铁木真打胜仗的消息拍手称快时，他则妒火中伤，两手攥得紧紧的，希望铁木真下次全军完蛋！

但是，铁木真并不知道桑昆义弟未发作出来的心态。他没有多想，只想真心实意地视王罕为义父，视克烈部为乞颜部最可靠的同盟军。

1203 年春天，铁木真为了进一步发展与王罕父子的友好关系，主动提出让自己的长子术赤与桑昆的小女儿察兀儿别乞结婚，同时把自己的豁真别乞公主许配给桑昆的儿子秃撒合为妻。

铁木真这样做，无非是想亲上加亲，巩固乞颜部与克烈部的同盟。

桑昆却理解为，铁木真想加紧争夺汗位继承权的步伐。他坚决反对两家结亲，态度生硬地对铁木真的使者说：

“我家公主嫁给他儿子，只能立在门后，就像女仆一般；他家女儿嫁到我家，面南高坐，就像贵妇人一般。这样的亲事谁干？”

桑昆还打着另一个小算盘。他想，铁木真有几个儿子，长子术赤据说有篾儿乞人的血统，以后很难继承铁木真的汗位，他的妻子地位也高不了，只能面北侍人。而自己的儿子将来肯定能继承本部的汗位，儿媳妇也必然能位居中宫。他认为，即使不考虑铁木真夺权的野心，也不能接受这门亲事，否则太委屈了自己的公主，而便宜了铁木真的女儿。

桑昆敢于如此生硬的拒绝铁木真为儿女提亲，还有别的因素。那些仇恨铁木真的各部贵族残余势力投靠桑昆，帮他出谋划策。桑昆感到有这么多人支持自己，信心十足，根本不把铁木真放在眼里，而且伺机进攻铁木真部。

当时聚集在桑昆周围的人有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合答斤部首领木忽儿忽兰、忙忽惕人塔海忽剌海及铁木真的族人答里台、阿勒坛、忽察儿等人。他们都恨死铁木真，自己却无力与铁木真抗衡，企图借克烈部的力量来打垮铁木真。他们知道，王罕非常信任铁木真，对义子一片深情，难以对他施离间计，故选中他的儿子桑昆。他们认为，桑昆毕竟年轻气盛，且与铁木真有利害关系，可以设法挑起他对铁木真的不满。

当时，桑昆率部驻扎在扯克彻儿山附近的别儿客额列惕地区，王罕住在土拉河附近，铁木真则驻营于克鲁伦河上游一带。

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人悄悄地来到别儿客额列惕，与桑昆秘密商议。桑昆刚刚拒绝了铁木真的提亲，特别爱听别人攻击铁木真的坏话。

最会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的札木合首先发话：

“桑昆贤弟，你有所不知，那铁木真口口声声称王罕为父，暗中却与克烈部的仇敌乃蛮部素有来往。这不是明摆着吗？他是想勾结你们的仇敌，对克烈部图谋不轨！”

札木合知道桑昆最爱听且听得进去的还在后头。他就像当年在征乃蛮人的路上离间王罕与铁木真一样，再次挑拨是非，装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说：

“桑昆贤弟，还有更要紧的。你想想看，你父亲夸铁木真如何有德有能，收他做长子，说什么有了铁木真这个长子，他就放心了，不担心没人照顾好他的百姓。这不是说他死后，铁木真要兼当克烈部的可汗吗？贤弟，你父亲说你是个平庸之辈，完全说错了。世上真没有一个父亲这样贬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其实，你哪一样不如铁木真！铁木真当初若不

是我和你父亲大力帮助他，他早就完蛋了。他如今恩将仇报，我们愿意帮助你对付铁木真，也好出了我们心中这口恶气！”

阿勒坛、忽察儿也在一旁帮腔：“桑昆贤弟，札木合大哥说的都是实情。那铁木真称你父亲为义父，那是他虚情假义，想利用你们。试想，我们与他同属一个祖宗，他尚且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处处排挤、打击我们。他怎么会对你们真心实意呢？札木合大哥说那铁木真还惦记着你父亲的汗位，一点都没错。要不然，他怎么会一下子跟你提两门亲事？他这样做，还不是为将来控制克烈部做准备！如果贤弟现在不对铁木真来个先下手为强，恐将来更难对付他。如果你们率部进攻铁木真，那我们几个愿为你杀了铁木真兄弟，将其弃尸荒野。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桑昆沉凝不语地听他们说话，开始对铁木真勾结乃蛮人将信将疑，但说到铁木真阴谋夺汗位时，便深信不疑了。他最担心的就是，老父亲有一天老糊涂了，偏要把汗位传给铁木真这个长子才放心，那时再思对策就来不及了。

桑昆开始信赖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人，对他们说的话言听计从，加快了与铁木真最后摊牌的节奏。

他派了二名高参亲信去王罕那里，试图说服王罕接受自己的看法，并及早向铁木真部发动突袭，先下手为强。

老王罕仍坚信自己的义子是真心实意的，非常生气地对桑昆的使者说：

“你们为什么要谋害我收的长子铁木真？你们不想想，铁木真屡次无私帮助克烈部，救我父子性命，他是我们的大恩人！你们为什么要造谣诽谤、恶语中伤他呢？如果我王罕违背自己所说的誓言，苍天是不会保佑我们的。你们不要听那札木合胡说八道。札木合是个朝三暮四、诡计多端、投机取巧的人，能说会道，征乃蛮时就离间我和铁木真的关系，险些害得我全军覆灭！”

但桑昆仍不死心，亲自劝说王罕接受他对铁木真的看法，发兵讨伐铁木真部。他对父亲说：“您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那铁木真雄心勃勃，怎会容我继承香火，来照顾这些无辜的百姓呢？您历尽千辛万苦创下的这份家业，如何世代传下去呢！”

王罕仍不以为然，不愿与铁木真决裂，更不愿意冒险挑起战争。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我已经白发苍苍，我只想安度晚年。如果你一意孤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王罕确实苍老了，只想安度晚年。自从他的胞弟札合敢不带着四员猛将负气出走后，他觉得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支柱。他知道自己年迈体弱，也管不住桑昆这个骄养惯了的独生子。他实际上已经把可汗的权力移交给桑昆了，本部军队可由他调遣。

桑昆不听老父之言，回到营地后，与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人合计出一个计谋：假称经过长时间再三考虑，完全同意铁木真早先提出的两家结亲事，特邀他来别儿客额列惕参加订婚酒宴，及早确定婚事，然后乘酒醉之际一举将他抓获。

铁木真当初主动向桑昆提亲，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正老大不高兴，忽然接到桑昆的盛情邀请，不仅没有产生半点怀疑，反而喜出望外，吩咐备马备礼，带上十名警卫骑兵，欣然前往桑昆的营地赴宴。

当铁木真一行途经蒙力克老人的营地时，他们下马小息一会。蒙力克老人问可汗出远门做何事，铁木真高兴地如实相告。但蒙力克老人听了并不高兴，反而想起 30 多年前也速该大人的悲剧。他对铁木真说：

“桑昆几天之内态度转变 180 度，不能不令人怀疑。我听说桑昆这个人狂妄自大，嫉妒他父亲王罕收可汗做长子，嫉妒可汗的品德和才能。我还听说，与我们为敌的札木合等人投靠了桑昆，专门为他出谋划策。我看这个形势，可汗不应该贸然赴宴，还是先派人去探探虚实，再去也不迟！”

铁木真早有所耳闻，自己的一些老对手正聚集在桑昆周围，觉得蒙力克老人之言颇有道理，决定先派不合台、乞剌台二人先去桑昆的营地了解情况，自己则带人返回大本营。

桑昆等人摆下鸿门宴，左等右等不见铁木真前来，只见到不合台、乞剌台二人打前哨，知道事已败露，只好作罢，另行计议。

最后，桑昆见来暗的不行，决心来明的，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撕破脸皮，发兵攻打铁木真，一决高低。他召集自己的亲信将领及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等人，夜里开会，商讨对铁木真作战的行动计划。他们最后决定偷袭铁木真的金帐，来个擒贼先擒王。桑昆要求与会者保守秘密，次日晨即开始行动。

阿勒坛的弟弟也参加了桑昆的秘密会议，回家准备出征时，悄悄地告诉妻子：“我们明天早晨就要去偷袭铁木真。如果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铁木真，将来一定会从铁木真那里得到许多恩典和好处！”

阿勒坛的弟弟说这番话，大概觉得铁木真才是英明伟大之可汗，心里并不赞成攻打铁木真部。

当阿勒坛的弟弟说这番话时，牧马人巴歹正要给他们送马奶，结果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话。巴歹假装一无所知，把马奶端了进去。

巴歹回到自己的营帐，把听到的告诉了同伴乞失里黑。乞失里黑开始不太相信，便亲自跑去偷听，不仅听到他们在谈论明天的战事，还在磨刀备箭。

一会儿，阿勒坛的弟弟来到马厩，命令巴歹和乞失里黑把家中两匹跑得最快的马喂饱，备好鞍具和备用饲料，明天一早就要骑马远行。

这时，两位牧马人确信，明天早晨，主人父子二人将随桑昆少汗去进攻铁木真。他们久闻王罕义子铁木真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位保护弱者、广交英雄豪杰的可汗。他们觉得不能让桑昆偷袭成功，加害于草原上少有的英明可汗。

巴歹和乞失里黑待主人熄灯就寝后，即骑马连夜赶往铁木真驻扎的营地。他们快马加鞭，披星戴月，在拂晓前到达克鲁伦河源头，向铁木真可汗报告了桑昆即将偷袭的惊人情报。

铁木真闻言感到震惊。他想，拒绝提亲之事尚可理解，但突然之间撕破义父义子安答的关系，破坏克烈部与乞颜部的联盟，确实不可思议。

眼下摆在铁木真面前有两条路可走：或迎战，或撤退。

若迎战，难以马上集结一支大军，因为诸将和人马平时为便于放牧而分散驻扎，彼此相距较远。现在马上能组织起来的人马不足 5000 人，通知其他将领又来不及。而桑昆有札木合等人出主意，必动员几万军队倾巢出动，直扑而来。若以本部 5000 人迎战，难以获胜。

铁木真召集邻近的几位将领简单地商议了一下，最后决定从长计议，马上转移营地，避敌锋芒。

铁木真命令立即叫醒大本营所有的人，抛弃妨碍行军的物品，全体上马，向东转移。

经过短暂的忙乱之后，一支近 5000 人的军队井然有序地开始撤退。他们前进的方向指向东部呼伦贝尔草原。

铁木真率部到达卯温都儿山后，命令者勒蔑率 500 人充当后卫部队，留在此地警戒观察。然后，他率大队人马继续东撤。

第二天中午，铁木真率部到达合兰真沙陀（今内蒙乌珠穆沁旗北境）一带，决定就地休息。他们已经连续行军很长时间了，人困马乏，需要补充食物和体力。

铁木真的部队在小树林里刚歇息下来，就看到两个人骑马朝小树林飞奔过来。他们是阿勒赤歹手下的牧马人，一个名叫泰出，另一个叫也迭儿。他们首先发现克烈人的大队骑兵开到了卯温都儿山前的红柳林里。两人气喘吁吁地向铁木真报告：

“可汗，背后尘土飞扬，敌人追上来了！”

铁木真判断：敌人的先遣侦察队已经游动到了卯温都儿山前，其主力部队随后就会跟上来，此地不宜久留。他命令全体将士上马，继续东撤。

不出铁木真所料，追到卯温都儿山前的人正是桑昆派出的先遣队。

阿勒坛的弟弟一大早起来，发现巴歹和乞失里黑不在，知道他俩窃听了自己的谈话，去给铁木真通风报信了，便立即向桑昆报告。他知道，自己的两个牧马人失踪，马上会引起怀疑，不如主动报告，省得他人闲话，招来杀身之祸。

桑昆一听，不由得火冒三丈。现在偷袭已经不行了，只有全面开战。他立即派两名得力的将领率 5000 名骑术最精的士兵，每人配三匹最快的马换乘，并带上足够的食物和水，立即开拔，走小道捷径，逢山过山，逢水过水，紧紧咬住铁木真，并留下路标，等待主力赶到，以全歼铁木真部。

然后，桑昆火速赶往王罕处，把老父逼上梁山，动员克烈部的全部军队进攻铁木真部。

王罕见生米煮成熟饭，木已成舟，只好带着克烈部的军队向东进军。

王罕的军队开到铁木真部驻扎的地区后，即分兵遣将攻击铁木真的部将及归附他的部落，因为铁木真来不及通知分散驻扎的部将和其他归附的部落，来不及组织反攻，就连夜东撤了。同时，王罕、桑昆、札木合等人则率主力部队，沿着先遣队留下的标记，继续往东进军，紧紧盯住最主要的作战目标。

桑昆最早派出的先遣队轮番换马，马不停蹄，紧紧追赶铁木真的人马。他们在卯温都儿山前的柳树林里，轻易地击败了铁木真的后卫部队，杀伤不少人。者勒蔑寡不敌众，苦战一场后，即率领弟兄们东撤，追赶铁木真的大部队。

桑昆的先遣突击队追上了铁木真的部队，非常高兴。他们一边派人赶快回去向王罕和桑昆报告，急调主力部队上来参战，一边派出数支搜索小分队，继续尾随铁木真的人马，其余就地休息，等待与主力合兵再

进。

桑昆一听说先遣队咬住了铁木真的尾巴，异常兴奋，督令主力部队火速前进，并发出命令：“无论是谁活捉铁木真，还是杀死铁木真，重重有赏！”

王罕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赶到卯温都儿山，与数千先遣队合兵一处，奋力追击。

者勒蔑率残部赶上了铁木真，向他报告了山前的接哨战。

铁木真估算了一下双方态势，推测桑昆的主力部队要赶到这里尚需花一天、半天时间，决定在桑昆的主力赶到之前，首先与他的几千名先遣队交战。他估计双方兵力相当，但敌人更疲劳，获胜把握较大。

铁木真命令部下停止撤退，决心在合兰真沙陀迎战桑昆的先遣队，狠狠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他把最骁勇善战的兀鲁兀惕、忙忽惕两部骑兵部署在阵前，分别由术赤台（又称主儿扯歹）和畏答儿薛禅（又作忽亦勒答儿）指挥；博尔术、博尔忽及三子窝阔台率一部作为侧翼；铁木真率一部居中军。

这一回，铁木真算错了。他将要交战的对手不是兵力相当的敌军先遣队，而是数倍于己的敌军主力部队。

王罕、桑昆、札木合等率主力部队和先遣部队很快就赶到合兰真沙陀战场。他们看到了铁木真布下的阵营。与此同时，铁木真也看清了自己的对手。看那阵势，敌军何止几千，既然王罕、桑昆、札木合等人也来了，自己今天要迎战的可不是敌军数千先遣队，而是数万敌军主力。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只有拚死一战。

王罕一看义子那阵势，虽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心里还是发怵。他与札木合并马而行，王罕问道：“札木合你说，我那铁木真义子手下哪些人最英勇善战？”

札木合答道：“据我所知，他手下兀鲁兀惕人和忙忽惕人最骁勇善战。他们与铁木真兄弟同属孛儿只斤氏，是纳臣把阿秃儿第三子、四子的后代。他们训练有素，善于以少胜多。您看，铁木真不傻。他把这两部人马排在阵前，就是想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一定要特别提防他们。”

王罕即将军队编成五个梯队，准备轮番攻击铁木真的阵营。他的前四个梯队依次是：

第 1 梯队由只儿斤部勇士组成，由合答吉指挥；

第 2 梯队由土绵士别干人组成，由阿赤黑失仑指挥；

第 3 梯队由董合亦惕部勇士组成，由斡栾督战；

第 4 梯队由 1000 名护卫精兵组成，由豁里失列门统帅。

王罕自率大军压阵，随时准备发起大规模冲锋。他把指挥部设在一个叫古因丹的山岗下。

战斗即将开始。王罕忽然心血来潮，要请札木合担任实施攻击任务的总指挥。或许，王罕还在留恋许多年前初战篾儿乞人的美好时光。当时，他就谦虚地请札木合作统帅，联合进攻，结果把脱里脱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还帮铁木真抢回了新夫人。

札木合没料到老搭档竟出如此主意，未置可否，反而借故走开，心想王罕真是老朽无能，不会有多大作为。便暗中派人绕过树林，把王罕

军的战斗部署和进攻计划统统告诉了铁木真，还捎话说：“安答不要畏惧，慎战或能取胜。”

札木合确是那种反复无常的人。他最积极地挑动桑昆与铁木真争斗，把他们父子俩推上战场，却临阵变节，把王罕父子出卖。他这样做，要么念及难忘的安答之情，要么是想坐山观虎斗，趁他们两败俱伤时再捞取好处。战斗打响后，他溜出了战场。

铁木真获悉札木合的情报后，基本保持原来的战斗队形。他命令博尔木、博尔忽加强翼侧掩护，弓箭手轮番连续射击，阻敌乱冲。

王罕很快就布好战斗队形，先令第 1 梯队出击。

这又是一场以堂堂之阵对堂堂之阵的正面交战。

铁木真命令术赤台率兀鲁兀惕军，畏答儿率忙忽惕军，迎战王罕的第 1 梯队。

术赤台和畏答儿率领本部人马，马上由横队变为两路纵队，对只儿斤部人展开左右夹攻，不到两个回合，就把王罕的第 1 梯队杀得一败涂地。术赤台、畏答儿越战越勇，乘胜攻击王罕的第 2 梯队，将其击溃。战斗中，畏答儿被敌第 2 梯队指挥官阿赤黑失伦刺中一枪，险些丧命。术赤台担任两部总指挥，继续苦战，击败王罕的第 3、第 4 梯队。当兀鲁兀惕和忙忽惕人与敌激战时，铁木真命令部下齐声呐喊助威，惊天动地，威震敌胆。

桑昆眼见四个梯队都败下阵来，甚至连 1000 名护卫精兵都抵挡不住，不由得火冒三丈，不等王罕发令，即率中军左右两翼发起冲击。他不相信铁木真的几千人马能顶得住他二万多人的攻击。他冲在最前面，根本没把铁木真的几千人马放在眼里。王罕见状，也急令左右跟着桑昆往前冲。

铁木真见王罕父子开始冲锋，即命令所有箭手，瞄准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实施三次齐射，然后全军转入反冲锋。

对转入冲锋的敌人进行压制，只能进行三次齐射，即每个弓箭手射三支箭，三箭射完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即冲到跟前，只能挥刀挺枪，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

桑昆很快就率兵冲到阵前。

铁木真一声令下，所有弓箭手瞄准近距离的活靶子怒射。三次齐射，上万支箭眨眼间射向王罕的军队，许多人中箭纷纷落马，失去骑主的战马在阵前乱窜。

怒不可遏的术赤台一马当先，张开强弓，瞄准嚣张之极的桑昆，一箭射中他的面颊。

桑昆滚落马下，他的部下急忙上前，抬着他且战且退。

铁木真见敌前锋基本上被弓箭手打垮，便带领全体将士及时转入反攻。他们杀声震天，如猛虎下山，扑向敌阵。双方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短兵相接的混战。

当时，双方开战时已是下午时分，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太阳徐徐西下，夜暮开始降临。

实际上混战没多久，天就黑了，双方即收兵停战。

老王罕见儿子中箭落马，险些丧命，又气又恼，还真迷信是苍天不保佑自己。他还想与铁木真拚死一战，但他手下老将阿赤黑失伦劝他，

眼下最要紧的事是抢救桑昆的性命，桑昆伤得不轻。

阿赤黑失伦安慰王罕：“可汗不必烦恼。现在，蒙古的绝大多数都在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和我们这一边。铁木真这几千人死的死，伤的伤，势单力孤，没有备用的马，没有帐篷，已是穷途末路，将来收拾他们，就像拾马粪、捡婴儿一样易如反掌。”

王罕心稍安，即下令撤军，向卯温都儿山方向转移。

铁木真的部队经过半天苦战，没有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吃掉，反而略有小胜，已属万幸。尤其是术赤台将军一箭射中桑昆，顿时压制住了克烈部人疯狂冲锋的势头。

不过，铁木真的部队也有伤亡，尤其是畏答儿被敌用枪扎伤。铁木真不知道王罕已率部转移，一心去救治那受伤的儿子，还担心王罕夜里派人偷袭，或明日再攻，便下令赶快救起受伤者，迅速撤出战场，摆脱王罕的军队。

铁木真带着部队，乘着夜色，继续向东转移。第二天天亮后，铁木真让部队停下来休息，同时清点人数。他发现在昨天下午的激战中，己方伤亡几百人，窝阔台、博尔木、博尔忽三人失踪。

铁木真非常着急，忙派人分头去找寻，大部队就地休息等待，同时派小股部队警戒，防敌突袭。

正当他们在焦急等待时，博尔术首先回来了。昨天下午反攻时，他与博尔忽、窝阔台一起杀入敌阵，左劈右砍，被敌包围，后与博尔忽、窝阔台失去联系。他的战马被敌射倒，只身杀出重围，抢了一匹马，追赶大部队。

博尔术回营后不久，博尔忽与窝阔台合骑一匹马赶了上来。原来，昨天下午反冲锋时，窝阔台被敌射中脖颈从马上跌下，博尔忽将他抱到一个僻静处，给窝阔台吸毒血，然后包扎伤口，歇息了一夜，天亮后二人才骑马追赶大部队。

铁木真见两员爱将和爱子归队，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吃饭休息，然后继续行军。

现在，铁木真不可能返回克鲁伦河上游的老根据地了。他只有离王罕、札木合等人越远才越安全。他只能向东或向东北方向转移，那里已没有敌人，因为塔塔儿部已被彻底征服，翁吉剌部已经归附于他。而且，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美，便于休整人马。

铁木真率部沿着乌尔浑河、失连真河往东北进军，转移到呼伦贝尔湖的答兰捏木儿格思之地。他们去年曾在这一带击败塔塔儿四部联军，对该地地形很熟悉。

就在这个时候，塔儿兀惕部的合答安答勒都儿罕前来投奔铁木真，向他报告克烈部人西撤的消息。

铁木真的部将和人马失散严重，现有兵力太弱，不敢在答兰捏木儿格思久留，兵分两路，继续撤退。铁木真自率 2300 人，沿合勒合（今哈拉哈河）西侧前进；术赤台、畏答儿率 2300 人沿合勒合东侧撤退。途中，畏答儿伤口崩发，不治而亡。铁木真获悉畏答儿牺牲，悲痛欲绝，下令全军停止前进，为他默哀，然后将其遗体葬在合勒合河畔的斡儿纳而山中（今鄂尔多山）。

铁木真率部继续撤退。他决定把部队开到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

一带。3 年前，他曾带兵在捕鱼儿海子一带设伏，大败合答斤、山只昆、塔塔儿、朵儿边等部联军。他知道这里有树林、草地和湖泊、河流，是个休养生息、医治创伤的世外桃源。他向将士们许诺，到达捕鱼儿海子地区后就不再撤退了，一定要让大家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铁木真和他的部下最后到达捕鱼儿海子东部的董哥泽和脱儿合·豁罗罕小河畔，安营扎寨，进行休整。

附近的翁吉剌人对铁木真部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送来牛羊肉和酒，慰劳他们的女婿和早已臣服的可汗。他们还为铁木真补充了急需的战马，并选送一批健儿参加了铁木真的部队。

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铁木真开始恢复元气。战马长肥了，受伤的士兵已经养好伤。部队一边休整，一边加紧军事训练，士气又高涨起来。铁木真看到从老根据地带出来的几千人马，逐渐走出合兰真之战（即合兰真沙陀之战）的阴影，心里特别振奋。他开始策划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即用政治攻势，拆散以王罕为中心的联盟，然后伺机行事。

铁木真挑选能言善辩、记忆超人的阿儿孩·合撒儿、速格该·者温前往王罕的营地，一一列举自己对王罕、札木合、阿勒坛、桑昆等人的恩德，历数他们的背盟行为。

阿儿孩·合撒儿、速格该·者温二人不辱使命，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首先说得王罕发誓永远不对铁木真怀恶意，同意讲和。

不过，札木合、桑昆、阿勒坛、答里台、忽察儿等人虽被铁木真的使者说得哑口无言，却不赞成王罕与铁木真讲和。桑昆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岂能与铁木真讲和？如果他战胜了，我们的兀鲁思就是他的；如果我们战胜了，他的兀鲁思就是我们的。我们应该高举战旗，喂饱战马，马上向铁木真进军！”

完成使命后，阿儿孩·合撒儿先回去禀报铁木真。速格该·者温因家眷住在克烈部，即留在王罕营中小住。

速格该·者温见王罕等人分为两派，内部意见不统一，便策动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人发动政变，推翻王罕，自己当可汗，谁也不依附。但札木合等人尚未动手，王罕事先得报，派兵讨伐他们，把他们的营地洗劫一空。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人仓皇西逃，投奔乃蛮部首领太阳汗。铁木真的叔父答里台率一个尼伦部落及克烈部的撒合亦惕氏、嫩真氏东逃，投奔铁木真。

现在，以王罕为首的反铁木真同盟，在铁木真的攻心战中土崩瓦解，只剩下王罕父子二人，即使父子二人意见也不统一，一个主和，一个主战。

阿儿孩·合撒儿从王罕的营地折折温都儿山返回答兰捏木儿格思的董哥泽，向铁木真报告了王罕父子的不同态度。

铁木真知道王罕已经年老体迈，约束不了桑昆的行动。他担心桑昆再次倾巢出动偷袭自己的营地，便放弃捕鱼儿海子的营地，向北撤退，到达班朱尼湖（又作“巴勒渚勒”、“巴泐渚纳”湖），建立新的营地。

班朱尼湖地区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当时为干旱季节，湖中干涸无水，铁木真和他的部下被迫从泥沙中挤水解渴。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的部下仍忠实地跟随他，没有人愿意离他而去。

据史籍记载，当时跟随铁木真的忠诚部将有 19 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将领包括术赤台、塔海·拔都儿、速不台、速不台的父亲哈班、哥哥忽鲁浑、阿术鲁、镇海、耶律阿海及其弟秃花、雪里坚那颜。

当铁木真率部在班朱尼湖艰苦磨练时，他的二弟合撒儿历尽艰辛，赶来与他们汇合。原来他的营地也遭王罕部袭击，妻子和儿女全部被俘，他与几名亲信逃出重围，一路上饥渴劳累，越过荒山野岭，寻找铁木真的队伍。当他见到自己的兄长时，他与他的亲信个个面黄肌瘦，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铁木真的部将和人马先后遭到王罕、桑昆的军队进攻，被各个击破打散。铁木真带着大本营的人马东撤后，他们一时与铁木真联系不上，在蒙古草原上四处流散。铁木真一直惦记着未来得及通知带走的那些部将和百姓。

合撒儿的到来，给在苦难中度日的铁木真和其他战友带来无比的快乐。他们专门为合撒儿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大家吃着马肉，诉说离别后的战斗经历，非常激动。最后，铁木真与诸将同饮班朱尼湖的浑水，对天起誓：

“我今后一定与诸将士同甘共苦，共创大业。若违背誓言，有如这浑浊之湖水！”

19 位将领深受感动，以湖水当酒，连饮三碗。他们决心跟随铁木真打天下，英勇顽强，消灭顽敌！

随着雨季的来临，班朱尼湖地区又成了良好的休养基地。铁木真和他的部下又看到了希望。

铁木真此时开始深思如何对待王罕父子。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义父义子安答之关系已经不存在，现在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了。他与诸将商议，决定像征服泰赤乌部一样，消灭王罕父子及其军队，彻底征服克烈部。

铁木真派出精干人员西进，招集被打散的部将和人马，积极准备进攻王罕父子。

首先前来投奔铁木真的人是他的叔父答里台。这位老叔不仅给贤侄带来了尼伦部、克烈部的兵马，而且给他带来了关于王罕内部分裂的消息。这都是铁木真所急需的。他没有怪罪答里台出走，而是急切地向他打听王罕那边的情况。

亦乞剌思人孛秃带着 30 匹马投奔铁木真。孛秃善骑射，正是铁木真需要的人才。他还看上了铁木真的小妹帖木伦，成了铁木真的妹夫。

花剌子模商人哈散纳（又叫阿三）骑着白骆驼，赶着一千多只羯羊，从汪古部顺额尔古纳河而下，欲往外贝加尔湖森林，与那里的猎人交换貂皮、松鼠皮。途经班朱尼湖时，他与铁木真相遇。他为铁木真及其部下的战斗精神所感动，决定弃商从军。后来，哈散纳成为西征的功臣。

随后，木华黎、赤老温、术赤、帖木格、别勒古台、察合台等人，在铁木真派去的人带领下，先后辗转来到班朱尼湖地区。他们带来不少人马，壮大了铁木真的军事力量。

铁木真现在又是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将广如云。他认为反攻王罕、桑昆的时机成熟了。

他与诸将商议，决定以合撒儿诈降，全体出动，偷袭王罕、桑昆的

大本营，聚而歼之。

当时，合撒儿的妻子和儿女被王罕的军队抓走，扣在克烈部军中。

合撒儿按照诸将和铁木真议定的计划，先派自己手下的两名干将哈柳答儿（又作合里兀答儿）、察兀儿罕（又作抄儿寒），先去王罕军中通报，说合撒儿想念妻儿，欲归附王罕，使王罕放松警惕。铁木真与诸将率大军随后进军。

哈柳答儿、察兀儿罕临行前，合撒儿嘱咐他们，见了王罕，就照他的口气说：

“父汗，我四处寻找我的兄长铁木真，但找遍了草原和森林，也不见他的踪影；我到处呼唤他，也不见他答应。我四处流浪，天当房子地当床，吃尽苦头。我的妻儿尚在父汗处，令我时刻挂念。如果父汗念及前劳，并作出保证，我愿归附您，与全家人忠诚地侍奉您！”

同时约定，他们完成使命后，即返回克鲁伦河下游的阿儿合勒苟吉，与大军汇合。

两位密使出发后不久，铁木真下令全军离开班朱尼湖，为掩人耳目，分成数路人马，悄悄地向克鲁伦河谷下游的阿儿合勒苟吉集结，等候密使诈降的结果。

哈柳答儿、察兀儿罕顺利地到达王罕的营地。当时，王罕、桑昆率克烈部军队的主力驻扎在折折温都儿山的折儿合卜赤孩峡谷。二人见了王罕，即把合撒儿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王罕本来就坚持同铁木真讲和，反对与铁木真开战，故对二位使者的话深信不疑，而且非常热情地邀请合撒儿来克烈部与家人团聚。他对两位使者说：

“你们二位替我带话给合撒儿，叫他快来，不要有什么顾虑。我派亦秃儿坚代我去迎接他，叫他完全放心。”

桑昆自打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企图发动政变失败后权力被削弱，势单力孤，不像最初那样干劲冲天了。他对老父的做法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王罕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咬破手指头，滴了几滴血在牛角中，命亦秃儿坚把牛角带给合撒儿。

王罕盛情地款待了哈柳答儿、察兀儿罕，随后命亦秃儿坚带上牛角和烤牛肉，随同他们去迎接合撒儿。

哈柳答儿、察兀儿罕带亦秃儿坚，径直奔阿儿合勒苟吉而来。

当他们接近阿儿合勒苟吉时，亦秃儿坚忽然看见了不远处铁木真的大旗。他知道有诈，急忙勒转马头往回跑。哈柳答儿急忙追赶，拦住亦秃儿坚的去路。与此同时，察兀儿罕从后放箭，射中亦秀儿坚的坐骑。马中箭，疼痛难忍，乱蹦乱跳，将亦秃儿坚掀下马背。哈柳答儿、察兀儿罕一齐扑上来，擒住亦秃儿坚，将其押到铁本真面前。铁木真叫他们把俘虏带下去，由合撒儿处理。合撒儿二话没说，即将亦秃儿坚斩首。

哈柳答儿、察兀儿罕向铁木真和诸将详细汇报了王罕父子的情况：王罕父子以为铁木真落荒而逃，下落不明，毫无防备，可马上进行突袭。

铁木真针对王罕父子率克烈部主力驻扎在一个山谷里的地形特点，决定对敌实施围歼战术：由术赤台、阿儿孩率先遣队火速进军，分别率部堵住峡谷两头；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率部赶到山脚下，

骑兵变步兵，登上峡谷两侧高地，防敌越山而逃；铁木真与合撒儿、别勒古台、帖木格、者勒蔑、速不台等人，率主力跟进。他们决心把折儿合卜赤孩峡谷围得像铁桶一样，不使一人漏网。

王罕父子一点也没有料到，被他们在合兰真之战杀得大败而东逃的铁木真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到了秋天就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突然开始反攻。他们正与诸将在王帐里大摆酒宴，歌舞升平。他们正等着合撒儿前来投靠。

哈柳答儿、察兀儿罕在前面带路，各部依次跟进，连夜急行军，从克鲁伦河畔的阿儿合勒苟吉扑向折折温都儿山。此时已是 1203 年的深秋，漠北的夜晚凉气袭人，但全体将士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和必胜的信念，热血沸腾，快马加鞭赶路，一点也不觉深秋夜凉。

铁木真的部队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即到达折折温都儿山前。诸将按照预定作战计划，率领各自的部队悄悄接近折儿合卜赤孩峡谷，依次占领各自的进攻阵地。

王罕、桑昆和他们的部下在睡梦中突然陷入铁木真铜墙铁壁式的包围圈中。

至此，铁木真成功地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隐蔽接近，突然包围。否则，这些骑在马背上的敌人在你的大部队到达之前，即逃之夭夭，让你扑个空。

现在，铁木真传令部下，抓紧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在各自的阵地上吃点东西，好好休息，天亮后即同时开始进攻。

凌晨，当克烈部人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醒来时，铁木真的将士即从预先占领的阵地中杀出来。

王罕父子及诸将尚带醉意，仓促应战。他们观察到，铁木真的部队从四面八方杀过来，整个峡谷杀声震天，知道已陷入铁木真布下的包围圈，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们传令部下，只有拚死拚命，才能保住克烈部人的根基。

克烈部人抱着鱼死网破的心理，拚死抵抗；蒙古人恨克烈部人春天大规模偷袭，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现在要以牙还牙，让克烈部人遭受灭顶之灾，将其团团围住，猛烈进攻。

铁木真为确保全歼克烈部人的主力部队，同时命令诸将在进攻开始后，必须在各自的阵地留下观察哨和预备队，互相支援，防敌突围。

激战持续了三天三夜，克烈部人伤亡惨重，疲惫不堪，突围无望，余部纷纷缴械投降。王罕、桑昆带着几名亲信，在合答吉指挥的只儿斤氏突击队掩护下，乘夜色逃脱。

战斗终于结束了。铁木真下令打扫战场，掩埋死者，救助伤者，清点俘虏，收缴各种战利品。

合答吉率部向铁木真投降。铁木真知道合答吉，上次在合兰真之战中，王罕即派他带由只儿斤氏组成的第 1 梯队出战。他有感于合答吉的勇敢和忠诚，饶他不死，并任命他为百户长。

铁木真开始奖赏有功的部下。他首先奖赏巴歹和乞失里黑，因为他们在克烈部人偷袭前，冒着生命危险连夜给铁木真送来情报，使铁木真得以及时转移。他们两人得到的奖品，为王罕的金帐及帐内一切物品，包括金制酒具器皿，还有王罕的所有仆人。此外，他们还得到三项特权：

一是可以拥有带弓箭的卫队，可以带兵器赴王室宴会；二是在王室宴会上可自斟自酌，不受约束；三是战时可以随意获取战利品，打猎时可任意挑选猎物。巴歹和乞失里黑感激得五体投地。

畏答儿在合兰真之战中一马当先，英勇杀敌，光荣负伤，后在撤退中牺牲。铁木真赏给畏答儿的妻儿 100 名只儿斤部勇士，作为他们的世袭奴隶。

战后，铁木真分兵招降了克烈部所属各个氏族，连同在折儿合卜赤孩峡谷俘获的克烈部战俘，一并赏赐给了各位有功的将士。

铁木真把这种赏赐政策当作加强汗权、笼络部将、鼓励将士杀敌立功的有效手段，同时把被征服的部族融入蒙古族，利于控制。

铁木真对待克烈部的战俘和平民百姓，就像对待泰赤乌部一样，采取宽厚仁慈的态度。许多克烈部人后来在蒙古国的军事和政治机构中担任重要官职。

在分享战利品时，铁木真最初将札合敢不的长女亦巴合公主纳为妃子，因与其同寝时做噩梦，后将其赏赐给术赤台将军，并外加金帐及帐内什物和 100 名年轻的仆人。术赤台又惊又喜，对可汗感激不尽。

铁木真的幼子拖雷将札合敢不的二女儿莎儿合塔尼公主娶作妻子。

至此，克烈部已被彻底征服。铁木真在统一漠北的战争中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王罕、桑昆虽然逃出了折儿合卜赤孩峡谷，但是没有逃脱死亡。王军跑到乃蛮部，被该部边防军当作间谍斩杀。桑昆从乃蛮部逃到西夏，后辗转至吐蕃部，最后被畏兀儿的地方酋长杀死。

6 乃蛮部灰飞烟灭

1204 年初夏，铁木真在征服了强大的克烈部后，挥师继续西进，在杭爱山一举歼灭乃蛮部军队，杀死太阳汗，征服乃蛮部。

这场决战是由乃蛮部的首领太阳汗最先挑起来的。

王罕逃出折儿合卜赤孩峡谷后，开始往西逃。他只能往西逃，因为草原东部已是铁木真的天下。他一路上直埋怨儿子和札木合那一帮人。如果不是他们一意孤行，对铁木真发动战争，害得这位贤能的义子一个劲地往东逃，也就不至于害得自己拚命地往西逃。他一直主张讲和联合，可如今事已至此，一切都无法挽回，只有快马加鞭，赶快逃命。

当王罕一行逃到克烈部与乃蛮部交界的涅坤乌柳河河畔时，他正渴得嗓子冒烟，便翻身下马，走近河边，用双手捧起清凉的河水大口大口地喝，把水浇在脸上，洗去一路奔波的汗水和尘土。

这时，河对岸的乃蛮部哨所守将豁里速别赤发现了王罕一行。他带着小分队冲过来，试图盘查他们。

桑昆首先看到了乃蛮人，连忙叫他父亲快跑。他手脚麻利，带人骑马先跑了。王罕年老体迈，又劳累过度，刚刚爬上河岸，只见豁里速别赤已飞快地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王罕急忙表明自己的身份，但豁里速别赤见桑昆等人逃之夭夭，又见王军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根本不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克烈部首领，倒怀疑他们要么是一伙劫匪，要么是克烈部的奸细，不由分说，一刀就把王罕结果了。

不过，此事被逐级上报，最后传到太阳汗的耳朵里。太阳汗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人敢冒充王罕？几年前，王罕与铁木真联合出兵，把他的弟弟不亦鲁黑汗打了个落花流水，还击败他的猛将可克薛兀撒卜勒黑，今日怎么可能成为自己边关小将的刀下鬼？

太阳汗急忙与宠妃古儿别速商议。古儿别速本是太阳汗的父亲亦难赤汗的年轻妃子，妖艳娇媚，且才智过人。亦难赤汗死后，太阳汗继承乃蛮部的汗位，同时继承其父的妃子。古儿别速又成了太阳汗的宠妃，常常为他出谋划策，干预政事。她对太阳汗说：“王罕乃克烈部之大汗。马上取来死者的首级，如果真是王罕的首级，我们应该祭奠他。”

王罕的首级很快被送到汗帐中，有人马上就认出是老王罕。太阳汗和古儿别速即令人将王罕首级盛于盒中，置于帐中大白毡上，命乐师奏哀乐，亲自把酒祭祀。

据说，当太阳汗和古儿别速带着乃蛮部的文武大员祭拜时，王罕之头竟然出现笑容。太阳汗一看，认为死去的王罕竟能面带微笑，是一种不祥之兆，便将其头颅扔在地上，一脚踏碎。

这时，与王罕在战场上交过锋的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在场，见状大惊，说道：

“可汗，怎么能踏碎死者的头颅呢！你听，外面忽然群狗狂叫。这是大难临头的征兆，亡无日矣！”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在东部草原上，不久前发生了一场大战，铁木真消灭了克烈部军队，该部首领王罕与他的儿子桑昆逃出重围，正向我们边境逃来。

王罕落到如此下场，他们开始怀疑他可能吃了大败仗，但没想到是铁木真打败了王罕。他们从早先投奔过来的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人那儿得知，王罕已大败铁木真，将其部将和百姓打得四散逃命，铁木真不停地东逃，躲到草原最东边的森林里去了。

太阳汗闻报，隐隐约约感到铁木真马上就要率兵打到乃蛮部境内来。他知道铁木真及其部将的厉害，几年前的交战情景还历历在目。他对众人说：“天上可以有太阳、月亮高照，但地上只能有一个君王，一山容不得二虎。我们应及早采取对策！”

古儿别速劝太阳汗不要紧张：“蒙古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他们浑身都是膻味，衣服油污，我们打他们干什么？倒是可抓些略微长得清秀些的蒙古女子来，给我乃蛮勇士做女奴，先教她们学会洗手洗脚，然后干些挤羊奶、牛奶的差事。”

不过，太阳汗决心已定：先下手为强，联合汪古部出兵，两面夹击，一举击败铁木真！他对众人说：“我要亲自带兵杀入蒙古人的地盘，不仅要把那漂亮的蒙古女人抓来，而且要把野蛮的蒙古男人的弓箭统统缴获过来！”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是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反对首先开战。他认为太阳汗懦弱无能，只会放鹰狩猎，与众妃行乐，不可御驾亲征。

但是，太阳汗不理老将军那一套，当即派密使卓忽难（又作月忽难）前往汪古部，动员该部联合出兵攻打铁木真。

江古部又称白达达、白鞑靼，与乃蛮部同属突厥语族，生活在大漠南面的阴山地区，先后依附辽、金，接受辽、金官职，镇守边关。

此时，汪古部的首领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又作阿剌忽失的斤忽里、阿剌忽石帖勤忽里）。按说他应该支持太阳汗，因为他的部落与太阳汗的部落属近亲。

不过，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是一位非常理智的首领。他知道，铁木真能够征服塔塔儿部和克烈部，兵多将广，最终必定完成霸业。即使乃蛮部与汪古部合力攻击，也未必能打败铁木真，弄不好引火烧身，玩火自焚。他决定倒向铁木真一边。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拒绝了太阳汗的建议，把他的使者打发走后，即派自己的亲信脱儿必答失（又作朵儿必塔失）去见铁木真，把太阳汗的计划全部告诉了他：

“太阳汗可能要进攻你们，你们要小心。他还扬言要把你们的弓箭全部缴获过来。他派使者来约我做他的右手，与他共同夹击你们。我已拒绝了他的建议，请你们多加防范！”

此时正值 1204 年春天，铁木真与诸将正在帖麦该川的原野（又作帖蔑延·客额儿秃勒勤扯兀惕、帖蔑格秃勒古勒主惕）进行大规模的春季狩猎。

铁木真得到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汗的警报后，停止狩猎活动，与诸将商量如何对付太阳汗可能发动的进攻。

铁木真在征服克烈部后，把蒙古人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乃蛮部的东部边界。他曾与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等人议论过，下一步将把进攻矛头指向西部的乃蛮部。他们知道，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人投靠了太阳汗，他们不会甘心失败。即使他们不进攻乃蛮部，札木合一伙也

会煽动太阳汗来进攻他们的。与乃蛮部的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大多数将领认为现在正是春季，所有战马饿得皮包骨头，如果马上发动进攻，恐不利，最好在秋高马肥时再发动对乃蛮人的战争。

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和帖木格主张就趁草少马瘦时发动进攻，绝不能向乃蛮人示弱。他们相信，肯定能打败乃蛮军队，并能缴获其物资和牲畜补充自己的损失。

铁木真非常欣赏两位弟弟的勇气，也同意诸将的分析。他最后做出几项决定：

一、向西部边界增派侦察小分队，加强警戒，同时加强情报工作，防止太阳汗突然发动进攻；

二、全军集结在客勒帖该合答山进行改编和整顿，建立千户制和护卫军，即将所有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统一编组，委派各级将领担任十户长、百户长和千户长；任命六名亲信那可儿担任扯儿必（一种官职），管理宫帐事务；设 80 名宿卫、70 名散班，从千户官、百户官和自由民的子弟中挑选 1000 名勇士组成护卫军，由阿儿孩·合撒儿指挥；

三、如果太阳汗不提前主动进攻，就等到初夏时节，草原上草长，马儿稍壮时，开始主动进攻乃蛮部，在此之前，各千户必须加强军事训练。

在铁木真做出的决定中，其中建立千户制和护卫军，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做，使自由散慢、各自为战的蒙古骑兵变成一支高度集中、高度机动、纪律严明、忠诚可靠的正规军队。

短暂的春天很快就过去。随着 1204 年的第一场春雨降临漠北，枯黄的草原开始转绿。随着初夏的来临，草原上已是绿草茵茵。熬过了一个寒冬的马群、牛群、羊群在这片草原上尽情地吃草，补充寒冬消耗的脂肪和能量。

太阳汗的战马经过一个寒冬的消耗，一点也不比铁木真的战马肥壮。尽管他早就打算先发制人，进攻铁木真，但是他也得等到雨季来临，草原变绿，战马恢复体力后，才能发动战争。

双方几乎同时向对方开始进军，相遇于杭爱山。

1204 年 4 月 16 日，铁木真在客勒帖该合答山下的哈拉哈河畔举行了庄严的出征祭旗仪式。一面苏力得战旗插在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乐队击鼓吹号，铁木真双手捧金剑，对着旗帜跪拜。全体将士凝视着旗上的九角狼牙和白色的牦牛尾，充满必胜的信心。

祭旗仪式结束后，铁木真派哲别、忽必来率先遣队开路，自率大军跟进。他们穿过克鲁伦河上游，向西进入原克烈部居住的土兀剌河流域，然后继续西进，进入鄂尔浑河流域和杭爱山东段，顺利地推进到乃蛮东部边境的撒阿里草原。

太阳汗未能说服汪古部参战，曾一度气馁。不过，他现在并不觉得自己势单力孤，因为铁木真在东部草原上的一些对手带着残兵败将投靠了他，为他出谋划策，给他打气。他们去年借王罕的克烈部军队未能消灭铁木真，这次决心借太阳汗强大的乃蛮部军队与他再决高低。这些人主要有札答兰部的札木合、篾儿乞部的脱里脱父子、克烈部的阿邻太石、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还包括朵儿边、塔塔儿、合答斤、山只昆等

部的残部。他们一起为太阳汗壮胆助威，太阳汗自觉稳操胜券。

当铁木真的军队推进到撒阿里草原时，太阳汗亲率乃蛮大军越过阿尔泰山，前进到杭爱山山区，安营扎寨。

双方几乎同时向各自的前方派出了搜索小分队。

在一次搜索小分队之间的接哨战中，乃蛮人捕获一匹铁木真的士兵骑的战马。这是一匹浅褐色的瘦马，乃蛮军以为铁木真的所有战马都疲惫瘦弱，不免暗自庆幸。

现在，铁木真的部队与太阳汗的军队逐渐靠近，两军对垒。

铁木真的部将朵歹扯儿建议实施疑兵之计，迷惑太阳汗，给乃蛮军制造混乱，然后乘乱进攻厮杀。他对铁木真说：

“我军在数量上居劣势，且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不宜马上投入战斗。我军应在撒阿里原野扎营，稍事歇息，待人马体力恢复，再战不迟。我军白天宜散开队形，并多立假人于原野上；夜里，每人点燃五处篝火。这样给乃蛮人造成我军人马势众的假象。太阳汗性格懦弱，久居深帐，未曾经历过战阵，见我军人多势众，肯定不敢马上进攻我军。我军正好抓紧休息，恢复体力，喂饱战马。然后，我军可先击溃其一线部队，给太阳汗的大营制造惊惶混乱。我军乘其混乱全线进攻。直取其中军大营，挥舞大刀，任意砍杀。这样，我军可大破乃蛮军。”

铁木真与其他将领认为朵歹扯儿的主意真是破敌的妙计。对蒙古军队来说，现在不宜马上与敌交战，而应想办法避免与敌交战，最好的办法是用疑兵之计，阻敌提早发动进攻，眼下最要紧的是抓紧战前短暂的时间，休整人马，恢复体力，准备战斗。铁木真下令依计行事，迷惑敌军。

当夜幕降临时，乃蛮军的警戒部队从杭爱山上惊恐地发现，远处的撒阿里原野燃起无数堆篝火，多于天上的繁星。他们立即向太阳汗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

太阳汗怀疑蒙古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撒阿里原野，兵力开始增加。他主张实施战略退却，引诱铁木真的部队追击，待其追得人困马乏时，转入反攻，击败蒙古军。

太阳汗的战略构想也许是制敌的妙计，但是，他的儿子屈出律（又作古出鲁克）和部将豁里速别赤对撤退的计划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太阳汗深居宫中，未经战阵，懦弱畏缩。

豁里速别赤当面挖苦太阳汗：“早知可汗如此怯懦，还不如让古儿别速妃来统帅大军！”

太阳汗恼羞成怒，决心豁出去，与铁木真决一死战。他对诸将说：“生死劳逸，命中注定。今日，我军只有拚死一战，没有退路，望诸将奋勇杀敌立功！”

次日，太阳汗命令部队渡过鄂尔浑河，推进到杭爱山东段的纳忽山岭，把中军指挥部设在纳忽山岭，然后派出几路人马深入察乞儿马兀惕（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逼近铁木真的军队。

铁木真的人马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整，体力恢复，士气大振。铁木真命令哲别和忽必来指挥先头部队，勇猛冲击，打垮了太阳汗作试探性进攻的几路人马，迫使他们撤出察乞儿马兀惕。

铁木真知道太阳汗已率大军越过杭爱山主峰，进抵杭爱山东段，准

备对自己发动大规模进攻。他知道大战马上就要爆发。

铁木真决心主动进攻，夺取战场主动权。他把所有部队编成进攻梯队，准备战斗。他自率先头突击部队，令其大弟合撒儿指挥中军，小弟帖木格率预备队殿后，依次向纳忽山岭逼近。

铁木真与诸将约定，这次进攻乃蛮军队，将采取“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的战术原则。也就是说，自始至终，必须向敌阵前后派出精骑哨马，侦察敌军动静虚实，并及时回报大军；全军分进合击，机动灵活，从四面八方对敌进行包围；先头突击部队轮番冲击敌阵，像用凿子攻木一样，从敌阵一点实施突破，达成突破后，长驱直入，直取敌军中军，全面冲垮敌军队形，里应外合，进行剿杀。

铁木真这次运用的新战术确实势不可挡。太阳汗的将士马上就领略到了这种战术的厉害。

太阳汗把全军部署在纳忽山岭，准备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对敌实施俯射俯冲。

不过，这时，反复无常的札木合，就像上次在合兰真之战前给王罕、桑昆帮倒忙一样，给太阳汗帮倒忙。当蒙古军队排成进攻队形浩浩荡荡地冲杀过来时，他在本来就软弱动摇的太阳汗面前，极尽夸张之能事，逞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据蒙古史诗记载，太阳汗看到铁木真的先头突击部队向山前逼进，便问札木合：

彼驱我前锋兵将，
有如群狼之驱群羊，
直逼牢圈栅栏，
是何等之人耶？

札木合好像站在铁木真一边一样，洋洋得意地答道：

此我铁木真安答兮，
所养凶猛之四狗。
平日系之索链兮，
战时喂之以人肉。
此四狗之为状兮，
凶猛顽强无敌手。
额为青铜额兮，
口为铁凿口。
舌如锥样尖兮，
心是铁铸就。
马鞭利如剑兮，
所向风云吼。
渴饮白露可度日兮，
奔驭狂风任自由。
争战厮杀是其喜兮，
生吞活剥食敌肉。

此时各脱所系链兮，
馋涎已滴顺嘴流。
者（哲）别、忽必来已催马至兮，
速别额台（速不台）、者勒篾（蔑）不落后。
欲知彼等何许人兮，
此乃铁木真之四狗。

札木合把铁木真的四路先锋形容为对主人忠心耿耿的家狗，对敌人生吞活剥的疯狗，结果使太阳汗不禁毛骨悚然。太阳汗下令一线部队收缩防线，放弃山前阵地，避开铁木真像疯狗一样吃人肉的四路先锋。

铁木真见太阳汗的部队放弃山前阵地，缩短防线，正好有利于己方包围，便下令全军散开队形，把纳忽山岭团团围住。

太阳汗忽然发现，有几路蒙古军绕向山后，似欲进行包围，便又问在旁观察的札木合：

彼有如晨放之驹也，
似已咂其母乳而绕其母而戏也。
彼狂奔扬尘而至者，
是何等之辈也焉？

札木合在合兰真之战前见过当时给铁木真打头阵的兀鲁兀惕和忙忽惕氏军，应声答道：

此乃兀鲁兀惕之人也，
忙忽惕之民也。
彼驱手持刀枪之武士，
似驱猎物于林也。
彼夺武士带血之刀枪，
骑于武士之身也。
既骑武士之脊背，
即手刃武士之颈也。
既杀持械之武士，
复掠其资财以奔也！

札木合如此夸张形容，使太阳汗放弃了俯射山脚下敌军的机会。此时，铁木真的部队进抵纳忽山山脚下，将不得不实施仰攻，正好是乃蛮军组织弓箭手俯射的有利时机。但是，太阳汗听了札木合的话，心虚，下令全军继续往山上撤退。

当乃蛮军撤到半山腰时，太阳汗停下来又问札木合：

继彼等之后，
为饿鹰之捕食而来者，
是谁人也？

太阳汗未曾见过铁木真，初次照面不相识。札木合又得意地答道：

此乃我安答铁木真也，
其身乃生铜所铸也，
刺之以锥亦不可入也；
其体乃熟铁锻成也，
刺之以针亦不可进也。
太阳汗见状，下令继续往山上撤。

现在，太阳汗不仅错过了居高临下俯射杀伤敌军的机会，而且错过了继俯射之后俯冲击溃敌军的又一有利时机。越往山上撤，地域越来越窄，数万人马将无法施展开来。

如果太阳汗是位经历过实战、有丰富经验的军事首领，也许就会把札木合的话当作一派胡言，不为所动，甚至以造谣惑众、动摇军心之罪，把札木合抓起来，当作铁木真派来的奸细斩首示众。

但是，太阳汗不是那样的统帅，根本没有那样做。他还是边撤边问：

继彼之后，那急奔而来之将又是何人也？

这时，铁木真的先头突击部队已经散开，对纳忽山岭构成包围态势。他们开始登山。

随后，合撒儿指挥中军赶到，继续加固对山上乃蛮军的包围。帖木格率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扩大战果。

札木合看到了合撒儿，对太阳汗说：

此乃诃额仑之一子，
诃额仑养之以人肉焉。
其人也，
身高三尺许，
顿餐三岁牛。
披挂三重甲，
力过三牦牛。
整吞带弓人，
尚不足胃口。
方其盛怒时，
开弓射敌酋。
箭发隔山外，
十数人命休。
大弓箭飞九百寻，
力大自非寻常人。
雄壮慓悍如大蟒，
拙赤·合撒儿是其名！

太阳汗听得心惊肉跳，带着中军继续撤退，一直撤到山顶。

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和部将豁里速别赤，昨天还讥笑太阳汗懦弱无

能，蔑视铁木真的军队，今天听了札木合添油加醋的描绘，亲眼看到蒙古大军分合进退，井然有序，布阵森严壁垒，昨天的狂妄气焰便无影无踪了，开始畏惧起来，不提决不后退的豪言壮语，而是随太阳汗一退再退，直到山顶无路可退。他们正像太阳汗一样，和平日子过得太久，未尝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实战。

铁木真的先头突击部队纷纷登山，在日落前进山，与已如惊弓之鸟的乃蛮军进行了短暂的接哨战，杀伤敌军无数。

眼看着夕阳西下，夜幕就要降临，铁木真命令合撒儿把中军散开，重点把守山谷、山口和山路口，加强警戒，防敌夜间突围，同时命令已经进山的各路突击部队就地坚守，加强夜间监视，防敌反扑，待明日再战。

对太阳汗和他的部下来说，虽然失去了俯射俯冲的有利时机，但是，现在还有组织突围的最后机会。只要把部队编组成若干路，同时从几个方向突围，并集中兵力在 1～2 个方向突击，就有可能杀出重围，减少部队的损失。

但是，太阳汗和他的将领并没有统一指挥突围，似乎在坐以待毙。部队犹如惊弓之鸟，已成乌合之众。夜里，各部各自逃命，东奔西突，结果互相践踏，许多人马从山上滚落悬崖，摔死摔伤，不计其数。大部队突围失败。

铁木真的先头突击部队，尤其是已经进山的部队，坚守山谷和路口，与企图突围的乃蛮军队展开激战，阻其突围。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晨，铁木真命令合撒儿带来的中军和帖木格指挥的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这两支部队分别担任封锁包围圈和预备队的任务，一直未与敌接战，且昨夜养精蓄锐，是两支生力军。铁木真让他们代替已经疲惫不堪、伤亡较多的先头突击部队，担任今天的主攻任务，全线出击。

蒙古生力军杀声震天，从四面八方杀向龟缩在山腰以上的乃蛮军队。

乃蛮军经过一夜的瞎折腾，弄得死的死，伤的伤，其余人都累得精疲力尽。突围失败后，他们像其首领太阳汗一样，完全丧失了信心。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他们已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除少数小股部队拚死抵抗外，大多数士兵纷纷缴械投降。

铁木真身先士卒，指挥蒙古军队逐渐缩小包围圈，从山腰向山峰推进。

太阳汗被蒙古士兵射成重伤，躺在主峰阵地上，已不能动弹。豁里速别赤与其他几位将领鼓励他振作起来，再次指挥战斗，作最后的拚搏，但无济于事。

豁里速别赤最后只好对他大声吼道：“ 可汗，快起来！你的妻妾，特别是古儿别速，正盛妆艳抹，等着你凯旋而归哩！她们也希望你率军拚杀！ ”

但是，太阳汗伤势太重，即使妖艳动人的古儿别速也不能唤起他。

此时，屈出律、札木合等人已不知去向。豁里速别赤对在场的其他将领和士兵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等当在可汗气绝之前，让他看着我们英勇战死。男儿应当战死疆场，死而无憾！”

说罢，豁里速别赤带着几百人冲下山去，发起自开战以来乃蛮军队最勇猛的一次进攻。

铁木真率部亲自迎击豁里速别赤发动的反攻。

豁里速别赤及其以下数百名将士全部战死，无一人活着当俘虏。

太阳汗也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纳忽山全部陷落，活着的乃蛮部将士全部成了铁木真的俘虏。

打扫完战场后，部队稍事休整，铁木真即催令部下翻过杭爱山，继续向西进军，直取太阳汗的老窝。

太阳汗留在后方的军队不堪一击，要么投降当俘虏，要么向阿尔泰山方向逃窜。

铁木真的部下在太阳汗的老巢缴获无数战利品。古儿别速也被当作战利品，押到铁木真面前。

铁木真在审问俘虏时得知，古儿别速妖艳无比，有倾国倾城之貌，且说过一番蔑视蒙古人的有名言论。他传令先头部队的将领，一定要活捉古儿别速，带来见他。

铁木真挖苦古儿别速：“你不是说我们蒙古人身上膻，衣服脏吗？今天怎么也来投降我了？”

然后，铁木真决定把古儿别速收作妃子。

铁木真的部下还抓到一名非常重要的俘虏，即太阳汗的掌玺大臣塔塔统阿。他是畏兀儿人，兼通畏兀儿文、汉语、女真语、蒙古语，后来为蒙古国创造蒙古畏兀儿文字，立下大功。

至此，乃蛮军队被消灭，只有屈出律、不亦鲁黑汗等人逃脱。

铁木真分派部队，招降乃蛮部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分赏给各位蒙军将领，分化瓦解乃蛮部，不留后患。

札答兰、合答斤、泰赤乌、山只昆、塔塔儿等部的残余势力见大势已去，也纷纷投降了铁木真。

现在，草原上最后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乃蛮部终于灰飞烟灭。从杭爱山以西至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广大草原和山地，成了蒙古人的牧场。

7 顽敌穷途末日

1204 年秋天，铁木真在征服了乃蛮部之后，分兵遣将，开始了追歼顽抗到底的残敌的战斗。

铁木真根据多年的经验知道，只要不将这些顽固的死对头消灭干净，就一天也不得安宁。这些顽固分子很有经验，滑得像泥鳅，多次逃脱打击。这次在纳忽山的战斗中，他们再次漏网。

最令铁木真不安的顽敌是他的老安答札木合。

札木合在纳忽山上把铁木真兄弟及其部下形容得可怕之极，把未经历过战阵的太阳汗吓得丧魂落魄，然后逃之夭夭，还派人给铁木真捎话：

> 我已极言汝军壮矣，
> 塔阳（太阳汗）为我言吓昏矣，
> 彼已登山免为阵矣，
> 官兵已无争战心矣，
> 我弃乃蛮扬长去矣，
> 安答勉之战必胜矣！

铁木真知道，这位安答并非真心实意帮助自己，而是见太阳汗无取胜之可能，而投机取巧。反正只要不把札木合捉拿归案，他就会到处煽风点火，搞联盟，挑起事端。

第二个顽敌是太阳汗的弟弟不亦鲁黑汗。

铁木真曾经两次在战场上与不亦鲁黑汗交锋，加上这一次已是第三次，每次都让他逃了。

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逃出了纳忽山战场，落荒而逃，一直跑到阿尔泰山，投奔了他的叔叔。

第三个顽敌是脱里脱。

脱里脱像札木合一样，哪里有反对铁木真的战争，哪里就有脱里脱父子的身影。

他带着儿子火都、赤剌温和大批篾儿乞人马，投靠太阳汗，本想借乃蛮部军队报仇雪恨，没料到太阳汗在战场上软弱无能，便乘铁木真封锁包围圈前，率部逃出了纳忽山战场。

铁木真派兵追击这些顽敌。兵分两路：一路追击屈出律，另一路追击脱里脱父子。

铁木真的部队在纳米儿河谷追上了屈出律。屈出律不战而逃，沿途吸收乃蛮部的残兵败将和平民百姓，逃到阿尔泰山南面的龙骨河河谷。

蒙古骑兵穷追不舍，追到龙骨河，将屈出律的队伍歼灭。但屈出律带着几名亲信，再次逃脱，翻过阿尔泰山，投奔不亦鲁黑汗去了。

与此同时，铁木真的另一支部队在合剌答勒忽札兀儿河上游咬住了脱里脱的军队。双方展开一场激战，脱里脱败北。他率部窜回撒阿里草原，但很快陷入蒙古追兵和后卫部队的包围圈中。蒙古骑兵俘虏了大批篾儿乞部的士兵和百姓。脱里脱父子带着少数亲信再次逃脱，越过阿尔泰山，也去投奔不亦鲁黑汗。

篾儿乞部豁阿思氏（又作兀花思）的族长答亦儿兀孙已经厌倦逃亡

和战争，逃到塔儿河后决定投降铁木真。他把自己长得天姿国色一般的女儿忽兰作为见面礼，献给铁木真。铁木真不战而得一美若天仙的处女做妾，便欣然接受豁阿思氏全族人的投降。忽兰后来深得铁木真的宠爱。

蒙军士兵还抓到脱里脱的儿子火都的两个小妾，即秃孩（或作该）和朵列格捏。铁木真把长得最漂亮的朵列格捏送给自己的儿子窝阔台。后来，朵列格捏当上皇后，生了定宗贵由。

铁木真下令将俘虏的大批篾儿乞人编入自己的军队，负责看守辎重。但是，这些骁勇善战、不甘屈服的篾儿乞人，等到蒙古作战部队一离开，便携带蒙军后勤物资逃跑了。

铁木真再次派兵追击，将他们包围起来，全部俘虏。为防止篾儿乞人再次造反，铁木真杀死了那些带头造反的贵族首领，然后将平民百姓和士兵当作奴隶分给蒙军将士，使篾儿乞人像克烈部人和乃蛮部人一样融入蒙古人中，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的部族。

1204 年冬天，铁木真的主力部队在追歼逃敌的战斗中，进军到阿尔泰山南麓。鉴于大雪封山，铁木真下令就地扎营越冬。

1205 年春，铁木真率军越过阿尔泰山，继续追击逃敌。他已经得到情报，屈出律和脱里脱一伙投奔了不亦鲁黑汗，驻扎在阿尔泰山以北的科布多河一带。

铁木真事先派出几支侦察小分队，化装成乃蛮部牧民，并由乃蛮部人做向导，隐蔽接近不亦鲁黑汗的营地，大军随后跟进。

铁木真的部队最后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不亦鲁黑汗，并活捉他本人，俘获了他全部的畜群和百姓。

不过，已如惊弓之鸟的屈出律和脱里脱父子极为警觉，再次从布伦托海的包围圈中漏网，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札木合逃出纳忽山战场后，札答兰部的士兵和百姓投降了铁木真。札木合带走的少数人在逃亡途中流散，最后跟随他逃到乃蛮境以北的傥鲁山（今唐努乌拉山）的亲信只剩五个人。

一天，札木合射中一只野羊。他燃起篝火，把野羊放在火上烤熟，准备饱餐一顿。他们一路上饥寒交迫，颠沛流离，难得有饱餐的机会。正当札木合狼吞虎咽啃羊腿时，他的五个随从忽然一齐出手，把他按在地上，用绳子将他捆得结结实实。这五个随从对流亡生活已经感到绝望，他们想把札木合作为向铁木真投降的见面礼。

铁木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竟将老安答、死对头札木合送上门来。

札木合见到铁木真安答，竟不卑不亢，滔滔不绝，建议铁木真将那五个背叛主人的奴仆斩首。

铁木真很爽快地答应了安答的要求。

接下来，两人你一段，我一段，共诉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回顾一起经历过的战斗历程，彼此感慨万端，不能自持。

铁木真感动得不忍杀安答，表示要与札木合和解。

札木合但求不出血而死，要安答照料好自己的族人。他拒绝和解共存。

铁木真最后无可奈何，只好下令绞死札木合，使他不出血而死，保证他的灵魂升天。

据另一种说法，札木合死得很悲惨。

据说，铁木真不忍亲手处死札木合，把他交由自己的侄子阿勒赤歹处置。阿勒赤歹对札木合实行非常残酷的刑罚，下令逐一砍掉他的四肢，将其凌迟处死。

在搜捕残敌的战斗中，铁木真的分遣队还抓到了阿勒坛和忽察儿。

铁木真不能原谅他们的背叛和敌对行为，下令对他们处以不出血而死的绞刑，并按蒙古贵族厚葬。

现在，在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已经没有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仇敌。铁木真下令班师回营，将蒙军主力部队从阿尔泰山撤回到斡难河畔休整。

第五章 立国称汗

l 阔阔出通天神 天降成吉思汗

1206 年，铁木真已经 45 岁了。

他从 1185 年联合王罕、札木合出兵夺妻，初上战场，到 1196 年指挥夹击塔塔儿，首次品尝征战的胜利果实，从 1201 年征服泰赤乌部，到 1205 年消灭乃蛮部的不亦鲁黑汗，绞杀札木合、阿勒坛等顽敌，前后征战 20 年。

他与诸将百折不挠，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指挥蒙古骑兵，横扫漠北，先后征服了泰赤乌部、塔塔儿部、翁吉剌部、克烈部、乃蛮部、札答兰部、篾儿乞部等强大的草原游牧部落，摧毁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氏族宗系。

不过，他对这些部落和氏族的征服，仅仅停留在杀死这些部落顽固的少数贵族首领，消灭他们有组织的军队，尚未进一步有效占领这些部族的广大牧场，控制这些部族的广大百姓。

换句话说，蒙古骑兵在过去的 20 年征战中，就像囫囵吞枣一般，忙于把对手一个一个地打败，却未顾及巩固战果。

铁木真心里很清楚，现在到了消化吸收、巩固战果的时候了。

他为此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立国称汗，成为蒙古草原上的惟一主宰。他过去仅是一部的汗，现在都要成为统治草原各部的大汗。

1206 年初春时节，蒙古草原上春意盎然，嫩绿的小草破土而出，五彩缤纷的小花开遍了原野。

一天早晨，铁木真下令把象征汗权标志的——九足白旄纛插在金帐顶上的旗杆上。

九足白旄纛旗帜上的九角狼牙和九条白色牦牛尾（或曰马尾）在春风吹拂下高高飘扬，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那天，铁木真特意召集诸将、各部族首领举行大聚会，商讨立国称大汗的大事。

在这次大会上，蒙力克老人的儿子阔阔出，就像好多年前豁儿赤借天神托梦说铁木真将来要做国主一样，也借天神降旨，用萨满教的神权，封铁木真为成吉思汗。

阔阔出是铁木真家的救命恩人蒙力克老人的第四个儿子。铁木真在十三翼之战中胜利后，蒙力克带着阔阔出兄弟七人投靠了他。

阔阔出，又称帖卜腾格里，即“通天巫”，是当时最令人敬畏的巫师。他声称自己经常骑着有灰白斑点的大马，登上天庭与天帝面谈。他实际上一直在扮演蒙古萨满教教主的角色。

阔阔出是个绝顶聪明但又野心勃勃的巫师。他随父跟随铁木真多年，亲眼看到铁木真一步一步地完成霸业，势不可挡。他打算利用蒙古各部信仰萨满教的心理，假借天神传旨，让铁木真称成吉思汗。他这样做，等于顺水推舟，迎合铁木真，也好巩固自己的宗教首领地位。

在铁木真召集大聚会的这一天，他特意身着红底黑面的长袍，极为庄严，以宗教首领出席大会。

他站起来对铁木真和其他与会者说：

“昨天晚上月明星稀时，天神召见我，要我今天转告铁木真和诸位：他已决定封铁木真为成吉思汗，让铁木真代他统治草原上的万民。”

然后，阔阔出旁征博引，解释成吉思汗的含义。

最后，铁木真和各位将领、部族首领欣然接受了成吉思汗的封号：成吉思汗就是天帝所封、世上最伟大的可汗。

在讨论国号问题时，有人提出以“也客·忙豁勒·兀鲁思”作国号，意即“大蒙古国”。

众人连声叫好，一致同意国号为“也客·忙豁勒·兀鲁思”。

从此，草原上的各部族都是大蒙古国的国民，所有百姓都是成吉思汗的臣民。

从此，铁木真就叫成吉思汗，是天神所封、神圣威严的合法可汗。

立国称汗，政体统一，进一步巩固了武力统一的战果。

2 论功行赏 分封占领

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采取第二个巩固战果的有力步骤：论功行赏，大封功臣、驸马和宗室，推广千户制，加强对被征服的地区的武装占领，强化对被征服的各部族的全面控制。

成吉思汗每封一个人，都要充分赞扬受封人所做的贡献。

第一个受封者为诃额仑夫人的养子失吉·忽秃忽。他本是铁木真初战塔塔儿人时部下从战场上捡到的弃婴，被当作礼物送给诃额仑夫人。诃额仑夫人将他收作养子，养大成人。举行分封仪式时，成吉思汗命他宣召蒙力克、博尔术、木华黎受封，没想到他竟自表功劳，要求第一个受封。

失吉·忽秃忽说：“当我还在摇车之中时，我就开始为国效力了，多少年来，都是兢兢业业，从无二心。今日立国，不知兄长如何封赏幼弟？”

成吉思汗非常欣赏这位异姓小弟的直率，便笑着说：

“你永远是我的六弟。我当然记得，你一直不离我左右，为我充当耳目，功劳不小。今天，我特封你为大蒙古国的断事官，负责断案，查户籍，掌财赋。所有断案，载入青册，世代相传，任何人不得更改！”

失吉·忽秃忽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差事，后来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颁布了户口青册和蒙古族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札撒》，并制定了断案的原则。

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后，宣布封蒙力克为第一千户，感谢他与他父亲和儿子三代人的贡献，尤其感谢蒙力克劝阻他去参加桑昆搞的订婚宴，躲过杀身之祸。

不过，后来，蒙力克的儿子阔阔出居功自傲，滥用神权，怒打合撒儿，羞辱帖木格，向汗权挑战，结果被打死抛尸。蒙力克与他的其他几个儿子受到严重警告，险些被问罪处死。

博尔术被封为第二千户，居众官之上，赦九罪而不罚，并兼右手万户，管辖草原西部至阿尔泰山一带的百姓。

木华黎被封为第三千户，并兼左手万户，管辖草原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的百姓。

其他战将，如术赤台、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不台、博尔忽、赤老温、沈白，都被封为千户，直接指挥军队。

其他有特殊贡献和特殊表现的人，也被封官，授予特权。

最后，成吉思汗分封宗室诸王，规定诸王的地位在千户、万户之上，有权分享大汗的一部分权力和财物、百姓，同时有保护大汗、参加征战的义务。被封为王者有拙赤·合撒儿、合赤温（早逝）之子阿勒赤歹、帖木格·斡惕赤斤、别勒古台，然后是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所生四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

据说，成吉思汗在长期征战中，俘虏了五百多名各族美女作妃子小妾，所生子女无数。但根据蒙古族当时的习俗，只有长妻所生的子女才有资格享有特权和继承权。

对叔父答里台，成吉思汗计较他一度投靠王罕的背叛行为，没打算封他为王，甚至要对他进行流放，后经博尔术、木华黎、失吉·忽秃忽劝说，才封他为王，守护也速该生前的营地。

后来，成吉思汗派遣一些千户长、万户长充当诸王之傅，协约诸王进行统治，还规定诸千户、万户的军队也分别由诸王统领。

成吉思汗总共任命了 95 个千户长,其中包括 78 位功臣和 10 位驸马，5 位千户长兼统万户统帅；分封 9 位宗王。

受封的宗王、功臣、驸马、万户长、千户长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成吉思汗统治万民的可靠支柱。

被征服的各部族百姓，全部被编入千户、百户、十户的严密组织中，由各级那颜统管，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不许随意变动。

蒙古国的《大札撒》法典规定：“ 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之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 ”

此外还规定，凡 15 岁至 70 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战时自备鞍马、兵器和粮草，随同那颜出征。

至此，成吉思汗再也不用担心攻克的牧场得而复失，再也不用担心被征服的部族卷土重来。

正相反，他高兴地看到，随着征战而不断扩大的牧场为他的军队养肥了越来越多的战马，不断被征服的部族在千户管辖下源源不断地为他再去征服新的国家和地区输送了更多的征战士兵。

3 扩建万名护卫亲军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将原来的护卫亲军从 1000 人扩编为 10000 人。

成吉思汗在 1189 年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的首领时，曾设火儿赤、云都赤、博尔赤等亲兵，充当大斡耳朵的卫队。在 1205 年征伐乃蛮部之前，他将近身卫队扩大为 80 名宿卫和 70 名散班，组建 1000 名护卫军，即怯薛军。

成吉思汗册封诸王和功臣后，即着手扩建护卫亲军，以利牵制诸王和功臣千户长、万户长的军事力量，保护大汗的安全，同时保留一支由大汗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继续对外征战。

成吉思汗下令从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长及自由民的子弟中，严格挑选身强体壮、精于骑射格斗的人，充当怯薛歹。千户长之子可带一个弟弟和十名随从，百户长之子带一个弟弟和五名随从，十户长与自由民之子可带一个弟弟和三名随从，军马、器械和装具自备。

成吉思汗严令各级官员和民众不得躲避，也不得用他人子弟代充。

护卫军平时守卫大汗的金帐和掌管汗廷的杂事，战时随大汗征战。

诸怯薛歹平时的职责细分为：

火儿赤，佩弓箭环卫；
云都赤，带刀环卫；
昔宝赤，掌管鹰隼；
札里赤，书写圣旨；
必阇赤，主管文史；
博尔赤，主管膳事；
阔端赤，掌管从马；
八剌哈赤，守卫城门；
答剌赤，掌管酒；
兀剌赤，主管车马；
速古儿赤，掌管服装；
怯里马赤，传译；
帖麦赤，牧骆驼；
火你赤，牧羊；
忽剌罕赤，捕盗；
虎儿赤，奏乐。

成吉思汗指定由宿卫、箭筒士和散班担任贴身警卫，护卫金帐。宿卫在金帐前值夜班，严禁任何人在金帐附近行走，违者予以逮捕。私闯金帐者，宿卫可击碎其首，砍落其肩，就地处死。箭筒士和散班白天在金帐前站岗。群臣奏事，须经箭筒士和散班通报方可入帐内，奏事时，他们必须不离大汗左右。严禁打听宿卫人数，任何人不得混杂在卫队中。

成吉思汗将宿卫和箭筒士分别扩编到 1000 人，散班增至 8000 人，合计 1 万人。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和赤老温四杰被任命为四怯薛的指挥官，轮番带队在金帐前执勤。

成吉思汗授予卫士们很高的荣誉地位和各种特权。怯薛歹的地位高于千户长。如果他们与千户长发生争斗，首先归罪于千户长。他们可以免除各种差役。调任外官时，他们常被委以重要官职。大汗还经常派他们作特使，外出传达旨意，处理重大事情。他们的家属也跟着光荣，地位高于百户长。

现在，成吉思汗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绝对忠诚的万人护卫亲军，且不离金帐左右，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从此，成吉思汗夜里可以在金帐内酣然入睡，直到天明，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夜里担惊受怕，再也不用担心仇敌发动夜间偷袭了。

当然，成吉思汗亲自掌握着这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质子军”（又叫秃鲁花军），也不用担心部下叛乱了。

第六章 南征北战

1 长子初露锋芒 招降北方诸部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蒙古族各部之间的内战。

现在，成吉思汗拥有一支总数超过 10 万人的常备军队。这里有 95 个千户的 9500 人的军队，还有 1 万人的精锐护卫军。

另外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是，成吉思汗建国时的军队总数为 12.9 万人，其中含成吉思汗的中军 1000 人，右翼军 3.8 万人，左翼军 6.2 万人，宗王诸军 2.8 万人。

不管有多少人，反正成吉思汗现在拥有一支比过去的蒙古骑兵大许多倍的庞大军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随时都能马上投入战斗的常备军队。

如果按照蒙古国大法典的规定，凡 15 岁至 70 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那么成吉思汗的军队总数远不止十几万人。

除常备军队外，成吉思汗还有一支兵源充足、数量庞大的后备军，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野战部队。

成吉思汗心想：内战已经结束了。

他决定把这支庞大的军队转向周边地区，对别的民族和国家发动掠夺战争。

他经常对部下灌输：

“男人活在世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镇压叛乱的暴徒，战胜自己的仇敌，将他们统统消灭，夺取他们所有的东西，让他们的结发妻子痛哭，骑走他们的骏马，让他们美貌的妻妾陪自己作乐！”

1207 年，即成吉思汗二年，成吉思汗决定征服生活在蒙古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带的各部落。

成吉思汗知道，在北方茂密的森林里实力最强的，斡亦剌惕部的首领忽都合别乞，至今未被捕获。

斡亦剌惕部（即斡亦剌部）人讲蒙古语，居住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源，即今乌鲁克姆河上游地区。

在过去的草原争霸战争中，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合别乞每次都与成吉思汗作对。他带领本部军队，先后加入札木合、王罕、太阳汗的联军，与成吉思汗的部队作战。

成吉思汗并没有忘记这个老对手。

在草原以北地区，尚未臣服大蒙古国的部落，除斡亦剌惕部外，还有八剌忽诸部。

八剌忽诸部包括八剌忽（又称巴儿忽惕、八里灰）、脱额劣思、豁里（又作火里）、秃麻（又译秃马惕），属蒙古语族，位于篾儿乞部以北，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

此外还有吉利吉思部。该部又译作乞儿吉思，属突厥语族，位于斡亦剌惕部以北，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该部此时的首领叫也迪亦纳勒。

成吉思汗决定出兵北伐，征服北方森林部落。有一天，他召集诸王、

诸将议事。他说：

“诸位爱卿，本汗有件事一直放心不下。在我们的草原北方，有个名叫斡亦剌惕的森林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忽都合别乞率部来到草原上，几乎参加了过去每次反对我们的战争，可是他的军队每次都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个潜在的强大敌人。

此外，还有八剌忽、豁里、秃麻、吉利吉思诸部，至今未遣使来向我大蒙古国致意。

本汗以为，如果不出兵北伐，他们是不会乖乖地向我们投降的。这些北方森林中的狩猎人个个剽悍勇敢，他们迟早会给我们制造麻烦。

以前我军忙于与草原上的敌人作战，无暇顾及北方森林中的对手。现在，我大蒙古国内部团结统一，兵强马壮，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了。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木华黎说：

“大汗，末将也以为，若不将那忽都合别乞捉拿归案，我大蒙古国的北部牧民就不会安宁。只是北方山高林密，我军不熟悉地形，骑兵不擅长山地作战，大汗应任命一位得力的统帅带兵征讨，方能获胜。”

他担心成吉思汗刚立国，就离国出征，对稳定局势不妥，故主张另派统帅前往讨敌。

这时，术赤站出来，朗声说道：“父汗，儿臣愿统兵北上征敌，以报父汗赏赐之恩。”

此时，术赤 20 刚出头，血气方刚。他年纪虽轻，但自幼长于军中，成年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征服草原各部的战争。这次他作为长子，在开国大典上被封为宗王，心里非常激动。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奇特，想带兵作战，用战功消除人们的议论，同时报答父汗的赏赐之恩。

成吉思汗见状，乐得给长子一个独立带兵作战、为国立功的机会。另外，他估计，北方的森林部落虽然勇猛剽悍，但是他们住在森林里，非常分散，难以像草原上的部落那样组织一支大军对抗。让术赤统兵前往征讨，有十足的胜利把握。

诸将见大汗的长子自告奋勇，不便争抢征讨的任务，只好作罢。

成吉思汗任命术赤为讨敌统帅，同时任命木华黎的弟弟不合驸马为先锋官，率领一支由 1.5 万名精兵强将组成的北伐军，离开斡难河畔的军营，浩浩荡荡地越过北部草原，直向斡亦剌惕部进军。

忽都合别乞心里明白，成吉思汗是不会放过自己的。听说成吉思汗派长子作统帅，指挥 1.5 万名精兵强将，已经北上，正向自己的营地杀过来，他知道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他亲眼见到草原上那些强大的部落一个一个地被成吉思汗讨平了。他和部下也亲自领教过蒙古骑兵射箭又狠又准、冲杀又猛又快的作战威力。

他知道，斡亦剌惕部不是大蒙古国的对手，如果进行抵抗，只会使成吉思汗投入更多的军队讨伐，只会招致更大规模的屠杀，最后自己也只能落个像王罕、太阳汗那样的结局。

忽都合别乞决定率部投降。

术赤的先头部队一开进北部森林地带，忽都合别乞预先派的人便指引路线，将其全部引到斡亦剌惕部的中心营地。

术赤与不合驸马本来预计与斡亦剌惕部进行激战，然后分片清剿，一定要抓住忽都合别乞。现在见到忽都合别乞不战而降，甚至带着许多腊肉和皮衣慰劳大军，让斡亦剌惕部百姓夹道欢迎，不禁大喜过望。

术赤传令全军，对斡亦剌惕部百姓要秋毫无犯。不过，他对忽都合别乞的投降有点将信将疑，同时要求各级将领加强戒备。他知道忽都合别乞像札木合、桑昆、太阳汗、脱里脱父子一样，是父汗战场上的老对手，现在不战而降，不能不提防他诈降。

忽都合别乞热情地把术赤和不合迎进自己的棚屋，说：

“请你们转告大汗，以前多有得罪，那都是因为听了札木合的花言巧语，才上了他们的贼船。我本想亲自前往斡难河畔，祝贺大蒙古国的诞生，但碍于曾与大汗多次交战，多有不便。今日少帅亲自北上，我部热烈欢迎。少帅若不相信我部的诚意，我愿为大军开路，劝其他森林部落投降大蒙古国。”

斡亦剌惕部是当时北方森林中最强大的部落，忽都合别乞经常率本部军队南下征战劫掠，是这些部落中鼎鼎有名的军事首领。

忽都合别乞和他的部下带队开路，引导术赤的大军继续北进。

在忽都合别乞的带动和劝说下，八剌忽部、秃麻部、豁里部、脱额劣思部、吉利吉思部纷纷投降了蒙古军队。

术赤兵不血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降服了北方森林中的各个部落，决定班师回营。

成吉思汗早已得到北方传来的捷报，亲率诸王、诸万户长和千户长，在斡难河畔迎接术赤的军队凯旋归来。

当术赤带着北方诸部的首领和远征军出现在斡难河畔时，全体欢呼雷动。

孛儿帖看到所有的人抛弃了偏见，把术赤当做英雄欢呼，不禁流下激动的热泪。

成吉思汗也很激动，为长子夺取了开国后的第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术赤首先为忽都合别乞向成吉思汗请功。成吉思汗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毫不计较忽都合别乞以前的所作所为，并宣布嘉奖他，将斡亦剌惕部编为四个千户，由他自任千户长。

成吉思汗还决定将森林中的百姓作为属民，分封诸王。

诃额仑夫人和帖木格得 1 万人，术赤分到 9000 人，察合台得 8000 人，窝阔台和拖雷各得 5000 人，合撒儿得 4000 人，阿勒赤歹得 2000 人，别勒古台得 1500 人。

此时，成吉思汗忽然想起豁儿赤。当他脱离札木合独自建营时，豁儿赤说天神托梦，说他将来能做国主。当时，豁儿赤说，如果成吉思汗做了国主，要给他封大官，还要允许他从国中挑选 30 名美女作妾。豁儿赤的预言果真灵验，成吉思汗很快就被推举为乞颜部的首领，现在当上了大蒙古国的国主。君无戏言，在分封功臣时，成吉思汗封豁儿赤为万户长，只是许他 30 位美女的诺言尚未兑现。

成吉思汗叫术赤传豁儿赤进帐。

豁儿赤今年年近花甲了，自做了万户长，开始享受生活。他以为大汗又要分配作战任务，急急地进帐候旨。

成吉思汗笑着对他说：“我的万户长，本汗今日特许你从归附的北方森林部落中选 30 位美女作妾，你即日可动身前往选美。本汗曾许诺，一旦作了国主，就不仅要封你为万户长，而且允许你选 30 位美女享乐。君无戏言，本汗今日准许兑现！”

豁儿赤闻言，喜不自禁，连忙感激大汗的恩赐。

豁儿赤受旨后，认真考虑和准备了一番。他听说秃麻部产美女，这次秃麻部的女首领随术赤大军来降，他当时就惊叹秃麻部何以由一位妖艳的女子做首领。他向成吉思汗报告，决定前往秃麻部选美。成吉思汗嘱咐他路上小心。

豁儿赤带着一小队亲信，骑马北上。他们首先来到斡亦剌惕部的营地，找到忽都合别乞千户长，让他带路，前往秃麻部营地。

当时，秃麻部人住在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的山区。这里的森林遮天蔽日，林中只有羊肠小道，陌生人极易迷失方向。该部首领死后，由首领夫人孛脱灰答儿浑继任首领。

孛脱灰答儿浑随术赤大军南下晋见成吉思汗时，感觉到了大蒙古国的强大威严。但是，她事先并不知道，成吉思汗已特许豁儿赤万户长从本部挑选 30 位美女作妾。

当忽都合别乞带着豁儿赤一行到达森林深处的秃麻部营地时，孛脱灰答儿浑率部把他们当贵宾迎接。但是，当他们说明此行来意时，孛脱灰答儿浑大怒，下令将他们抓起来。

万户长和千户长成为秃麻部俘虏的消息，从遥远的北方传到斡难河畔，成吉思汗感到震怒。

他不能允许秃麻部人冒犯大蒙古国的万户长和千户长，决心用武力征服秃麻部，解救豁儿赤和忽都合别乞，迫使秃麻部交出 30 位美女。

成吉思汗命令博尔忽率领 5000 名蒙古骑兵，北上征讨秃麻部。博尔忽轻敌，在茂密的森林中中敌埋伏，左冲右突，最后阵亡。

成吉思汗听到博尔忽阵亡，恼羞成怒，决心御驾亲征，踏平秃麻部。博尔术、木华黎等将领一齐劝阻，最后由朵儿伯多黑申再带 1.5 万人，加上已经北上的 5000 人，合兵 2 万，围歼秃麻部。同时，成吉思汗遣使至吉利吉思部，要该部首领也迪亦纳勒出兵，配合朵儿伯多黑申作战。

朵儿伯多黑申率部先到斡亦剌惕部的营地，从该部征调一批士兵充当先头侦察部队，因为他们熟悉森林地带，了解秃麻部。

蒙古骑兵在斡亦剌惕部侦察部队的带领下，全军推进到泰加森林南麓。朵儿伯多黑申吸取博尔忽轻敌冒进的教训，决定对秃麻部人实施突袭。他在森林南麓扎下大营，布满蒙古帐篷，给敌造成长期驻扎的假象，并派出一支分遣队，继续沿博尔忽曾走过的小道，缓慢地往前推进。他特别嘱咐分遣队的指挥官，进军时不可分散队伍，速度不能太快。同时，他令曾在泰加森林里打过猎的斡亦剌惕士兵带路，主力部队跟进，绕道接近秃麻部人的营地。出征前，他已下令为先头部队的每一个士兵配备了一把利斧，披荆斩棘，为后续主力部队开道。

秃麻部女首领孛脱灰塔儿浑设伏杀了博尔忽，知道事情不妙。正如忽都合别乞所说的那样，如果进行抵抗，即使初战告捷，也会招致失败，因为大汗会派更多的军队投入进攻。她派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蒙军大部队在森林南麓扎营，已派出一支几千人的搜索部队，从南面向他们的

营地逼近。她没有料到，蒙军主力 1，5 万多人已悄悄地离开森林南麓的营地（只留少数兵力看守空帐篷），绕道从森林北部靠近，并包围了她的中心营地。

蒙军好似神兵天降，如猛虎下山，扑向毫无戒备的秃麻人。经过短暂的格斗厮杀，秃麻部人即被打垮。蒙军俘虏了李脱灰塔儿浑，把豁儿赤和忽都合别乞从关押的棚屋中解救出来。

朵儿伯多黑申在审问战俘时获悉，秃麻部还有一支军队在正面设伏，准备拦截蒙军分遣队。他急忙组织一支特遣队，从北向南进军；同时派人通知缓慢前进的先遣队快速前进，与特遣队夹击正在设伏的秃麻部军。结果，正在设伏的秃麻军被蒙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全军覆灭。

至此，秃麻部军队被彻底消灭，秃麻部的百姓全部归附大蒙古帝国。

战后，成吉思汗为远征归来的将士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宣布把秃麻部的女首领赏赐给忽都合别乞，同时把 100 名秃麻部民赐给博尔忽的遗属为奴。

不过，北伐战争尚未结束。

出使吉利吉思部的特使回来报告，吉利吉思人学秃麻部人，也反了，不但不出兵随蒙军征战，反而动员军队，意欲与蒙军对抗。

术赤再次统率 2 万名蒙古骑兵，北伐吉利吉思部。

蒙军沿叶尼塞河河谷而下，逼近吉利吉思部。为彻底摧毁吉利吉思部军队的反叛意识，术赤摆下堂堂方阵，实施正面强攻，攻破其军阵，猛冲猛杀，大败吉利吉思部军队。也迪亦纳勒率少数残兵败将西逃。术赤挥师猛追，一直追到亦马儿河畔（今鄂毕河上游）。

术赤降服了吉利吉思部百姓，并乘胜利之机，招降了秃巴忽、乌思、撼合纳、帖良古、客失的述、失必儿等森林中的狩猎部落。

至此，成吉思汗宣布胜利结束北伐战争。

为巩固北伐的战果，成吉思汗任命忽都合别乞兼管秃麻部，同时把自己的第二个女儿扯扯亦干（即延安公主阔阔干）嫁给他的大儿子脱劣勒赤，将术赤的女儿额雷罕（即火雷公主）嫁给他的二儿子亦纳勒赤哈答。忽都合别乞则将自己的女儿斡亦立海迷失嫁给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

豁儿赤受命统管从叶尼塞河至额尔齐斯河一带的吉利吉斯部、脱额列思部、帖良古部、客失的述部、失必儿部等西北森林中的百姓，可以从这些百姓中重新挑选 30 位美女作妾。

2 脱里脱变成断头鬼

1208 年冬天，成吉思汗派遣速不台远征西北，追击脱里脱和屈出律一伙残敌。

在 1205 年春天围歼不亦鲁黑汗残部的战斗中，脱里脱父子和屈出律带领少数亲信，再次逃脱毁灭性打击。

当时，成吉思汗决心斩草除根。他下令处死不亦鲁黑汗后，便派出多路人马和侦察兵，四处搜寻他们的踪迹，但是，经过半年多的追踪，一无所获。脱里脱和屈出律一伙似乎从地球上消失了。成吉思汗只好暂时停止搜捕行动，将各路人马撤回大营。

脱里脱和屈出律一伙最初逃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在林中搭棚屋，捕猎野羊、野兔和野鹿，躲藏了很长时间。直到成吉思汗撤走了搜捕队后，他们才走出森林，迁徙到也儿的石河的支流不黑都儿麻河的上游（今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克图尔玛河发源地）。

当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建立大蒙古国和分封功臣时，脱里脱在不黑都儿麻河畔招纳蔑儿乞部和乃蛮部的难民，同时收罗各族自由民，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脱里脱心里很清楚，自己永远不是成吉思汗的对手，败局已定。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别让成吉思汗知道自己的行踪，能够平安地度过余生。如果成吉思汗发现了他的踪迹，再派兵追剿，他就只能再逃，逃得远远的。

但是，好景不长。

1208 年初冬，忽都合别乞的部下狩猎时发现了他们。当时，斡亦剌惕部的猎手离开自己的营地，远行到西北方的森林地带捕猎野鹿。他们在不黑都儿麻河源头发现这里有不少蒙古包，开始以为是豁儿赤万户长的属民。

忽都合别乞千户长听到部下的报告后，亲自来到斡难河畔，向成吉思汗报告了这一惊人的发现。

成吉思汗对脱里脱当年夺妻之恨刻骨铭心，立即集结 1 万名蒙古精兵，命令速不台马上率军前往围剿。

此时，漠北已是大雪纷飞，成了白茫茫的世界。

成吉思汗认为，越是这样恶劣的天气，脱里脱和屈出律一伙越会放松警惕，可以对他们发动突袭，一举歼灭。

忽都合别乞的部下刚从脱里脱的营地附近打猎归来，他们理所当然担任这次突袭的先导。

速不台让忽都合别乞带着自己的部下，与他的先头部队在一起，在前面开路，自率主力部队跟进，开始向西北进军。

好在士兵们平时冬季常常外出打猎，习惯了在雪地里行军。部队备足了饲料、食物和燃料，进军很顺利。

成吉思汗同时还命令右手万户长博尔术和豁儿赤万户长在各自的辖区内，沿途设置驿站，为速不台的部队提供各种方便。

1208 年寒冬，速不台的部队越过了冰天雪地的阿来岭（今奎屯岭），悄悄地进入也儿的石河河谷。他们现在仍在豁儿赤万户长的辖区内进军。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防止脱里脱一伙事先逃跑，速不台命令部队在靠近敌人的营地时，把在行军途中遇到的牧民都抓起来，暂时编入军中，随军前进，等战役结束后，才释放他们，以防他们走漏风声。

速不台指挥 1 万名蒙古骑兵，悄然摸进不黑都儿麻河源头的山谷，然后兵分四路，由远而近，向脱里脱一伙驻扎的营地包抄过来。

当包围圈越来越小时，速不台下令发起冲击，将敌人赶尽杀绝。

脱里脱和屈出律一伙此时有几千人马，但都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流民临时拼凑起来的，在蒙古骑兵的四面围攻下，一片混乱，根本无法组织抵抗。脱里脱中流矢而死，他的儿子火都、赤剌温、忽勒秃罕急于逃命，只好割下他的脑袋，装入一个木函中，左冲右突，杀出重围，落荒

而逃。屈出律带着残兵败将，也奋力拼杀，突出重围。

速不台命令大部队打扫战场，同时派兵分头追击屈出律一伙和火都兄弟一伙。

屈出律一伙马不停蹄，向西辽境逃去。火都兄弟则率少数族人逃往畏兀儿方向。

速不台的追击部队未能追上他们，即返回营地。速不台下令押着几千名俘虏和脱里脱的无头尸体，班师回营。

成吉思汗听到老仇敌脱里脱变成断头鬼的捷报，觉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战后，他下令嘉奖远征的官兵，把俘虏当奴隶赏给立功的将士。

3 三次南征西夏 西夏帝献女求和

成吉思汗南征西夏的战争，早在北伐森林部落之前就开始了。

西夏本来是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拥有雄厚的实力，联辽附金，长期与北宋对峙。

党项族最初受吐蕃族压迫，由四川西北逐渐往北迁徒，日子很不好过，后来依附唐朝，才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其首领亦改姓李。

唐初，党项族的首领拓跋赤辞率全族人归附大唐，被唐太宗赐姓李氏，定居在今甘肃、宁夏、陕西交界的庆阳、横山、静边一带，他们的人丁开始兴旺起来。

唐末，该族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出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立下战功，因而被封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也赐李姓，统领银（今陕西榆林南）、夏（今横山西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西）四州，后扩为五州。党项族的地盘开始扩大。

北宋初年，党项族的新首领李彝兴归附北宋，被加封太尉。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党项族的首领李继捧献地朝宋，被封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师。但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对献地，兴兵抵制北宋接管西北五州，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宋夏战争，双方各有胜负，长期对峙。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公元 1038 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大夏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西夏最强盛时，辖 22 个州，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辖境内居民有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族等民族，耕牧立国。

李元昊称帝后，即确立各项军事制度，逐渐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其兵力编成大致如下：

中央侍卫军辖帐前侍卫亲军 5000 人、皇帝亲信卫队 3000 人、京师卫戍部队 2.5 万人。卫戍部队装备精良，军内编有炮手队，装备轻型抛石机——旋风炮，抛射石弹击敌，此外还配有 7 万名副兵为其承担杂役。

地方军有五十多万人，分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分驻全国各地，其中有 5 万人驻守西北的贺兰山。

擒生军 10 万，选自全国五十多万兵员中，为军中精锐，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其任务是攻击敌军，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

西夏军队曾经像蒙古骑兵一样英勇善战，多次击败北宋军队，攻城掠地，给北宋造成很大的军事压力。

西夏帝王将相还特别善于利用宋辽、宋金的矛盾，既对双方称臣，又时而联此击彼或联彼击此，从中获利，长期割据西北。

当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时，西夏政权逐渐腐败无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激烈，国力和军力逐渐下降。

1205 年夏天，成吉思汗在击败太阳汗的军队后审问战俘时获悉，王罕已死，但其子桑昆带着少数亲信南逃，估计已进入西夏北境。

成吉思汗知道，桑昆已是自己的死对头，是个在逃的顽敌。他心里很清楚，克烈部大军偷袭他的老营，后来几乎在合兰真之战中吃掉自己，其中桑昆是主谋。

征服乃蛮部后，成吉思汗派兵北上追击脱里脱、屈出律、不亦鲁黑汗一伙，同时派兵南下追捕桑昆一伙。

他考虑到部队将进入西夏北部地区搜捕桑昆，有可能遭到西夏抵制，因此准备抽调 1 万人，组成特遣队，以防西夏军队不仅不配合，反而攻击蒙军追击部队。如果追击部队人数太少，就有可能被西夏人吃掉。

他特意让木华黎和博尔术带兵南下，临行前嘱咐他们：各领 5000 人，平行追击，互相策应，对西夏人先礼后兵；争取抓到桑昆，最好将其活捉，实在不行，可就地将其处死。

当时，桑昆一伙见王罕被杀，匆匆忙忙越过乃蛮部的南部边境，逃到西夏的亦集乃路（又作亦失黑·巴剌合孙、亦即纳城，在今内蒙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南）。

他们并没有受到西夏人的欢迎，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得以打猎和偷窃为生，极为狼狈。

此时，桑昆的马官决心离开他，带着妻子逃回乃蛮境，投奔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痛恨背叛主人的奴仆，下令杀了桑昆的马官，赶快派人南下，通知正在途中的木华黎、博尔术，加速向亦集乃路一带进军，赶在桑昆逃跑之前抓住他。

木华黎、博尔术获悉桑昆所在的确切位置，心中有数，督促部下快马加鞭，向亦集乃路推进。

蒙古骑兵到达西夏边境城堡力吉里寨，试图从此借道通过，前往捉拿桑昆一伙。

木华黎、博尔术派了几名军官与西夏西塞指挥官交涉，但是，西夏要塞指挥官拒绝了他们过境的要求。

木华黎、博尔术按照成吉思汗事先的命令，先礼后兵。他们为了防止桑昆事先闻风而逃，当即下令对西夏的力吉里寨发起攻击。

该寨守军不多，很快就被攻破。蒙军骑兵破坏了此寨的城墙，俘虏了西夏守军，快速通过力吉里寨，继续往南追击。

当木华黎和博尔术的部队到达经落思城时，先头侦察部队打听到桑昆一伙已被逐出西夏境，他们已经逃入波黎吐蕃部。

木华黎和博尔术觉得上万人追捕一伙已成惊弓之鸟的逃敌，一时很难将其抓获，更何况桑昆已远逃至吐蕃境，可是也不愿意让大军无功而返。他们决定攻陷西夏经落思城，洗劫一番后再撤军北还。

西夏军队的主力部署在对北宋和辽、金的前线及京师周围，而在西北驻军不多，且疏于戒备，防守薄弱。他们在西北部边境尚未遇到过强劲的对手。

蒙军骑兵很快就攻破了经落思城，将该城洗劫一空，然后以该城为据点，四处攻掠附近诸地。不久，木华黎和博尔术指挥蒙军，带着大批西夏人和无数骆驼、羊、马返回漠北。

上万名蒙古骑兵入侵西北边境，掳走大批人口和牲畜，使西夏上层受到很大的震动。西夏统治集团开始了解到，在漠北草原上崛起了一支以铁木真为首的强大军队，他们已经战胜了草原上各个强大的部落，统一了漠北。

当蒙军首次入侵时，夏桓宗李纯佑在位。他得到边关警报后，即部署军队，准备迎战。但尚未接战，蒙军已大掠而还。李纯佑松了一口气，庆幸蒙古人未长驱直入，便将首都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

1206 年正月，镇夷郡王李安全与罗太后串通一气，废掉桓宗，自立为帝，并接受金章宗册封，是为夏襄宗。夏襄宗正像他的前任依附金朝对付北宋一样，准备联合金朝，共同对付漠北的蒙古人。他开始调兵遣将，加强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成吉思汗对木华黎和博尔术未能抓到桑昆一伙感到失望，不过对他们在西夏境内的意外收获感到很满意。他夸奖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战略侦察任务：西夏边防空虚，军队战斗力弱，但西夏的城垒坚固，地域富饶。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曾与木华黎、博尔术等将领讨论蒙古军队未来的征战任务。他们不仅想到了征讨北方森林部落，继续追歼逃敌，而且设想把西夏作为南征的首选目标。他们从 1205 年的初征中发现，西夏军似乎不堪一击，进攻西夏，胜利的把握比较大。同时，他们觉得西夏较富，人口、牲畜很多，而且亦耕亦牧，筑城定居，城镇繁华，可以从西夏掳获战利品，壮大自己的势力。

成吉思汗开始派出侦察员，深入西夏境内，刺探西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

当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西夏新皇帝李安全准备联金抗蒙时，成吉思汗与诸王、诸将、诸万户长和千户长商议，决定一面与金保持和好，一面集中兵力进攻西夏。

1207 年秋天，秋高马肥之际，成吉思汗在术赤招降了北方森林各部后，亲率 5 万大军，第二次南征西夏。

蒙军 50 万铁骑离开漠北草原南下，穿过荒凉而又平坦的戈壁滩，卷起漫天尘土，向西夏北部边境的绿洲和城镇扑去。

成吉思汗派兵包围了西夏的兀剌海城（又称斡罗孩城，在今内蒙伊克昭盟境，一说今阿拉善右旗境）。该城位于河套以北的狼山山隘北口附近，为西夏北疆重镇，守军有一万多人，城墙高大，易守难攻。

长期在草原上和河谷、山沟里驰骋的蒙古骑兵，面对高大的城墙，只得由骑兵变步兵，试图登城攻敌。

好在蒙军有了 1205 年初攻西夏的要塞和城垒的经验教训，他们事先准备了云梯、木驴和镬子、铁镐等工具，以便攀登城墙，或破坏城墙以打开缺口。

西夏守军居高临下，用弓、弩射箭，杀伤不少企图靠近城墙的蒙军士兵。箭如雨下，蒙军士兵难以靠近。

坚固的城垒使善于骑马冲锋的蒙军骑兵一时一筹莫展。

成吉思汗重新部署兵力，以主力部队围城，就地坚守，组织突击队逼近城墙，尝试攻城和登城，同时派出多路人马，洗劫兀剌海城附近的乡村和牧民营地，并警戒西夏军队从内地增援。

蒙军切断了兀剌海城守军与外界的联系，围攻数月之久，最后在木棚掩护下靠近城墙，用镬子把城墙挖开一个大缺口，实施火攻，烧毁城门，全军突入，占领该城。

西夏守军大部被歼，少数逃回首府中兴城。李安全闻报，令右厢军二十余万人分六路北上驰援。

成吉思汗听到西夏军有二十多万人向兀剌海方向分进合击，便下令洗劫西夏北部乡村城镇，带着无数战利品，放弃兀剌海城，顺着原路撤回斡难河畔的营地。

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再次掳获大量百姓和物资，进一步了解了西夏军队的作战实力。相比之下，西夏比金国小，军力较弱。他决定无论如何，应该先征服西夏，防止西夏与金国联合北犯。

1209 年秋天，成吉思汗经过一年多的砺兵秣马，再次亲率 10 万蒙古骑兵的精锐部队，对西夏发动第三次进攻。

成吉思汗仍取捷径，沿着 1207 年秋的进攻路线，由北向南，直取西夏北部重镇兀剌海城。

夏襄宗李安全上次派出二十多万军队，试图反击蒙古骑兵，但是尚未接敌，敌已先撤。他下令加固兀剌海城的城防工事，并增加驻军，防止蒙古骑兵再犯。他还命令边防部队加强警戒，及时通报敌情，以利从京师派兵增援。

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再犯的警报很快传到中兴府，夏襄宗派太子李承祯为统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率领 5 万精锐的擒生军，北上抗敌。

李承祯自恃有 5 万精锐部队，决心与敌决战。他拒绝了部将坚守城垒、使敌疲惫、伺机出击的建议，把 5 万军队开出兀剌海城，在城外原野布下堂堂之阵，欲一战而大获全胜。

西夏军队的骑兵本来也善于冲锋，攻势很猛。西夏骑兵号称铁骑，士兵身披重甲，刀枪不入，须用强弩才能射透。进攻敌阵时，西夏骑兵也像蒙古骑兵一样，善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攻击一点，即以十战一，一旦攻破敌阵，即从突破口发起冲击，冲杀敌军。当铁骑冲击敌阵时，西夏军队的步兵随后攻击，用弓弩射击已阵脚大乱的敌军，箭如雨下，锋不可挡。西夏军队常常这样步骑协同作战，连战连胜。

不过，西夏军队这次交战的对手不是北宋军队，而是与其同样善于骑射、善于围歼敌人的蒙古骑兵。而且，蒙古骑兵比他们还要善于突击敌阵：轮番攻击，直到打开缺口，发起冲锋，展开包围。

更糟糕的是，由于西夏政权政治腐败，影响到部队军纪松弛，缺乏训练，士气不振。西夏骑兵像蒙古骑兵那样能征惯战，冲锋陷阵，已成为过去。

对李承祯尤为不利的是，自己不仅在质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数量

上严重处于劣势。成吉思汗以 10 万骑兵对他的 5 万步骑兵。

李承祯要么是缺乏可靠的军事情报，要么是对自己的擒生军过分自信，低估了蒙古骑兵的战斗力，放弃了对蒙古骑兵作进一步侦察的努力，便自作主张，在城外布下阵势。

不管怎么说，李承祯违背了西夏军队以十战一的传统战法，注定了要遭到失败。

成吉思汗听到先头侦察部队报告，西夏军队由夏襄宗的太子李承祯挂帅，在城外原野上布下 5 万人的军阵，欲与蒙军决战。他和诸将感到非常高兴，这样他们就不用攻城了，可以使用蒙古骑兵的拿手好戏，一战取胜。他们知道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二比一，对胜利充满信心。

成吉思汗为打垮西夏军队的抵抗意识，决定以堂堂之阵对堂堂之阵，完全凭实力决斗。

成吉思汗将 10 万军队展开：博尔术率 1.5 万人居左翼；木华黎率 1.5 万人居右翼；术赤台率 1 万人居中军一线，其后依次是哲别、忽必来、赤老温、者勒蔑、速不台也各率 1 万人；成吉思汗与几位王子率 1 万精锐的怯薛军殿后。

成吉思汗计划开始进攻时，由中军诸将率兵轮番冲击李承祯的军阵，博尔术和木华黎掩护翼侧。一旦中军突破敌阵，中军诸将马上纵兵突入敌阵，冲乱敌阵，博尔术和木华黎同时从两翼包抄过去，掩杀阵脚大乱的敌军。

李承祯看到蒙古骑兵的兵力相当于自己兵力的两倍，心里已有点发慌。但是，他不能让部下看到自己胆小畏敌，无论如何也不能撤阵回城。他鼓励部下，一定要洗刷蒙古人前两次掳我百姓、抢我牛羊的耻辱，坚决打败野蛮落后的蒙古人。

不过，当李承祯和他的部将看到成吉思汗随后的布阵时，他们知道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而且是同样精于骑兵作战的对手。

战斗马上就开始了。蒙古骑兵杀声震天，从中央实施突击。西夏骑兵也展开进攻队形，首先迎战成吉思汗的中军突击队。术赤台、哲别、忽必来、赤老温率兵轮番突击，击退西夏骑兵，一举突破敌阵。

现在，战役完全按照成吉思汗的作战计划进行。

西夏军队的军阵已被冲乱，蒙军中军源源不断地冲杀过来，左、右两翼开始展开包抄行动。

李承祯一看势头不妙，带领中军慌忙撤退，逃回兀剌海城，并下令紧闭城门。

副统帅高逸公率左、右翼两军拼死抵抗，与蒙军激战。高令公已决心以死报国，掩护太子撤退。他们现在已被包围在战场的中心。

成吉思汗下令围歼战场上的敌人。双方随后陷入一场混战。大批西夏士兵战死，高逸被俘，英勇不屈，被蒙军杀死。

在这场战斗中，西夏军队有三万多人被杀，只有少数人活着当了俘虏。

成吉思汗乘胜追击李承祯部，再次包围兀剌海城，准备攻城。

李承祯领教了成吉思汗的厉害，见其围城，连夜逃出城外，让太傅西璧氏指挥余部坚守。

太子弃众而逃，蒙军像蚂蚁一样围攻，守城的西夏士兵感到绝望。

守将听说过蒙军屠杀抵抗者的可怕故事，太子的精锐部队已有三万多人战死。他见援军久久未至，自己寡不敌众，便暗中派使者至成吉思汗帐中，表示愿意投降，条件是蒙军不屠城。

成吉思汗答应不屠城。西夏守将开城投降，蒙军骑兵如潮水一般涌入兀剌海城。太傅西壁氏不愿降敌，率亲军与蒙军展开巷战，最后被俘。

蒙军占领兀剌海城，不仅消除了进一步南下的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前进基地。他们长驱直入，沿着黄河，向西夏首府逼近。

夏襄宗见太子李承祯战败逃回，北部重镇兀剌海城沦陷，急召名将嵬名令公率兵 5 万，在贺兰山北部关隘克夷门设伏，阻击南下的蒙军骑兵。

克夷门为通往中兴府的必经之路。嵬名令公把部队埋伏在山谷两侧的树林里，先放过蒙军小股侦察部队，当蒙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时，才下令发起冲击，经过激战，基本上消灭了蒙军的先头部队。嵬名令公不愧为西夏名将，取得了对蒙军作战的首次胜利。

嵬名令公知道蒙军大部队随后就会到达山谷，便将部队全部撤往克夷门要塞，准备凭坚据险，阻击蒙军主力。

从贺兰山北部山谷逃回去的蒙古士兵向成吉思汗报告了先头部队中了埋伏全军覆灭的惊人消息。成吉思汗感到震惊。蒙军进军时，先遣队常派出侦察小分队，以防中敌埋伏。他一时弄不清楚先头部队为何会中敌伏击，督促大军继续南进，以搬掉眼前的绊脚石。

成吉思汗率军到达克夷门要塞前，组织突击队进行强攻，但是久攻不下。嵬名令公组织弓箭手和弩兵抵近齐射，并抛掷滚木和圆石，给蒙军突击队造成巨大伤亡。

两军在克夷门要塞相持了两个月。

西夏军队越战越勇。嵬名令公还经常组织敢死队，在夜间偷袭蒙军营地。有时，嵬名令公还亲自出马，纵火烧毁蒙军帐篷，杀伤蒙军官兵。

成吉思汗针对嵬名令公亲自带队实施夜间偷袭的特点，决心擒贼先擒王，设伏生擒嵬名令公。他命令博尔术、木华黎、哲别、速不台四将亲自带精兵设伏，即在要塞前的山谷布置许多帐篷，帐篷彼此挨得很近，白天故意让许多士兵在各个帐篷进进出出，给敌造成假象，引诱西夏军队夜间用火攻偷袭，夜里把士兵撤出帐篷，埋伏在山谷两侧。为了摸准敌情，他还命令赤老温和术赤台二将带少数精兵，天黑以后爬到要塞近前的灌木丛里，观察敌军夜间出塞偷袭的情况。只要是嵬名令公亲自出马，他们就发暗号通知伏兵。战斗开始后，他们还必须断敌退路。

果不出成吉思汗所料，嵬名令公白天观察到山谷里忽然又立起许多蒙古包，蒙军士兵在帐篷前进进出出。他估计成吉思汗又在调整部署，准备实施新一轮强攻。他决心亲自带领敢死队，在夜间用火烧毁蒙古包，把在熟睡中的蒙军士兵烧死，预先挫败蒙军的攻势。

于是嵬名令公，半夜亲自带队出寨，结果中计，陷入蒙军的包围圈中。敢死队几乎全部阵亡，他本人也受伤被俘。

成吉思汗干脆命令部队连夜发动大规模进攻，攻破寨门，涌入山寨。经过一夜混战，天亮时，成吉思汗发现克夷门要塞已完全掌握在蒙军手中。失去主帅的西夏军队在蒙军夜间突袭下一片混乱，大部分在黎明前已经溃逃往后方。少数部队未来得及逃走，天亮后即当了俘虏。

成吉思汗传令部队在克夷门要塞休整数日，然后分成数路纵队，直扑中兴府。

夏襄宗眼看着首府北边的两道天险关隘都落入蒙军手中，现在除首府外，已无坚可挡蒙古铁骑。他急忙从右厢各监军司抽调 5 万名擒生军进入中兴府，连同京师卫戍部队 2.5 万人和帐前侍卫亲军 5000 人，分兵把守各个城门、女墙、街口、护城河和吊桥，并架设旋风炮，备足石弹和箭，准备射敌。

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穿过平坦的绿洲和田野，很快就推进到中兴府周围。诸将按照大汗事先分配的作战任务，带兵占领中兴府周围的阵地，对西夏京师构成包围态势。

成吉思汗试图用强攻的办法攻破中兴府，但是，中兴府作为西夏的首都，城垒坚不可破，高不可攀。西夏的精锐部队擒生军和中央侍卫军，在夏襄宗李安全的亲自指挥下，沉着应战，就像在克夷门要塞一样，居高临下，用弓弩射箭，箭如雨下，使蒙军无法靠近城门和城墙。他们还利用旋风炮，抛射石弹，摧毁蒙古包，给蒙军造成伤亡。

蒙军久攻不下，一筹莫展。后来连日天降暴雨，黄河水位上涨。成吉思汗命令部下在夜里突然引黄河水灌城，给守城军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夏襄宗派使臣向金朝求援，但金朝新立皇帝认为蒙夏相斗，对金国有利，拒绝派兵增援。

夏襄宗见金朝坐山观虎斗，还想渔翁得利，决心坚持到底。他亲自登上城楼，指挥部下击退企图攻城的蒙军突击队。

黄河水位在雨天继续上涨，冲决了中兴府外城的堤防，并开始淹没蒙军的一些阵地。成吉思汗不得不下令撤军，解除对中兴府的围困。

成吉思汗把被俘的西夏太傅西璧氏（又称讹答）传进帐中，要他进城劝李安全投降。他对西璧氏说：

“我蒙古大军南征，起因于追击草原上的仇敌，并非针对大夏国。若果真如此，我军将继续围困中兴府，切断守军与外界的联系，困死守军。我军现在主动撤兵，是想与大夏国联盟，对付我们共同的仇敌金朝。金帝不是说蒙夏相攻，于金有利吗？”

西璧氏进城，向夏襄宗李安全转达了成吉思汗的谈话，进一步为他分析当前的形势，认为蒙军不可敌，金人不可靠，西夏只有依靠蒙古抗金，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李安全见成吉思汗并未打算灭西夏，而欲联合西夏讨伐仇敌金朝，便答应向大蒙古国纳贡称臣，并忍痛割爱，把女儿察合公主献给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率部凯旋而归，撤回漠北草原。

这次南征，成吉思汗取得了比俘获西夏百姓和牲畜要大得多的战果，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下一步攻金复仇，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第七章　攻金复仇

1　蒙金交恶由来已久

成吉思汗六年（1211），当成吉思汗率军大举进攻金王朝时，他打着一个最响亮的旗号激励将士杀敌：为惨死的先祖向金朝讨还血债！

蒙金世仇可追溯到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汗时。

当合不勒汗称汗时，蒙古族已是人丁兴旺，成为漠北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尽管合不勒汗像其他部落首领一样对金称臣，但是金王朝的统治者对蒙古族的强盛仍然感到不安。

当时，金王朝正是金熙宗完颜亶在位。他遣使至漠北，邀请合不勒汗去金国访问，以了解蒙古部的动向。

金熙宗召见了合不勒汗。他了解到合不勒汗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却勇敢善战的部落首领，蒙古族也只不过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游牧部落，不足以对金王朝构成威胁。他特意为合不勒汗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并赏赐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

但是，金熙宗的谋臣对合不勒汗另有看法。他们看他那身材高大、孔武有力、酒量惊人的样子，认为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潜在对手，建议利用这次机会先干掉他，免得放虎归山，以留边患。

金熙宗最后被手下谋臣策士说服，决定再派使者，追回正在北返途中的合不勒汗，宣他再次入朝。

合不勒汗奇怪金熙宗再次急召自己，怀疑金人另有企图，拒绝入朝。金国使者将其绑架，欲强行押回金国。合不勒汗中途设法逃走，回到漠北的营地。

金熙宗的使者仍不死心，带人追到漠北，欲诱骗合不勒汗再去金国一趟。

合不勒汗已经很清楚，金国皇帝要加害于己，便怒从心起，下令将金国使臣及其随从全部杀死。

金熙宗听说合不勒汗拒绝入朝，杀死使者，大怒，立即发兵进剿。合不勒汗率部避敌锋芒，与金军在茫茫的草原上周旋，待其人困马乏、粮草耗尽时，在海岭（今呼伦贝尔东面的兴安岭）一带出击，大败金军。从此，蒙金交恶，结下世仇。

当时，金王朝一直利用紧邻其北境的塔塔儿部充当鹰犬，征讨蒙古草原上的其他部落。塔塔儿部也乐于充当大金国的附庸和帮凶，恃强凌弱。

合不勒汗帮助亲家翁吉剌部与塔塔儿部作战，蒙古部与塔塔儿部结怨。

合不勒汗死后，俺巴孩汗继位后，试图与塔塔儿部和解。他本是泰赤乌部的首领，认为没有必要替翁吉剌部承担战争的直接责任，便主动表示与塔塔儿部和好。他亲自前往塔塔儿部为儿子提亲，试图通过联姻化解前嫌。但是，有金国作后盾的塔塔儿部不买账，并把俺巴孩汗抓起来，交给痛恨蒙古人的金熙宗处理。

金熙宗根据惩治叛部法，下令将俺巴孩汗钉在木驴上残酷地处死了。

俺巴孩汗惨死后，合不勒汗的儿子忽图剌汗继位。他首先向塔塔儿人复仇，与之多次交战，互有胜负。在一次战争中，合不勒汗的长子、主儿勤氏的祖先斡勤巴儿合黑被塔塔儿人俘获。塔塔儿人把斡勤巴儿合黑押到金国，金王朝将他钉在木驴上处死。蒙古部旧仇未报，又添新恨。

金世宗在位时，中都（今北京）附近及契丹地流传着一首歌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

当时，蒙古部像草原上的其他部族一样，经常骚扰洗劫金国北部边境地区。

金世宗听到这首歌谣，非常震惊，立即下令加强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每隔三年出兵北伐，剿杀蒙古各部。金世宗颁布的定期剿杀政策，被称作“减丁”。

当时，忽图剌汗已经去世，蒙古族没有选出新的可汗，各部各自为政，实际上群龙无首，已成乌合之众，无法抗击金国大军的剿杀。结果许多蒙古青年男子和老人被杀死，大批妇女儿童被掠为奴。被俘的蒙古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金国山东、河北一带奴婢价钱大跌，几乎家家都买蒙古鞑靼人做奴婢小厮。

许多蒙古人对金国人恨之入骨，但是他们又无可奈何。

当成吉思汗从草原上艰难地崛起时，他只能将对金的仇恨埋在心底，甚至不得不接受金丞相的封官，向金纳贡称臣，以击败草原上的竞争对手，壮大自己的力量。直到统一漠北，称汗立国，征服西夏后，成吉思汗才开始考虑攻金复仇的宏伟计划。

此时，蒙金力量对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蒙古国日益兴盛，金王朝却逐渐衰弱。

金王朝本是中国东北部的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族最早居住在今黑龙江流域及长白山一带，隶属于辽国。辽道宗耶律洪基时，女真族各部逐渐统一，形成拥有十万户的大部落联盟。辽天庆三年（1113），完颜阿骨打继任女真部落联盟的首领，不满辽帝强令女真族进贡异品珍宝，决心推翻辽朝的统治。天庆五年（1115），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

从天庆四年至保大五年（1114—1125），完颜阿骨打最初以一支 2500 人的小军队起家，与辽国交战近 11 年，终于灭辽，占领辽属东北和华北大片地区。

金灭辽后，从金天会三年至五年（1125—1127），挥师南下攻宋，攻破东京，掳宋徽宗、钦宗北归，灭亡北宋。至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金军继续南侵，不断进攻南宋，把金国南疆扩张到长江一线。

金王朝曾经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金军曾经也是一支能征善战、令人生畏的劲旅。

完颜阿骨打建国初，实行类似大蒙古国的征兵制度，所有壮年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军队编制推行猛安谋克制，猛安为千夫长，谋克为百夫长，下有什长和伍长，采取十进位制。

金军分中央直辖军、地方驻屯军、边防军和地方治安部队四种。中央直辖军队有禁军和机动军两种，卫戍皇宫和京师，为全军之主力。

金军之精锐为骑兵，犹如蒙军和西夏军。金军骑兵坚忍耐久，能硬打硬拚，机动灵活，进攻时经常采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法。他们

特别善于以敌方首都为战略目标，进行正面和大纵深的穿插突破，对敌国皇帝穷追不舍。

此外，金军编队内还有步兵，以汉人和契丹人为主，善于攻城。

金王朝和金军的腐败是从入主中原后逐步开始的。

女真族入主中原后，逐步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女真贵族、官僚和军官争相变成兼并土地、收取地租的封建地主，接受了汉族封建地主腐化的生活方式，丧失了原有的顽强的战斗力，结果变成一批不耕不战的寄生虫。他们崇尚汉族文化，喜欢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荣，而以世袭猛安谋克军职为耻。

一般的女真族平民也不愿当兵打仗，更喜欢种田放牧，安居乐业。

由于女真贵族和平民都安于享乐，贪生怕死，不愿从军，金帝不得不征发其他民族的平民服兵役，作战时将他们部署在第一线，而把女真部族军部署在阵后督战。结果，部队士气低落，军纪松弛。此外，征兵经常遭到各族抵制，引发起义和暴动。

金朝防守西北边境的绝大多数为女真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和諸军，由东北路、西北路、西南路三路招讨司统领。部族军是被金征服和归附于金的整个氏族或部落，他们仍保持其原来氏族、部落组织，长官为节度使，仍由本部族的首领担任。諸军则多为俘获的各部族成员组成，长官为详稳，地位低于节度使，由朝廷委派。

金王朝利用部族军和諸军戍边征战，但又歧视和排挤他们，常引起他们的不满，其中尤以原辽的契丹族为甚。契丹人对金的歧视政策痛恨之极，一直在等待机会为金灭辽而复仇。

金章宗执政时，朝纲大乱，女真族更加腐化，猛安谋克制度名存实亡，军队战斗力大减。

此时，女真贵族、官僚、军官和军户更加贪婪地搜刮民田，将山东、河北汉族百姓世代耕种的上好田地冒占刮去，使汉族人对女真人恨之入骨。当蒙军入侵时，汉族人纷纷起义，进一步动摇了金朝的统治。

猛安谋克制度至章宗时更加败坏，以 25 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每个谋克实际上能作战的士兵只有 18 人，一个猛安只有 72 个战斗兵，官比兵多，号令不一，互相牵制。平时，军官和士兵缺乏训练，酗酒赌博成风，欺压百姓。

不仅百姓和军队不稳，而且朝政混乱，进一步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章宗本是金世宗长孙，因其父先死，世宗一死，他即以皇太孙继承皇位。章宗害怕几个皇叔争位，借机杀死了几位亲王。章宗纵情声色，却无皇子。他不肯立几位能干而又健在的皇叔和兄弟，而宣布无才无德、软弱可欺的卫王完颜永济为皇位继承人，因为这样的继承人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章宗根本不想永济会误国。

泰和八年十一月，金章宗病死，卫王永济继承皇位。永济一上台就犯错误国。当成吉思汗率十万大军围困中兴府、夏襄宗李安全请金出兵援助时，他竟然认为蒙夏相攻，对金国有利，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结果把西夏推向成吉思汗一边。

成吉思汗了解卫王永济，对他居然当上金国皇帝嗤之以鼻。

有一次，成吉思汗到净州（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带）送岁币给金国，金章宗遣卫王永济前往接受蒙古纳贡。永济傲慢无礼，不像大国之亲王，

且说话无条理，词不达意，又是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成吉思汗对金国的亲王不以为然。

永济继位后，遣使传诏蒙古，金使要求成吉思汗跪拜接诏书。但是，当他得知新皇帝是卫王永济时，立即起身，用轻蔑的口气说：“我以为中原皇帝是天上超人做的，难道像卫王这样平庸懦弱之辈也能当皇帝？”说罢，他拒绝接受诏书，带人扬长而去，把金使凉在一旁。

成吉思汗敢于羞辱金国使者，蔑视新皇帝，一方面基于自己这些年来力量壮大了，另一方面从各条渠道对金国的实力和状况有所了解，现在到了与金国摊牌、为先祖报仇的时候了。

第一个向成吉思汗提议灭金的人，是金章宗派往克烈部王罕处的使者耶律阿海。当时，成吉思汗尚未与王罕闹翻，还保持义子义父的密切关系。耶律阿海结识了当时尚未称作成吉思汗的铁木真，佩服他的才志，对他说：“金国武备废弛，君臣将士日益腐化，过不了多久就会灭亡！”他是契丹人，对金灭契丹之辽国一直怀恨在心，所以鼓动年轻有为的铁木真将来与金决战。他后来带着自己的弟弟耶律秃花投奔铁木真，与之患难与共，他们兄弟俩的家属被金章宗派人抓了起来，亦不顾惜。当成吉思汗伐金时，他们充当蒙军前锋先导。

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湖水的田镇海原本是一位富商，往来于金国山东、河北之间，对金国城市的富庶繁华有很深的印象，一直主张南下伐金，洗劫那些富庶的城市。

成吉思汗立国称汗后，又有不少契丹人和汉人投奔蒙古。他们向成吉思汗报告金王朝朝政混乱，军队腐败，军无斗志，百姓不满，鼓吹南下伐金。

成吉思汗也派使者、商人前往金国，刺探情报，同时招纳金军的西北边防军，让他们做内应。

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迫使西夏答应出兵讨金后，最后于 1210 年做出决定：准备次年大举进攻金王朝。

成吉思汗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报，得出结论：金王朝已经是外强中干，朝纲腐败，将士腐化，已不是完颜阿骨打建国初期的强盛大金，灭辽亡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正是大蒙古国为祖先复仇的大好时机。

2　兵分两路　扫荡边陲

1210 年初春，成吉思汗召集诸王、诸将和万户长在斡难河畔的金帐里开大会，商讨进攻金国、为惨死的先祖复仇的作战计划。

成吉思汗说：“诸位爱卿，我意已决，至迟在明年初，我军将对金国发动进攻。现在西夏已经臣服，我军攻金不仅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利用西夏军队牵制一部分金军兵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情报看，现在金国朝野上下政局不稳，女真将士贪生怕死，军备废弛，军纪败坏，战斗力减弱，形势对我军有利。但是，必须看到，女真族骑兵曾灭亡辽国，后又灭亡北宋，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军队庞大，难以速战速决。如何攻金，确保万无一失？请诸位爱卿畅所欲言。”

诸王、诸将、诸万户长这些年来跟随成吉思汗，身经百战，百战百胜，对攻金信心十足。

最积极的主张派耶律阿海说：“这次攻金，必须打着为蒙古先祖复仇的旗号，师出有名，既可激励我军将士奋勇杀敌，也可感召金军中非女真族的部族军和諸军。”

耶律阿海知道打着复仇的旗号，可保证部下同仇敌忾，勇往直前，残杀仇敌。

术赤发表意见：

“据我所知，金朝为防备我蒙古族复仇袭扰，自达里带石堡子（今内蒙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北），经鱼儿泊（今达来诺尔），到夹山（今呼和浩特西北），修筑了一条长达三千余里的界壕，在这条界壕后面部署了大批部族军和諸军。我军南下，可以取道汪古部，走捷径，直接向金国首都进攻，暂时避开金长城的阻拦。”

成吉思汗觉得术赤很有战略眼光。

木华黎在成吉思汗分赐功臣时被封为左手万户长，管辖东部草原直至大兴安岭的老百姓，紧邻金国东北部边境地区。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金国的动向，仔细了解金国东北部边境地区的情况。他早就认为，蒙金之战迟早会爆发，大汗向金帝纳贡称臣是暂时的。他深思熟虑过攻金的作战计划。他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对成吉思汗说：

“大汗，末将认为，蒙金之战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正如金灭辽历时 11 年一样。我军将连续攻击，不给金军喘息之机。我军实施多路长驱直入，使金军顾此失彼，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我军这次出兵是为了复仇，因此有必要像征讨塔塔儿部一样，对金军实施大屠杀，对抵抗的城市实施屠城政策，给金军造成极大的恐怖，使他们丧失拚死抵抗的斗志。我军可取道汪古部境，取直线向金都进攻，但同时我军还应出兵进攻金国的大后方，即东北女真族的发祥地，切断东北与金都的联系，使之变成一座孤城。”

成吉思汗觉得木华黎是一位称职的左手万户长，能替大汗分忧解难。

博尔术虽为右手万户长，但对攻金之战也作过一番仔细的思考。他根据上次南征西夏的经验教训献策道：

“我军这次攻金，估计面临两大困难：一是远离蒙古草原作战，后勤补给将难以接济；二是又将遇到征西夏时的坚固城墙，攻城非我所长。

我建议这次攻金，必须从诸千户中挑选精兵强将，每个将士配备 3～5 匹良马，并配 1～2 名副兵给每个将士，同时各军随军配带畜群，即挑选健壮的羊群随军行动，保证后勤供应。遇到坚固城池，我军即以一部分兵力围困，同时派兵四处劫掠城池周围的乡村和防守薄弱的小城，为我军人马补充食物和饲料。我军攻城时，把敌军俘虏排在阵前，使敌守军丧失斗志，我军可乘机攻入。同时，我军在作战过程中要注重俘获金人中的工匠，让他们为我军制作攻城专用武器装备，让我军骑兵学会攻城战术。”

成吉思汗和诸将认为博尔术提的建议很关键，纷纷发表看法，补充和完善攻城的战术与保障后勤的办法。

这次作战会议是历次会议中时间最长的，开了整整一天，开得极为热闹，诸位亲王和各位心腹战将纷纷献计献策，决心打赢这场攻金的大战。

成吉思汗最后决定：

一、攻金之战至迟在明年春天开始，所有备战工作必须在今年年底完成；

二、各位亲王和各位千户长必须马上着手挑选参加这次战争的士兵、十户长和百户长，派出精兵强将参战；同时配齐良马、鞍具、兵械和装具，并配备副兵和畜群，都应选本户内最好的；

三、这次参战正规部队不少于 15 万人，加上副兵，总数将达到 30 万人，分给每个千户的征兵数字照此总数分配；

四、今年年底在不儿罕山举行大规模狩猎活动和军事演习，所有将要参加伐金之战的军官，从十户长到千户长、万户长，都必须参加这次军事演习，同时各千户必须派出一定数目的士兵参加演习；

五、攻金之战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明年的进攻地区集中于金都西北部边境地区，先作试探性进攻，扫荡边境地区，为下一步进攻打下基础；

六、继续派遣侦察小分队深入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侦察敌情；同时派使者前往汪古部，为大军南下打前哨；派特使前往西夏，西夏帝从西面出兵攻金。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蒙军的备战工作加紧进行，一切都很顺利。

转眼到了 1211 年春天，成吉思汗按计划动员蒙军 15 万精锐部队，准备南下攻金。在部队开拔前，他带着合撒儿、帖木格、别勒古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七位亲王，诸驸马，木华黎、博尔术、哲别、速不台、忽必来、赤老温、者勒蔑、术赤台诸将及诸千户长，跪在不儿罕山前，解下腰带挂在脖子上，对天起誓：“长生天在上，青山诸神明鉴：昔日我先祖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惨死金人手中，金帝每隔三年举兵往北剿杀，残杀我无数勇士，掳掠我妇女儿童，抢我牛羊马群。此仇不报，愧对列祖列宗，请苍天神明助我蒙古大军，向那残暴的金帝讨还血债！不打败金帝，决不收兵！”

成吉思汗带着诸亲王、诸将和诸千户长一百多人祭完不儿罕山后，接着在斡难河畔升起九足白旄纛，向全体将士发布进攻命令：“大蒙古国的勇士们，向金贼讨还血债、为死难的先祖和同胞报仇的时候到了，苍天神明会保佑我们战胜敌人，希望全体将士奋勇争先，杀敌立功！”

全体将士齐声高呼：“杀光金贼，为先祖报仇；不败金贼，决不收兵！”

呼声震天动地，几乎使斡难河的清水沸腾起来。

然后，几十万人马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横渡怯绿涟河南下，穿过漠北草原，越过塞北的沙漠和戈壁，向汪古部境开进。

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早在1205年就倒向当时尚未称成吉思汗的铁木真一边，拒绝与太阳汗联合，把乃蛮部要进攻蒙古部的情报事先透露给铁木真。成吉思汗特别感激他，建国后封他为第八十八功臣，继续统率汪古部的五个千户，后来还将自己的三女儿阿剌合别姬嫁给他的儿子，结为亲家。因此，汪古部名义上是归附金国，充当金王朝的西北边防军，实际上已成为成吉思汗进攻金国的前沿阵地。

汪古部已与成吉思汗去年派来的使者和将领协商好，并事先划定了蒙军各路人马到达后宿营的牧场和山地。

蒙古骑兵翻过阴山，在汪古部官员的引导下，开往靠近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的牧场驻扎。他们将在这里度过夏天，待到秋高马肥时即转入进攻。

成吉思汗一边休整兵马，一边派蒙军分遣队四处侦察劫掠，摧毁金军的监视哨所，劫掠沿边地区金人的骆驼、马匹和羊群。

成吉思汗亲率15万精锐骑兵南下的消息很快传到中都。完颜永济本来还在盘算着等今年成吉思汗再到净州向金国纳贡时，派人将他抓起来，以惩罚他拒收诏书、对金帝不尊之罪。他没想到成吉思汗居然先下手为强，带着15万精锐部队来复仇了。

完颜永济此时表现出他固有的软弱性格。他竟然试图与复仇之师议和。他派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前往汪古部，乞求议和，结果遭到成吉思汗的严辞拒绝。

当时，金军驻守西北边疆的部队为降服金国的部族军和被金军俘获的諸军，设西北路招讨司，治所驻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下辖苏谟典、霞马等三部諸军。这些諸军从装备、训练、士气和战斗力几方面还不如日益腐化的女真族军，根本不能阻挡蒙古骑兵的铁蹄。

永济无可奈何，急忙派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又名胡沙）率正规部队前往西北边境，设法抵御蒙军进犯。

随着秋天的来临，成吉思汗兵分两路，开始大举进攻金国：东路由他亲自指挥，向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方向进攻；西路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兄弟指挥，向金西京（今山西大同）方向进攻；东路军兵力为10万人，西路军5万人。

成吉思汗率主力东路军首先离开阴山下的草原，进入金国西北边境地区。就像以前历次进攻敌军那样，他命哲别率2万人为先遣队，在先遣队前面派出数路侦察小分队，大军在先遣队后面跟进。

哲别率部轻装前进，经短暂交战，一举攻占金军新修的乌沙堡要塞和乌月营城（今河北张北西北）。

金军统帅独吉思忠派兵反扑，企图夺回乌沙堡和乌月营，但实施反突击的兵力太弱，被哲别的先遣队和成吉思汗的后续部队击退。

完颜永济在中都听到金军初战失利，很生气，不由分说就撤了独吉思忠的统帅职务，改命完颜承裕为前线主帅。

但是，完颜承裕对蒙古骑兵心存畏惧心理，不敢主动出击和实施反攻，分兵把守边境城镇，被动挨打，结果节节败退。哲别率部乘胜攻克桓州（今内蒙正蓝旗西北），拖雷率兵攻陷昌州（今内蒙大仆寺旗西南），成吉思汗率大军攻克抚州（今河北张北，另说内蒙兴和境）。

现在，金军已经丧失了长城外的几个重要据点，等于丢失了拱卫京师的前沿阵地。完颜承裕派人火速回京，要求永济出动京师的中央直辖军，并向各地征调驻屯军，火速增援西北边防军，阻击成吉思汗的蒙军主力。

永济惊慌失措，急召几位皇叔、皇兄和文武大臣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以完颜执中为招讨使，尚书左丞完颜万奴为监军，率领由中央机动军和地方驻屯军组成的 30 万大军，开赴西北抗击蒙军。完颜承裕受命统领原西北边防军和参战部队约 10 万人，负责接应援军。

完颜执中率金军昼夜兼程，越过长城，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西北得胜口）一带布阵，试图阻止成吉思汗从最近的山口南下。他还派手下契丹族部将石抹明安前往抚州，质问成吉思汗为何犯上作乱？不料，石抹明安经耶律阿海兄弟一番劝说，觉得应该趁机报金灭辽之仇，干脆投降成吉思汗，为蒙军伐金出谋划策。

此时，蒙军接连攻下金国长城外的几处要塞城垒，正以这些要塞城垒为据点，四处劫掠，放牧战马，准备下一步进攻金长城，突破金军在燕山山脉的防线。

完颜执中的另外两位契丹族部将巴古失和桑臣建议，派 5 万精锐骑兵，轻装北上，袭击驻抚州之敌，争取首战告捷，以鼓舞全军的士气。

巴古失和桑巨的建议也许是制胜的良策，至少可挫蒙军进攻的势头，鼓舞金军的士气。

但是，完颜执中像完颜承裕一样畏敌，不敢冒险。他决定以野狐岭山地为依托，以主力部队步骑并进，与蒙军决战，同时命完颜承裕率 10 万军队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

成吉思汗派出的先头侦察部队很快将金军的动向摸清，向他作了汇报。

好在完颜执中以步骑并进，进军速度缓慢，成吉思汗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布阵迎战。

现在从兵力对比上看，金军以 40 万对蒙军 10 万，金军占优势，蒙军处于劣势。

不过，成吉思汗与诸将仍很有战胜金军的信心。金军虽有 40 万之众，但有一半为步兵。用骑兵冲击步兵，除非对方是训练有素、精于弓弩射击、占据高地、沉着应战的步兵部队，否则势不可挡。金军的另一半骑兵实际参战的人数不到 15 万人，比蒙军多 5 万，但是，他们缺乏训练，马力亦不如蒙古马。对金军更为不利的是，增援的 30 万军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将士之间，部队之间，步骑之间，彼此不了解，缺乏协同训练，难以协同进攻，奋勇作战。更糟糕的是，女真族将士贪生怕死，其他部族的士兵更无战死的决心，他们将难以抵挡与他们各方面正相反的复仇之师。

木华黎认为敌众我寡，应拚死进攻，以挫败敌军。

成吉思汗对敌我双方的态势作了一番比较，决定采取蒙古骑兵最擅

长的破敌战术；派哲别率 1 万轻骑攻敌，激战后败退，引诱金军主力下山追击，待其追至野狐岭北面的平地旷野时，全军转入反攻，对敌冲杀；反攻时，由木华黎率 1 万人与哲别的 1 万人从中央突击敌阵，博尔术、忽必来、者勒蔑各率 1 万从左翼掩杀，合撒儿、别勒古台、帖木格和拖雷各率 1 万人从右翼冲击，成吉思汗自率 1 万怯薛军居中央木华黎、哲别部之后；各路呈向心突击，呈包抄态势，猛攻当面之敌，但不断敌后路，而要网开一面，让敌溃退；当敌在蒙军八路人马猛攻下后退时，蒙军乘机冲锋，冲乱敌军队伍，一路追杀。

完颜执中督令大军分成数路纵队，齐头并进，向抚州方向进军。

哲别率 1 万精兵首先攻击金军前卫。完颜执中命令骑兵冲击，步兵向两翼散开，准备用弓弩射击。哲别见状，与金军骑兵厮杀两个回合后，即调转马首，往后撤退。

完颜执中命令骑兵紧追，步兵跑步前进。他自恃人多势众，想一口吃掉蒙军的先头部队，给成吉思汗一个下马威。

金军骑兵与步兵的距离已经拉开，而且越拉越大。他们已经追击到野狐岭以北的原野。

这时，哲别的先头部队已与木华黎的部队会合，换乘快马，又调过头来，一起向金军追骑进行反击。成吉思汗命令左、右两翼请将率部转入进攻，先拉开距离，呈扇形攻击前进，构成大迂回包围态势。

蒙军十万将士杀声震天，乘快马飞速冲向金军骑兵。蒙军将士人人都是特等猎手，精于骑射，在快速冲刺时，不停地用强劲的木弓发射箭，准确地射击金军骑兵。女真族骑兵已不如当年灭辽时勇悍了，在蒙军万箭齐射下，冲在最前面和两翼侧的人纷纷中箭落马，伤亡惨重。他们不明白，蒙古人为什么能边冲边射且射得又准又狠？

蒙军骑兵在行进间用弓箭齐射几次后，转眼冲到金军跟前，用刀劈砍，用长枪扎挑，杀得金军骑兵纷纷落马。

完颜执中没料到成吉思汗的十万将士会边冲边射，两军尚未接战，就将己方射死射伤一大片。他忽然吃惊地发现，蒙军左、右两翼正向自己两翼侧迂回。他担心蒙军要包围自己的骑兵部队，急令后卫变前卫，前卫变后卫，赶快向野狐岭撤退。

但是，金军部队是从京师和各路、府临时抽调集结成的，尚未统一整训过。他们已被刚才蒙军的射击和砍杀吓破了胆，一听到后撤，便争相后退逃命，部队建制秩序大乱。

这正是成吉思汗和他的部下最希望的战机，他们已故意不断其退路，等着金军撤退时冲锋。

时机一到，成吉思汗督促全军发起冲锋。蒙军骑兵每人有几匹马备用，都换成快马，追击的速度比金军骑兵逃命的速度还要快，一路追杀无数。

完颜执中企图让跟在骑兵后面的步兵展开成几路横队，用弓弩射击蒙军骑兵。但是，他尚未布置好射击阵地，金军骑兵已败退至跟前，踩死踩伤不少士兵，没命地往后撤退。眼见蒙军骑兵紧紧追杀过来，金军步兵也没命似地往回逃。

现在，金军 30 万人马的悲剧开始了。逃回野狐岭的部队并没有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组织防御。正相反，他们已成惊弓之鸟，除

少数步兵越过山谷和河谷两侧的高地逃跑外，大多数士兵仍沿着河谷和山谷往回逃。完颜执中和完颜万奴带着少数亲信，试图拦阻败兵停下来，但是毫无用处，兵败如山倒。

成吉思汗率兵追入野狐岭的山谷和河谷，屠杀已无法组织抵抗的金军士兵。精疲力尽的步兵再也跑不动了，首先遭到屠杀，然后是人困马乏的骑兵，都被杀死。整个山谷和河谷尸横百里，直至若干年后，仍是白骨累累。

负责接应的完颜承裕听到前方失败的消息，既不派兵接应，又不组织防御掩护败兵撤退，而是望风而逃，带着 10 万预备队和少数从前线逃回来的部队，从野狐岭向宣德（今河北宣化县）方向逃跑。

成吉思汗下令将金军士兵赶尽杀绝，然后换乘快马，继续追击溃逃之敌。

蒙军快马加鞭，在浍合堡（今河北怀安东南）追上完颜承裕的军队。双方在浍河河谷展开大战。金军不堪一击，被击溃，又遭到蒙军追杀。金军十万大军损失殆尽。仅完颜承裕带少数亲信从战场上逃脱，逃入宣德府。

金国 40 万精锐部队在野狐岭之战中几乎全军覆灭，元气大伤。

成吉思汗指挥东路军 10 万人马连续进攻，攻破中都西北门户居庸关，从关沟出南口，一口气冲杀到金都城下。因中都城垒坚固，又有重兵防守，蒙军攻城失败，遂解除围困。

成吉思汗把指挥部设在南北口之间的龙虎台（今北京昌平西），分兵四处攻掠中都附近地区。

当成吉思汗指挥东路军攻城掠地、歼金精锐时，他的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及赤老温、术赤台、朵儿伯多黑申、沈白、耶律秃花、阿儿孩等将领，指挥 5 万名西路军，由汪古部军队作先导，接连攻克云内（今内蒙土默特左旗东南）、东胜（今内蒙托克托）、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城，向西京（今山西大同）逼近。

永济把金军主力全部调往野狐岭以北阻击成吉思汗的东路军，而忽视了中都西面外围的防范。结果，蒙军西路军一入金境，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

金军西京守将纥石烈胡沙虎见蒙军 5 万人马正向西京杀来，就主动放弃西京，率 7000 名金军弃城而逃。

术赤派遣耶律秃花率一万骑兵，抄近道追击，歼灭胡沙虎部大部兵力。胡沙虎率少数残兵败将夺路而逃，一路上抢库银，抢官马、民马，还打死地方县官，一口气逃回中都。

术赤分派兵力，攻掠山西北部乡村和城镇。

1211 年年底，蒙军两路军洗劫了河北和山西北部地区后，带着大批百姓、牲畜和财物，撤回漠北草原。

3　连续进攻　占领中都

成吉思汗指挥 15 万蒙古骑兵南下攻金，消灭金军 40 万精锐部队，扫荡了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蒙军的进攻，给金王朝造成的震撼，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引发了金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

金王朝是在灭亡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蒙军进攻金国，契丹族人首先拍手称快，纷纷响应，充当蒙军先导。

石抹明安阵前投靠成吉思汗，后来成为蒙军攻金的先锋官。

移剌捏儿拒绝担任金国的留守官，但一听说成吉思汗率大军南征，便兴奋地对部下说：“为国复仇的时候到了！”他带着一百多名契丹族勇士去见成吉思汗，献灭金十策，被封为霸州元帅。

石抹也先出身于辽国萧太后一族，亡国后祖孙三代拒绝在金朝做官。他从小就决心报仇复国，见成吉思汗南征，便投奔蒙军，建议成吉思汗发兵取东京，扫荡金国的根基。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令他随木华黎部进攻东京。

耶律留哥在辽东起兵反金，响应蒙军的进攻。他原为金朝千户长，驻守东北路边防。蒙军南下，金王朝怀疑契丹遗民有异志，下令以两户女真人夹居一户契丹人，加强对契丹人的防护。耶律留哥不满，起兵反金，部众达 10 万之众，连营百里，威震辽东。成吉思汗派驸马按陈那颜率蒙军至辽东，耶律留哥率众降服。

女真贵族官僚和军官军户抢占民田，敲诈勒索，早已使汉民恨之入骨。蒙军南下，大举进攻金国，汉民乘机发动起义，杀死女真人，夺回土地。起义遍布今河北、山东各地，最著名的起义军有杨安儿、李全领导的红袄军。金国许多州县被起义军攻占，金军穷于应付。

各地汉族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武装，割据一方。蒙军一到，他们就归附了。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蒙古灭金的功臣。

此时，西夏也乘机出兵攻金。1211 年，夏襄宗李安全被废，宗室齐王李遵頊被立为帝，是为夏神宗。夏神宗一上台，即亲蒙抗金。他听到蒙军攻到金都城下，便派兵袭击金国西部的泾州、邠州，并围攻平凉府。此后，每当蒙军南下攻金，西夏跟着出兵，深入金国西部边境，攻城掠地，杀掠士民。

金帝完颜永济在蒙军的连续打击下，更加软弱无能。当成吉思汗的部队围攻中都时，他束手无策，只能与手下文武大臣相对哭泣。更糟糕的是，他居然不敢惩罚贪生怕死、损兵折将的高级军官，继续委以要职，结果人心不服，军心不齐，无济于事。

完颜承裕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使金军精锐全军覆灭，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复任元帅右监军，继续带兵前往辽东，征讨耶律留哥部，结果又吃败仗。

负责守备西京的大将胡沙虎不战而逃，丧师失地，还沿路抢劫，打死地方官，逃回京城后，也未受到惩处。永济认为胡沙虎资格老，赐给他金牌，命他代理右副元帅，率 5000 名武卫军驻防中都城北。

永济现眼见大金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不堪一击，但又无力力挽狂澜，起死回生。他盼着蒙古军大掠而还之后，就不再大举进攻了。他命臣下和地方官员修复被蒙军毁坏的城池，恢复西北边境地区的秩序。

他们庆幸蒙军都撤走了，希望蒙军不会再犯。

当然，这只能是永济和他的文武官员的一厢情愿。

成吉思汗初战告捷后，回到漠北草原休整人马，度过 1211 年的寒冬。随着冬天的过去，1212 年的春天来临，成吉思汗与部将又开始策划对金王朝发动新的攻势。

成吉思汗稍微调整了一个对金的作战方针：

一、尽量利用契丹人和汉族人的反金势力，扰乱金国的后方，使金军顾此失彼；

二、不杀金军降兵降将，但对拚死抵抗的金军仍将实施屠杀政策，对顽抗到底的城镇实施屠城；

三、对金作战目标仍限于消灭金军有生力量，破坏金国城镇和乡村，掳掠金国的畜群和财物，进一步削弱金国继续作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四、除在我军后方设驿站外，不分兵占领金国的地盘，以免分散兵力，限制我军骑兵的机动作战能力，而应保持高度集中的作战部队，一往无前，歼敌生力军，扫荡敌纵深处。

五、不仅要对金国首都造成军事压力，而且要进攻金国的东北部、西北部和南部，全方位扫荡作战。

从成吉思汗的作战方针看，如果不是因为分兵西征，只要全力连续进攻，不用 10 年，蒙军就能灭亡金王朝。

从 1212 年到 1217 年西征前，成吉思汗统率蒙军主力部队，对金王朝连续发动攻势，攻城掠地，势不可挡。金军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丧师失地。

在 1212 年秋天的战局中，成吉思汗兵分三路：一路由哲别指挥，统兵 5 万，向辽东进攻，继续增援耶律留哥；一路由托雷指挥，统兵四万，攻掠中都西面的城镇；成吉思汗亲率 6 万精骑，主攻西京方向。

在辽东方向，哲别部与耶律留哥部会合，击败完颜承裕带领的 60 万大军和蒲鲜万奴的 40 万金军。在进攻东京的战斗中，哲别攻城失利，引兵佯退 500 里，使金军守兵误以为蒙军败退，防备松懈。哲别换乘快马，率部连夜回城，攻入城中，大掠而还。耶律留哥称辽王，归附蒙古。

在中都西面，拖雷率部攻陷宣德（今河北宣化），继而围攻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在围攻德兴府的战斗中，蒙军初战失利。拖雷身先士卒，奋勇攻城，终于攻破该城。接着，拖雷的骑兵洗劫了附近的州县和城乡。

在西京方向，成吉思汗率兵包围威宁（今内蒙兴和北），守城千户刘伯林开城投降。成吉思汗派他与耶律秃花一起征讨、招降山后诸州县。刘伯林是投降蒙军最早的汉族将领。后来，他的儿子刘黑马为蒙古灭金立下战功，与史天泽、张柔、严实被封为汉军四大万户。

成吉思汗接着派兵包围西京，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在西京东北的密谷口设伏，歼灭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所率金军援兵。攻城时，成吉思汗被流矢射伤，遂撤围而去。

这年冬天，蒙军骑兵扫荡了金国辽东大后方和首都西面邻近的城垒后，又撤回到漠北草原休整。

1213 年，成吉思汗指挥 15 万蒙古骑兵第三次进攻金王朝。蒙军仍沿着 1211 年秋天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取道野狐岭，走直线捷径，向中都方

向进攻。

金主永济获悉成吉思汗又率大军向中都方向进攻，急派左丞相完颜纲、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带兵 15 万，出居庸关，北上迎战蒙古大军，并令南口至怀来沿线守军加强防守。

成吉思汗的先头部队击溃了沿线金军守兵，再克宣德、德兴诸城，到达怀来（今河北怀来东）、缙山（今北京延庆）一线，与完颜纲、术虎高琪所率金兵遭遇。

成吉思汗传令各侦察分队继续深入敌后侦察，摸清金军的部署情况。

完颜纲和术虎高琪吸取 1211 年金军在野狐岭之战中惨败的教训，将部队分散部署，依托怀来和缙山要塞，互为犄角，以阻击蒙军。同时，他们准备万一前锋作战失利，就主动撤退，收缩防线，因此在南口至居庸关一线，加强了守军和物资屯集。

但是，完颜纲和术虎高琪的部队由汉族军和諸军组成，士气低落，且初到前线，作战物资不足。

成吉思汗兵分两路，首先消灭了全军的外围警戒部队，然后乘金军立足未稳，迅速包围了怀来和缙山要塞，并派出强大的先遣部队向敌后搜索，切断要塞守军与后方的联系。

成吉思汗决定先围困守军，待其粮草耗尽，然后从三面实施强攻，故意在朝其后方方向网开一面，诱其出逃，在其运动中追歼。

蒙古骑兵在头一个月中将怀来、缙山两处要塞守军围得水泄不通，并多次击退从南面而来试图接应的金军援兵。

现在，金军守军的粮草逐渐减少，城外援军无法靠近守军，运不进一粒粮食。完颜纲守怀来，术虎高琪守缙山，他们分别组织多次夜间突围，但均被蒙军击退。

双方在怀来、缙山一线对峙了一个多月。

成吉思汗估计金军守兵粮草耗尽，急于突围，便于天亮前从西、北、东三面，同时强攻怀来、缙山要塞。在黑夜的掩护下，蒙军骑兵变步兵，前赴后继，猛攻要塞。

完颜纲、术虎高琪像 1211 年野狐岭战役中的金军统帅一样中计，带着绝望的汉族军和諸军向南突围。蒙军网开一面，让金军步、骑兵往南溃逃。

成吉思汗和诸将见冲锋的时机到了，命令全体将士换乘快马，向溃逃的金军冲杀过去。

蒙军骑兵的追杀如同野狐岭之战一样残酷。成吉思汗命令部下将金军士兵赶尽杀绝，他们一路追杀，一直杀到居庸关北口，才为长城所阻。金军 15 万将士几乎被全歼，一路上积尸如烂木。完颜纲和术虎高琪带少数残兵败将逃回关内。

好在完颜纲和术虎高琪比前任统帅棋高一着。他们已令后方守军铸铁为门，封锁居庸关，并布三角形的铁蒺藜百里，阻止蒙军骑兵冲突。

成吉思汗见一时难以攻入关内，便采用曾出使过金国的札八儿火者的计策，命客台、薄察二将统兵 2.5 万人驻守居庸关北口外，与金军对峙；命哲别率 3 万人，由札八儿火者带路，走小道，袭取南口，与客台、薄察部对金军南北夹击，夺取居庸关。自率大军迂回南下，袭破紫荆关

（今河北易县西北），从西南方向进攻中都。

正当蒙军向中都逼近时，胡沙虎带领 5000 名驻防中都城北的武卫军发动政变。他们攻入皇宫，杀死了金主永济，自称监国都元帅。8 月，胡沙虎迎立完颜珣为帝，即为金宣宗，自任太师、尚书令、都元帅、泽王。

胡沙虎的政变进一步削弱了金军的指挥控制能力。

金宣宗获悉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绕过长城，偷取飞狐道，南入紫荆关，急令术虎高琪从居庸关赶往紫荆关，阻击成吉思汗入关。但是，蒙军已抢先夺关，接着攻克涿州，向中都逼近。

与此同时，哲别部偷袭南口成功，向南向北，沿关沟向居庸关进攻，与关外的客台、薄察部合力攻击。金长城守军腹背受敌，顷刻崩溃，居庸关沦陷。蒙军出南口，进抵中都城下，与北上的成吉思汗军队会师。

当蒙军兵临中都城下时，金军高级将领之间又起内讧。术虎高琪兵败回京，担心被治罪，先下手为强，率兵包围太师胡沙虎的住宅，杀死胡沙虎。金宣宗本来畏惧胡沙虎的权势，见其被杀，心中暗喜，便赦免术虎高琪，并任命他为左副元帅。

成吉思汗见中都城坚池深，难以攻破，便命客台、哈台二将率兵 5 万人包围中都，并分兵把守城北居庸关要道。他决定大军不回漠北草原过冬，兵分三路，继续进攻，扫荡金国南境和辽西：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路军，从太行山东麓南下，攻取河北、河南诸府州县；成吉思汗与拖雷率中路军，从中都南下，扫荡河北东路与山东诸府州县；合撒儿、别勒古台、帖木格率左路军，扫荡河北东北部和辽西诸地。

金王朝为对付京师北面的蒙军，已多次从山东、辽西、河北、河南、山西诸路抽调地方驻屯军保卫京师，却先后在居庸关以北全军覆灭，结果大后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成吉思汗的三路大军在华北原野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势如破竹。从 1213 年年底到 1214 年初，数月之间，蒙军攻破金国九十余郡。

在这次大扫荡战中，蒙军经常先攻掠乡村，然后驱赶村民走在阵前，围攻城镇，结果守军不忍射杀父老乡亲，纷纷投降。

在扫荡战中，蒙军骑兵还实施残酷的屠城政策。例如，术赤三兄弟指挥的右路军攻下保州（今河北保定）后，将城中百姓和士兵赶出城外，不论男女老幼，杀死几十万，尸首码得几与城齐高。蒙军士兵杀人取乐，他们纵火焚烧房屋，摧毁城池，所到之处几成废墟。

成吉思汗还下令掳掠人口和财物。蒙军打到哪里，就将哪里的金帛、子女和牛羊马畜席卷而去。例如，永清地主史秉直降蒙，成吉思汗命其带着十多万户汉人，迁往漠北，途中冻死饿死无数。蒙军掳走的耕牛亦不计其数。

1214 年春天，蒙军三路大军结束扫荡作战，会师中都城下。成吉思汗把金帐设在中都北郊大口，派阿剌浅为使者，进入中都，逼金宣宗犒师求和。

金宣宗无可奈何，将卫王永济的女儿歧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并奉送童男女各 500 人，战马 3000 匹，金帛若干。金丞相、都元帅完颜福兴（承晖）受命送成吉思汗出居庸关。

蒙军全部撤回漠北草原，未占金国一城一地。金王朝再派官吏镇守被蒙军攻破的州县。蒙金之间出现短暂的和平。

5 月，金宣宗因畏惧蒙军再次从蒙古草原直攻中都，决定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他命丞相兼都元帅完颜福兴、尚书左丞抹燃尽忠等文武官员协助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自率六宫南迁南京。

6 月，护驾南迁的契丹族諆军因受歧视，前进到良乡（今北京房山东）时哗变，杀死原带队指挥官，推举斫答为帅，折回中都。完颜福兴闻变，下令收起吊桥，紧闭城门，率部严阵以待，阻止叛军入城。斫答遣使至漠北，宣布投降蒙古。

正在鱼儿泊（今内蒙昭乌达盟达里泊）避暑的成吉思汗接待了契丹族諆军的使者，对金宣宗迁都南京大为恼火，认为金王朝议和没有诚意，便命部将三摸合拔都为统帅，契丹族将领耶律阿海、耶律秃花、石抹明安等为先锋，率 5 万蒙军南下接应斫答的 5 万契丹族諆军，然后合兵围攻中都。同时，成吉思汗还命令木华黎率 7 万蒙军进攻辽西、辽东，切断东北金军与中都的联系，策应三摸合拔都部围攻中都。

三摸合拔都率 10 万大军包围中都，围而不攻，采取围城打援之策，切断中都与外界的联系，不许金军援兵的一兵一卒和一粒粮食运进中都城内。当时，蒙军骑兵尚未完全掌握攻城技术，面对中都的坚固城墙和防御体系，只能采取长期围困、断敌粮草供应的办法，减少己方伤亡，最终迫使敌城不战而降。

三摸合拔都还分遣兵力，招降了驻中都南面通州的金军右副元帅蒲察七斤部，切断了南粮北运的漕运枢纽。

1215 年 3 月，金御史中丞李英受命收集河间、清、沧诸州义军，与元帅右监军完颜门锡和左都监乌古伦庆寿合兵一处，从河北各地运粮援助中都守军。

三摸合拔都获悉这个情报后，分兵遣将，首先抓获李英，夺得一千多辆运粮车，然后消灭了进抵涿州北的乌古伦庆寿部。

现在，金王朝从西南方向增援中都的行动遭到失败。

与此同时，木华黎进攻辽西、辽东，使金王朝也无法从东北大后方抽调兵力增援中都。

木华黎于 1214 年进攻辽西。金锦州兵马都提控杀死节度使，拥兵自立为临海王，首先投降蒙军。

1215 年初，木华黎率兵进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名城）。契丹守军杀死守将银青，推举乌古伦寅答虎为元帅，开城降蒙。木华黎采纳石抹也先的建议，仍命寅答虎领兵守北京。

至此，木华黎部切断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

此时，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拥兵 40 万，拒绝派兵增援中都，反而宣布脱离金王朝，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

金中都守军不能指望来自东北方向的援助，惟一可能得到的增援只能来自南面。

但是，金宣宗一听说蒙军又大举南犯，不顾群臣反对，急忙将太子完颜守忠召回南京。完颜福兴与术虎高琪、抹撚尽忠诸将不和。中都附近的金军谁也不愿意增援中都，即使愿意增援，也无法突破三摸合拔都部署的封锁线。

中都已经变成一座孤城，粮草耗尽，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完颜福兴服毒自杀，抹燃尽忠等弃城而逃。中都金守军已群龙无首，举城以

降。

成吉思汗命令失吉·忽秃忽先进城清点府库财产，将其全部运回漠北，然后才允许围城的蒙军将士进城烧杀抢掠。

蒙军于 1215 年占领中都后，成吉思汗又兵分三路，继续南下，大肆攻掠河北、山东各地。

据统计，从 1211 年秋至 1215 年秋，蒙军攻破金国城邑达 862 处之多，蒙古铁骑几乎蹂躏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国土地。

1216 年，成吉思汗命三摸合拔都率一万蒙古骑兵，取道西夏境，并由西夏出兵配合，对金南京作试探性进攻。他们袭取潼关，沿直线深入河南境，兵临南京城下，探明金新都防守严密后，即渡河北上，大掠河南而还。

现在，成吉思汗找到了经西夏进攻金国新都的捷径了。

不过，成吉思汗随后开始大规模西征，只留少数兵力，交给木华黎指挥，继续攻金。蒙军攻金复仇之战至此暂告一个段落。

在这个阶段的攻势作战中，成吉思汗御驾亲征，歼灭金军大量精锐部队，蹂躏了金国半壁江山，并掳掠了大批人畜和财物，基本上达到了为先祖复仇的目的。

对成吉思汗来说，攻金的收获还不止这些。蒙军攻占金国中都后，成吉思汗将金国大学者耶律楚材招致帐下。耶律楚材本属辽国契丹皇族，自幼好学，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诸学，在中都很有名气。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他为“天赐我家”的奇才，倚为谋臣，不离左右，极为信赖。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施加影响，使蒙古骑兵在烧杀抢掠方面收敛了许多，为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对蒙古骑兵来说，他们在攻金之战中，集中兵力，长驱直入，充分发挥了骑兵集团的机动作战能力。

更重要的是，蒙古骑兵在攻金之战中逐渐掌握了攻城技术和战术，成为一支兼具攻坚作战能力的军队。

蒙古骑兵在进攻西夏和金王朝时，面对其高大坚固、防守严密的城池，最初常常无计可施，只能采取长期围困、切断粮草供应、围城打援的办法，迫使守军不战而降。成吉思汗与诸将一直在思考攻城的对策。

1214 年夏蒙古骑兵围困中都时，成吉思汗问部将唵木海攻城之策。唵木海回答说：“攻城应以炮石为先，炮石重，且能杀敌于百步之外。”成吉思汗听后非常高兴，又召来木华黎共议，最后决定建立炮军，由木华黎筹建。

木华黎随后命唵木海为随路炮兵指挥官，挑选五百多名精明强干的士兵操练炮术，并从俘获的西夏、金国工匠中挑选能工巧匠修复从金、夏军手中缴获的炮架。

成吉思汗为组建蒙古炮兵还颁布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今后屠城，一切能工巧匠都在免杀之列；凡归降蒙古的能工巧匠和有技艺者，都要受到特殊优待。冀州（今河北冀县）人贾塔剌浑精于炮兵技术，投降蒙古后，受命在金国招募炮手数百人，后因战功卓著升为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左监军、总领元帅。中都人薛塔剌海，率金国炮手 300 人投降，被成吉思汗封为炮水手元帅，后以战功升为炮水手军民诸色人匠都元帅，负

责修炮、造炮。清州（今河北青县）人张荣降蒙后，也因精于炮术，被成吉思汗授予怀远大将军、元帅左都监，后升炮水手元帅。张荣在战斗中受伤，成吉思汗特意安排他到北方养伤。

金军和西夏军本来也不会制造和使用炮，他们是在战斗中从北宋军那里学会的。这个时期使用的炮并非用金属管发射火药炮弹的火炮，而是用木制发射架抛射石弹的抛石机，在当时的古文献中写作“ 砲 ”或“ 礮 ”。炮的结构是：用粗木柱连接成发射架，发射架上面置横轴，轴中夹抛杆，抛杆顶端系绳索，末端系皮兜以装石弹。发射架可临时组装，即将木柱埋入地下，用于阵前抛射；也可预先组装，置于车上，随时能投入战斗。使用炮时，先迅猛地拖拽抛杆顶端的绳索，将抛杆末端甩起，带动抛杆末端所系皮兜作角加速运动，当加速到一定速度时，石弹在离心力作用下抛向目标。用炮作战，可有效杀伤敌方的有生力量，毁坏对方的武器装备和防御障碍。炮还是攻城和守城的利器。在攻城战斗中，可利用炮抛射石弹，砸毁敌城墙、城门及城楼，打开缺口。

中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这种抛射石弹的炮，当时被称作“ 飞石 ”，能抛射 12 斤重的石弹，射程为 100～150 米。北宋时期，炮的种类增多，制炮技术和作战性能有了很大的改进：既能抛射石弹，石弹重量从 2 斤到 100 斤不等，又能抛射火药包、泥弹、粪炮罐、金火罐、毒药烟球，射程从 50 步到 350 步不等。最大的七梢炮需 250 名炮兵拽放，石弹重达 100 斤，足以击毁任何城楼。射程最远的炮能射 400 米左右远。北宋炮兵还发明隐蔽观测瞄准法，进行反炮兵炮击。

蒙古炮军广泛使用北宋军队制作的各种炮攻城：发射重型石弹，摧毁城中楼橹、城墙；或者抛射火球、火鸡和火枪，烧毁城中的粮草、房屋和城门；或者发射毒药烟球，迷惑守城士兵的眼睛，掩护攻城。

蒙古炮兵甚至在原来的技术基础上改进了炮的结构：在炮的抛杆后端挂一块较大的石头或铁球，在炮架上安装一个铁钩，钩住抛杆的前端，发射时解脱铁钩，使抛杆后端悬挂的石块或铁球自然下坠，抛杆前端随之猛然升起，将杆首安放的石弹抛射出去。

蒙古骑兵在实施机动作战时，将炮架拆散分装，用战马、骆驼托运，攻城时于阵前临时架设。除特殊的抛射物外，蒙古骑兵经常就地取材，伐木作炮架，磨制石块作炮弹。

当然，成吉思汗从金军和西夏军手中缴获的先进武器装备，还有各种弩、火药、燃烧器材、狼牙棒等。除形制古怪的格斗兵器外，其他先进武器器材也是金军和西夏军从北宋缴获的。现在，这些装备落到了成吉思汗的部队手中。

此外，成吉思汗还让部队试验更为可怕的攻城战术：驱赶被俘的敌军士兵和守军家属走在前面，向敌城逼近，使守军不战而降；将城中男女老少押出城外，集体屠杀，给敌造成极大的恐怖。

蒙古骑兵在随后的西征途中，将继续采用和发挥在攻金之战中所实施的机动作战、用炮攻城、驱赶俘虏攻城、屠城诸战术，所向无敌。

第八章西征旋风

1 追剿残敌灭亡西辽

成吉思汗在西征前招降了蒙古草原以西的畏兀儿和哈剌鲁部，出兵征服了契丹逃亡贵族建立的西辽政权，并派兵追剿西逃的篾儿乞部和乃蛮部残敌，杀死了他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几名宿敌。

畏兀儿部本是唐代回鹘人之后裔，即今维吾尔族的祖先。9 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十五部迁到了西域，其中一部分回鹘人迁居到了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等地。他们建立的政权被称为高昌回鹘，领土东至伊州（今哈密），西至龟兹（今新疆库车），北至准噶尔盆地，与乃蛮部为邻，南至鄯阐（今罗布泊附近），与吐蕃部为邻，以高昌为都城。

当耶律阿保机率辽军西征时，高昌回鹘主动归附了辽朝，纳贡称臣。辽亡后，耶律大石率部从漠北西迁，建立西辽国。高昌回鹘成为西辽的藩属国，西辽派少监常驻高昌，监管其政事。

随着乃蛮部的灭亡，高昌回鹘的国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决定转而投靠势力更为强大的蒙古国。1209 年，他们杀死西辽少监，遣使去见成吉思汗，表示臣服。他们还派兵将成吉思汗的仇敌火都兄弟逐出境外。

1211 年，巴而术带着大量珍宝贡物，受命来到漠北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巴而术率部主动归附蒙古国，收其为第五子，与术赤诸皇子结为兄弟，并将自己的女儿也立安敦嫁给他。

从此，畏兀儿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前进基地。

哈剌鲁部原为唐代的三姓葛逻禄之后，属突厥族，居住在伊犁河和楚河一带。他们也像畏兀儿部一样，成为西辽的属国，西辽派一个少监常驻海押立（今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监理其国政。

1211 年，成吉思汗命忽必来率兵征讨哈剌鲁部。哈剌鲁部当时的首领马木笃汗乘机派兵杀死西辽少监，主动投降蒙军，并随忽必来入朝晋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阿勒合别姬嫁给马木笃汗的儿子，是为也先不花驸马。

当时驻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部另一个首领脱黑鲁儿汗（即不扎儿，又作斡匝儿）也主动臣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术赤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昔格纳黑的斤。

现在，成吉思汗把大蒙古国的西部边界又向西推进了一大步。

1217 年春，成吉思汗在漠北休整军队，准备乘秋高马肥时，取道西夏，沿三摸合拔都 1216 年侦察的路线，继续进攻金王朝。他命令诸将加紧准备对金国发动新的一轮攻势。

但是，一个惊人的情报突然打断了成吉思汗的攻金计划。

有一天，成吉思汗得到部下报告：脱里脱的三个儿子火都、赤剌温和忽勒秃罕三兄弟纠集篾儿乞部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他们盘踞在垂河一带，招集游民，发展势力，准备东山再起。

成吉思汗闻报，急召诸将商量对策。他对诸将说：

“诸位爱将，你们知道，本汗与脱里脱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脱里脱曾经在本汗势单力孤时，带着篾儿乞部的精骑偷袭本汗，抢走本汗的

妻子，将本汗全家围困于不儿罕山，意欲加害于本汗。后来，脱里脱父子带着篾儿乞部，几乎参加了每一次反对我们的战争。据可靠情报，脱里脱虽然变成了断头鬼，但是他的三个儿子逃匿数年后，在垂河一带又死灰复燃，纠集人马，企图东山再起。不将此等仇敌彻底消灭，本汗内心永远不会安宁！现在，我们必须停止继续大举进攻金国的计划，休整部队，准备对付来自西部边境的隐患。”

曾于 1208 年冬天率兵射杀脱里脱的速不台请求再次领兵前往追剿。他对成吉思汗说：

“末将愿领兵前往征讨。上次未能抓住火都、赤剌温、忽勒秃罕兄弟三人，末将失职。这次如果不将其全部抓来交给大汗处死，末将绝不休兵！”

成吉思汗批准了速不台的请求。速不台了解他们，又熟悉那里的地形，自然是最佳人选。

成吉思汗对脱里脱父子恨之入骨，决定先出动 5 万人马，由速不台指挥，前往征剿。同时，他命其他将士准备接应速不台，以防速不台万一出征失利，大军随后继续西进，全力围剿，务必将火都三兄弟剿灭。

成吉思汗特意命令从金国俘获的工匠，为速不台的远征军打制一种非常结实的战车，称铁车，车厢和车轮都用铁皮包裹，以利滚动磨擦，翻山越岭时不至于磨损车轮，震坏车厢。速不台的士兵将用这种特制的战车，运载足够的军需物资，随军远征。

成吉思汗特别关注这次军事行动。他嘱咐速不台：

“这次劳师远征，山高路远，途中禽兽多有出没。可令士卒捕猎禽兽，弥补军粮之不足，但不可放纵士卒沿途打猎取乐，使人困马乏，贻误军机。若有违令者，凡是我认识的，可押回帐中，由我裁处；凡是我不认识的，你可用军棍杖之。”

最后，成吉思汗给速不台下达了死命令：“无论这伙仇敌躲到空中，还是钻入地下，或者藏入湖海，逃到天涯海角，你都要将他们抓获。为防止他们再次逃脱，抓获后你可将其就地处死！”

当秋天来临时，速不台带着 5 万蒙古骑兵和长长的铁车队，离开斡难河畔，踏上了向西北进军的漫漫征途。

脱里脱的三个儿子火都、赤剌温、忽勒秃罕在 1208 年冬天的战斗中，冲出了速不台的包围圈，向西南方向逃窜。他们带着他们父亲的头颅，抢渡额尔齐斯河，先逃到畏兀儿部的地面。他们纠集少数篾儿乞部人，试图在别失八里、吐鲁番和库车占领几处肥沃的绿洲作根据地。畏兀儿部的国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派兵清剿，将其赶出国境。火都兄弟带着一帮篾儿乞人便向北流亡，到达巴尔喀什湖草原。他们在这片肥沃的草原上休养生息，招兵纳士，经过十几年的休整，人马扩充到 3 万人，逐渐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他们没有料到：过了十几年，成吉思汗还怀着刻骨仇恨惦记着他们；巴尔喀什湖草原离蒙古草原那么遥远，他还会派速不台带 5 万大军，千里迢迢来追杀他们。

速不台的部队与西部边防部队会合后，他决定采取 1208 年冬偷袭脱里脱的办法，再次对火都兄弟实施偷袭。为防止打草惊蛇，他命令部将阿里出带领 100 名骑兵，并从西部边境招募了一批妇女、儿童和老人，全部化装成逃难的老百姓，从正面靠近敌人。同时，他还派出几支侦察

小分队，扮作打猎的猎人，从四面迂回侦察，为大军开辟包围的进军路线。

速不台决心悄悄地靠近敌人，然后突然包围。他这次带的兵力很充足，他准备将火都兄弟围个水泄不通，插翅难飞。

不到一个月阿里出和各路侦察小分队就完成了侦察任务，返回本营。阿里出找到了火都兄弟的营地，而且弄清楚了他们居住的帐篷的确切位置。各路侦察小分队也探明了隐蔽接近、迂回包围他们的进军路线。

速不台决定兵分四路，由各侦察小分队带路，悄悄地接近敌人，在黄昏时进入各自的指定阵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敌人包围，待次日天明后才发起进攻。他特意挑选了 1000 名勇敢善斗的精兵交给阿里出指挥，发起进攻后，直取火都三兄弟的营帐。

速不台的大军按计划进抵垂河（今楚河）北岸，四路部队散开构成大包围圈，逐渐向火都三兄弟一伙居住的巴尔喀什湖西部草原靠拢，在天黑之际逐渐缩小和封锁了包围圈。火都的几万人马在睡梦中成了瓮中之鳖。

速不台向全军将士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将敌赶尽杀绝，一个活的都不留！

为防少数敌人逃脱，他还布置了外国警戒和少数预备队，以监视整个战场，追杀少数能侥幸突围的敌人。

第二天黎明，蒙古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扑向绝大多数尚在睡梦中的篾儿乞部人。静悄悄的草原顿时炸开了锅，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交战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 5 万大军对 3 万名乌合之众，自然是后者被杀光。

在阿里出指挥的突击队猛攻下，火都、赤剌温及其亲信全部战死，忽勒秃罕被俘。

速不台凯旋而归。班师途中，他路过太子术赤的驻地，便拜访术赤，谈起这次征战的经历。术赤听到速不台活捉了脱里脱的三子忽勒秃罕，便要求见他。他早就听说忽勒秃罕善射，号称“篾儿根”，今天要见识见识他的真本事。忽勒秃罕被带到术赤跟前，当场表演射箭。他果然名不虚传，能百发百中，而且后射的箭能射中前箭的后栝，使两支箭同时穿过靶心。术赤惊叹不已，派人去请示成吉思汗，要求赦免忽勒秃罕，留他为自己效力。

成吉思汗严厉拒绝了术赤的要求：“对仇敌，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他命令术赤亲手砍下忽勒秃罕的头。

至此，脱里脱父子彻底完蛋。成吉思汗终于报仇雪恨，往事化作过眼烟云。

速不台远征归来后，成吉思汗与诸将开始策划追剿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个逃敌屈出律的作战计划。由于屈出律现在成了西辽国的国王，追杀屈出律，就等于向西辽国开战。因此，成吉思汗决定于 1218 年秋派哲别率 2 万骑兵先行追剿，其余各路蒙军除木华黎部继续对金作战外，相机待命，随时准备增援哲别部。

西辽又称哈剌契丹国，本是金灭辽后辽国皇族耶律大石建立的契丹贵族流亡政权。

1124 年，耶律大石见金灭辽已成定局，大势已去，便率部退据漠北，取得漠北十八部酋长的支持，企图借机兴复辽朝。1130 年，金军北伐，耶律大石难以抵御，便征集兵马，向西撤退。他们摆脱了金国北伐军的追击，西逃到叶迷立（今新疆额敏），在此构筑城堡，休整人马，准备见机行事。此时，耶律大石拥有的军队为 4 万帐，实力不小。

当时，哈剌汗朝的大可汗面对境内哈剌鲁、康里诸部的叛乱一筹莫展，遣使至叶迷立城堡，请求耶律大石出兵帮助镇压，并表示情愿让位。

耶律大石乐得天赐良机，率兵倾巢进入哈剌汗朝的都城虎思斡耳朵（又名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吉古城），并收编了早先移居哈剌汗朝的 1 万帐契丹人，兵力大增。哈剌汗朝的文武百官尊奉耶律大石为帝，号称天祐皇帝，同时废哈剌汗朝的大可汗，封为突厥蛮王。

耶律大石称帝后，接连征战，先后征服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忽炭（又译斡端，今新疆和田）、哈剌鲁、畏兀儿、乃蛮等部，国境东至哈密力，西至花剌子模，北抵金山，南至乃蛮部，成为当时中亚最强盛的国家，史称西辽或后辽。

但是，好景不长。耶律大石一死，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导致国力衰微。至直鲁古在位时（1167—1211），西辽国库空虚，境内诸部乘机叛乱，脱离西辽。原来向西辽纳贡称臣的花剌子模国也乘机大举入侵。

正当此时，屈出律一伙辗转逃到西江首都，投奔了直鲁古皇帝。他向直鲁古皇帝建议招募四处逃散的乃蛮人为军，帮助西辽军镇压叛军，抵御花剌子模军的入侵。他对这位西辽老皇帝信誓旦旦地表示：

“我们乃蛮人已经国破家亡，散落在叶密立、海押立、别失八里一带。如果您允许我去招募他们来这里，我们愿为您效力。只要您的国家收留我们，我们愿为您肝脑涂地，消灭您的敌人。”

直鲁古皇帝不仅对这位逃难王子的忠心深信不疑，而且将女儿许配于他，招他为驸马。

屈出律就像当年西辽的创始人耶律大石一样，把乃蛮部和篾儿乞部的残余势力招集到西辽首府，逐渐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过怕了流亡生活的屈出律羽翼已丰，见直鲁古皇帝老朽昏庸，企图夺取他的帝位，并派人与花剌子模暗中勾结，密谋共灭西辽，瓜分其国土。

1210 年，直鲁古皇帝出兵征讨河中（今锡尔河、阿姆河）地区的叛军。屈出律事先约好花剌子模，乘机举兵。直鲁古分兵击败屈出律，但抵挡不住花剌子模军的攻势。花剌子模军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的奥斯曼部联合作战，攻占西辽首府虎思斡耳朵。直鲁古皇帝从各地征兵，苦战 16 日，终于从敌人手中夺回首都，但是，他的军队在瓜分战利品时分赃不均，发生冲突，且烧杀抢掠自己的老百姓。直鲁古控制不住局势，军队随后发生叛乱。屈出律重整旗鼓，乘虚而入，收编了叛军，擒获直鲁古皇帝，自称西辽皇帝，但表面上仍尊称直鲁古皇帝为太上皇。两年后，直鲁古皇帝忧愤而死，西辽成为屈出律的天下。

现在，对屈出律来说，是一个振兴复仇的好机会。他不应该忘记蒙古人是如何灭亡乃蛮部的，应该发愤图强，巩固西辽。

但是，屈出律仍然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他篡位后，继续倒行逆施，激起民愤。他对发生叛乱的可失哈耳居民实施最为恶毒的征讨计划：每

到秋收时节，他就发兵征讨，纵火焚烧庄稼，使当地人颗粒无收，发生大饥荒。经过三四年这样的蹂躏，可失哈耳人不得不向屈出律臣服。为防止当地人再造反，他下令向每一户人家派驻一名西辽军士兵。结果，这些士兵胡作非为，给当地人埋下了更为仇恨的种子。

屈出律还继续发兵征讨忽炭诸地，强迫当地人放弃伊斯兰教，改信佛教或景教（基督教）。他下令将忽炭的宗教领袖阿剌丁·马合谋长老钉死在十字架上。当地伊斯兰教徒对屈出律恨之入骨。

屈出律还兴兵征讨拒不改信教的哈剌鲁脱黑鲁儿汗。脱黑鲁儿汗抵挡不住，只好投靠屈出律的死对头成吉思汗，并向成吉思汗汇报了有关西辽和屈出律的详细情况。屈出律不管他是否依附蒙古国，乘其出去打猎时捕杀之，并派兵围攻阿力麻里城。

成吉思汗杀死太阳汗，灭亡乃蛮部后，与屈出律之仇恨虽然不及与脱里脱的三个儿子那么强烈，但是担心屈出律利用西辽的力量复仇。他也不能容忍屈出律欺负已经臣服大蒙古国的哈剌鲁部。他命令哲别部加紧准备，务必于 1218 年秋开始征讨西辽，追杀屈出律。

秋天，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蒙古骑兵通常在这个季节出征。

哲别率 2 万精骑进入哈剌鲁部境内，速不台、忽必来、术赤台三将率兵进驻乃蛮部和畏兀儿部境，相机增援。

屈出律一听说哲别率蒙古骑兵来攻，马上下令停止围攻阿力麻里城，逃之夭夭。

哲别率部跟踪追击，沿途宣布蒙古军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蒙军骑兵只追杀屈出律，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

在蒙军的支持下，脱黑鲁儿汗的儿子昔格纳黑的斤继承汗位，在阿力麻里恢复秩序，归附蒙古。与此同时，可失哈耳的百姓收回庄稼，杀死驻在家中的西辽士兵，像盼望大救星一样欢迎蒙古骑兵的到来。

由于蒙军宣布对当地居民秋毫无犯，又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深得当地人民的欢迎。哲别一路上未遇到任何抵抗，顺利地从哈剌鲁部进抵西辽首府虎思斡耳朵城下。守城的契丹族士兵早已恨透乃蛮王子的倒行逆施，打开城门，欢迎哲别进城。屈出律带着由乃蛮部和篾儿乞部残余势力组成的嫡系部队，仓惶逃出虎思斡耳朵。哲别立即兵分三路，换乘快马，对其实施平行追击，终于将其截获，几乎杀光了所有的敌人，但是，狡猾之极的屈出律又逃跑了。哲别遣轻骑继续追杀屈出律，主力部队分兵招降西辽各地。

屈出律吓得惊慌失措，逃到喀什噶尔喘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西逃。他企图像以前逃亡一样，潜入穆思塔山脉的崇山峻岭中，销声匿迹，躲过蒙古骑兵的追杀。

但是，哲别的部下就像追捕猎物一样穷追不舍，在恨透了屈出律的当地人指引下，追进穆思塔山。

穆思塔山主峰海拔 7860 米，俯瞰帕米尔高原。这里山峰陡峭，冰川高耸，幽谷旷野，渺无人烟。屈出律爬上了海拔 3000 米的撒里黑山谷，自以为摆脱了蒙古骑兵的追击。

蒙古骑兵在当地猎人的指点下，跟踪追击，突然出现在撒里黑山谷。

撒里黑山谷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吓破了胆的屈出律被蒙古骑兵斩首，他的部下也全部被杀死。

哲别从西辽挑选了1000区与成吉思汗的坐骑一模一样的白口栗色战马，连同屈出律的头，一并献给成吉思汗。

至此，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对手彻底完蛋了，剩下的都是草原以外的敌人。

现在，西辽并入大蒙古帝国的版图，蒙古的西部边界开始与另一个中亚强国花剌子模接壤。

2 花剌子模激怒大汗

成吉思汗派兵西进，降服哈剌鲁部和畏兀儿部，灭亡西辽，追杀火都兄弟和屈出律一伙，只能算是揭开了蒙古骑兵旋风般西征的序幕，而真正意义上的西征是从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国才开始的。

成吉思汗于 1219 年西征花剌子模国，正如他过去历次征讨敌人一样，事先找到了开战的充足理由，打着复仇的旗号，然后开始进攻。

花剌子模国的边将杀死成吉思汗派出的商队，接着，摩诃末国王又杀死成吉思汗派出的特使，正好为成吉思汗西征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定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其疆域东北至锡尔河，东南至印度河，北至咸海和里海，西北至阿塞拜疆，西邻巴格达，南濒印度洋，几乎囊括了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俄罗斯南部的所有地区。花剌子模的国王号称花剌子模沙。花剌子模属突厥语族国家，信奉伊斯兰教。

当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草原时，花剌子模国也在东征西讨，扩充势力范围。1200 年，摩诃末继承王位，在西辽的帮助下，征服了今阿富汗境内的许多重要城市，迫使当时的古儿朝臣服。经过几年征战，摩诃末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1209 年，摩诃末见自己势力强大，拒绝向西辽纳贡称臣，将西辽皇帝的使者杀死，抛尸阿姆河中。接着，他出兵攻入西辽国境，占领不花剌（今布哈拉），降服撒麻耳干的奥斯曼部。1210 年，摩诃末指挥花剌子模军，在塔剌恩河（今塔拉斯河）畔击败西辽守军，攻占西辽数城。接着，他发兵西征，征服今伊朗境内许多地方，迫使法儿思（今伊朗法尔斯）国王和阿哲儿拜占（今阿塞拜疆）国王向花剌子模纳贡称臣。

正当摩诃末东征西讨、一帆风顺时，他忽然听到成吉思汗攻入金国中都的消息。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当时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正计划向东扩张，企图征服中国，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他不相信居然还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已抢先去攻打金国。他意识到，成吉思汗可能是自己东扩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他派出一个使团前往金国中都，以证实成吉思汗攻入中都的消息，并探听蒙古骑兵的实力。

花剌子模使团大约在 1215 年底中都沦陷半年后到达中都，他们目睹了中都被烧杀抢掠的痕迹。成吉思汗很高兴地接待了摩诃末国王的使者，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国友好，互通商贸。为此，他颁布一条特别法律规定：凡商人至蒙古境内者，将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凡有贵重商品，需先由大汗选购。当时，有三个花剌子模富商率领商队，携带金锦、布匹到蒙古国做生意。成吉思汗亲自接待了这三个富商，并用高价买下了他们的货物。

1218 年春天，成吉思汗也派一个使团回访花剌子模。这个使团的团长为已投奔蒙古国的花剌子模人马哈木。成吉思汗要他向摩诃末国王转达自己的致意：

“我知道您国富民强，幅员辽阔。我真心实意愿与您修好，把您当作我心爱的儿子一样对待。我已征服中国，降服漠北诸突厥部落。我的士兵如蚂蚁一样众多，我国的财富如金山银山一样富足，已无必要觊觎他人领土。我衷心希望我国与贵国之间保持友好关系，互通商贸，友好

往来。”

摩诃末国王对成吉思汗称他为子极为不满。他单独召见马哈木，想打听蒙古国的真实情况，因为他认为马哈木是花剌子模人，会如实相告。马哈木见他如此恼怒，又狂妄自大，恐如实相告会招来不测，便欺骗他说：“我蒙古国军队并不多，也不够强大，根本不能与贵国相比。”摩诃末听了很满意，怒气稍消，答应与成吉思汗缔结和约。

马哈木使团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归来后，成吉思汗紧接着派遣一个庞大的商队前往花剌子模。这个商队有 500 匹骆驼，载着从中原抢来的黄金、白银、丝绸及蒙古自产的毛织品、海狸毛皮和黑豹皮等。成吉思汗还特意让诸王、驸马、诸将和千户长出钱，各派 2～3 名侍从，随队前往，购买贵重礼物。这个商队总数大概有 450 人，由兀忽纳带队。

大约在 1218 年的夏秋之交，成吉思汗的商队离开斡难河畔，浩浩荡荡地向花剌子模国进发。成吉思汗和他的部下对这支商队极为关注。

当成吉思汗的商队到达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今哈萨克共和国锡尔河右岸阿雪斯河口附近）时，该城的守将哈只儿汗（又作亦纳勒术·哈亦儿罕）见财起了歹心，派兵拘捕了蒙古商队，诬蔑他们是成吉思汗派来的间谍，并报告了摩诃末国王。摩诃末传令先将这些间谍关进监狱，等候提审，但是哈只儿汗贪财心切，不管三七二十一，杀死了蒙古商队的所有人，将其财货全部据为己有。

成吉思汗听到商队全部被杀的噩耗，不禁潸然泪下。诸王、诸驸马和诸将也无不义愤填膺。斡难河畔的所有蒙古人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成吉思汗又跪在不儿罕山前，恳求长生天再次赐与他神力，去为死难的商队向花剌子模国复仇。他不吃不喝，独自在山上祈祷了三天三夜才下山。

成吉思汗决心对花剌子模发动战争，但是，由于蒙古骑兵主力正由哲别指挥征剿西辽，其余部队准备增援哲别部，暂时尚无法集结军队进攻花剌子模。他听说这次杀人掠货系花剌子模的边将所为，与摩诃末国王无关，便先派一个三人小组的使团，前往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拜会摩诃末国王，要求将杀死商队的边将引渡给蒙古国处罚。这个使团由巴合剌任使臣，另有两名蒙古人为副使。

摩诃末根本不理睬成吉思汗的要求。当然，他也无法将讹答剌城的守将哈只儿汗押往蒙古国，因为该将是母后的亲戚。另一方面，他担心握有重兵的哈只儿汗会叛乱，所以不能答应蒙古使者的要求。

摩诃末见事已至此，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下令杀死巴合剌正使，并剃光了两位蒙古副使的胡子，以示羞辱，然后将其驱逐出境。他让这两位蒙受奇耻大辱的蒙古副使转告成吉思汗：

“请你们转告你们尊敬的大汗陛下，那个被他当作心爱的儿子一样对待的花剌子模沙绝对不能答应他的要求。如果开战，愿意奉陪到底！”

摩诃末与母后秃儿罕哈敦及其他文武大臣认为：马哈木不是说蒙古骑兵不够强大，不能与花剌子模军相比吗？我们何必理睬成吉思汗？

一场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了。

当受辱的蒙古使者从花剌子模返回漠北时，成吉思汗极为震怒。他立即召集诸王、诸驸马、诸万户长和千户长，共商西征花剌子模的作战

计划。

在讨论西征计划之前，成吉思汗的也遂妃提出选定汗位继承人的问题。按习俗规定，成吉思汗的汗位应由长子术赤继承。但是，次子察合台当场不服，攻击术赤是篾儿乞人的私生子，兄弟二人险些要以性命为代价进行决斗。后经诸将劝阻，察合台和术赤才放弃了决斗。察合台推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最后获得众人通过，四位皇子都立下誓言。成吉思汗当众宣布将来由窝阔台继承汗位，诸王也照此确立王位继承人，任何人都不许违背旨意，不许撕毁协定。

汗位继承人确定后，成吉思汗与诸王、诸驸马和诸将讨论西征作战计划。

多少年来，仇恨激起成吉思汗和蒙军将士的满腔怒火，他们几乎每次都带着仇恨和怒火杀向战场。这次花剌子模杀死 450 名蒙古商人和诸王诸将的侍从，激起他们的仇恨和怒火，可能不亚于篾儿乞人夺妻之恨和金王朝剿杀先祖之仇。这次仇恨极为现实，几乎撒向每一个蒙古人的心中。

成吉思汗和诸将很清楚，同仇敌忾，是蒙古骑兵奋勇冲杀、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他们相信，西征花剌子模，一定会取得空前的胜利。

现在，对蒙古骑兵来说，繁华似景的都市不再是望而生畏的森严壁垒，而是他们最感兴趣的猎物。他们在洗劫金国中都和众多城邑时，已经尝到了甜头。而且，他们现在知道如何攻破这些坚固的城池了。

成吉思汗和诸王、诸驸马、诸将都知道，花剌子模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许多富庶繁华的城市。进攻花剌子模，洗劫它的城乡，可作为蒙古骑兵复仇的补偿。成吉思汗和诸王还希望占领花剌子模的地盘，扩大皇子皇孙的封地，免得大家在漠北一地争吵。

成吉思汗最后确定的西征作战方针规定：

一、蒙军主力全部参加西征作战，动员兵力不少于 20 万人，进攻于 1219 年秋天开始；

二、征召西夏、畏兀儿、哈剌鲁和西辽的人马参加征战，主要担负杂役和掩护后勤交通线；

三、征召大批工匠随军，以增强蒙古骑兵的攻坚能力；

四、后勤供应仍如对金作战时一样解决，随军随时随地解决，以保持蒙古骑兵集团的机动作战能力；

五、除留工匠和主动投诚者外，杀光毫无用处的花剌子模人，继续实施屠城抢城政策；

六、采取擒贼先擒王、灭亡敌国的策略，先擒杀谋害商队的花剌子模边将，然后追杀摩诃末国王。

七、大军西征后，由木华黎任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全权指挥部分蒙军和中原各路降兵，稳打稳扎，继续进攻金王朝；帖木格亲王和阿剌合别姬分任大漠南、北监国，率部分蒙军留守草原故地。

成吉思汗命令诸王、诸驸马、诸将抓紧时间，从 1218 年底到 1219 年初完成出征前的各项备战工作。

3 围攻讹答剌 城擒杀罪魁祸首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至 1219 年春天，成吉思汗已经集结 20 万蒙古骑兵精锐部队，准备开始一场震撼世界的西征。

成吉思汗现在统率的蒙古骑兵，经过多年征战的洗礼，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术熟练、进攻勇猛、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的数量并不多，但是他们的战斗质量很高。他们在战场上很少遇到真正的对手，几乎还没有吃过真正的大败仗，他们的士气很高。他们对自己的统帅非常信赖，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们经常为复仇而战，所以总是勇猛顽强，死而无憾。对他们来说，每次征战就像打猎一样，他们追击敌人，就像追捕猎物一样，穷追不舍，不顾一切。他们还贪婪地追逐妇女儿童、财物和牲口，乐此不疲，从不厌战。他们来自游牧民族，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因此他们经常把战俘和敌国的百姓看得一钱不值，统统杀光，惟一能幸免于难的人是那些能工巧匠。他们的屠杀政策给对手造成极大的恐怖，蒙古骑兵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

西征前，成吉思汗给每一名蒙古骑兵配备的基本武器装备有皮制的盔甲、少量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锁子铠甲、长枪、短弯刀、狼牙棒、标枪、套索和弓箭。这些装备非常简单，但很实用，尤其适合骑兵冲杀和格斗。盔甲系用干硬的牛皮制成，可有效地防护身体，免遭杀伤。每个士兵还披一件用生丝编织得十分细密的长袍，使敌人很难用弓箭射穿。即使被射中，也只会连箭带布一同插进伤口，军医只须将绸子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长枪的枪头用钢铁铸成，形似剑体，中有脊棱，脊旁有血槽，两侧为刃，首成尖锋，利于刺杀；长枪之柄用长木制作，断面呈圆形，利于握持推刺。蒙古骑兵用长枪格斗和刺杀，刺杀时足以刺穿某些防护装具，杀伤力很大。短弯刀利于蒙古骑兵边冲锋，边劈砍。狼牙棒可用于砸击敌人，也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攻击型兵器。用绳索套住敌人的脖子，就像蒙古骑兵经常用绳索套马一样，可使敌人失去抵抗能力。在与敌展开肉搏战之前，蒙古骑兵经常将手中的标枪一齐投向敌人，杀伤一大片敌人。以上格斗兵器随身携带，或置于马鞍上。弓箭是每个士兵最主要的兵器。漠北不产竹，因此蒙古士兵使用的弓是用木制的强弓，弓的张力达 75 公斤，射程为 180～270 米左右。箭有两种：一种较轻，箭镞小而尖利，用于远射；另一种较重，箭镞大而宽，用于近战。进攻时，每名骑兵配备多匹马，以便换乘，保持进攻速度和机动作战。蒙古战马也是一种特殊的战马，春夏秋冬都生活在野外，极具忍耐力。每一个蒙古士兵都精于骑射，他们可以在战马快速冲刺时，用弓箭准确地射击敌人，即使后退，也能频频回首将追敌射落马下。

据说，成吉思汗在戈壁沙漠中设有骑兵训练中心。有些士兵从三四岁就开始受训，参加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因此蒙古骑兵具有惊人的骑射本领。

成吉思汗还命令新组建的炮军和部分工匠参加西征。这些工匠有的是从金国俘获的，有的是从西夏和畏兀儿部征调来的。成吉思汗将这些能工巧匠编成攻城的工兵部队，随同蒙古骑兵西征花剌子模国。

从宋代兵书看，这个时期攻城的专用装备除抛射石弹的炮外，还有掩护攻城土木作业的轒辒车、掩护攀登城墙的木幔和云梯、烧毁城门的

火车和猛火油柜、冲撞城门的钩撞车、发射粗如长枪之箭的攻城床弩、用弓弩发射的火箭和火药箭等等。

这些攻城器械最初由北宋军队研制和装备部队，并用于实战，后来在战斗中传到西夏和金国的军队手中。现在，西夏和金国的工匠把这些攻城器械传到蒙古，作为蒙古骑兵西征攻城的利器。

为了便于运载和随骑兵机动，炮军和工兵将大件的装备拆散，用骆驼和战马驮运，攻城时重新组装和架设。

成吉思汗对跟随自己多年的将领和部队充满信心。他坚信，能征惯战的蒙古骑兵将再次击败对手，消灭花剌子模军；新组建的炮兵和工兵将摧毁花剌子模的坚固城垒，为骑兵冲杀开辟通道。

出征前，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举行了盛大的誓师大会，向 20 万将士发布了西征花剌子模、为被残杀的蒙古商队报仇的进攻命令。誓师完毕后，成吉思汗命令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由 2.5 万人组成的先遣队和侦察分队先行，自率大军随后跟进。

蒙古骑兵呈数路纵队，队伍从头望不到尾，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军。他们首先穿过乃蛮部故地，越过阿尔泰山，到达也儿的石河谷。成吉思汗率大军在此度过夏天，让战马和骆驼利用这里上等的草地恢复体力，而哲别和速不台率部继续西进，为大军开路。

蒙古骑兵一路且行且牧，大约在夏秋之交到达西辽首府虎思斡耳朵。哈剌鲁的马木笃汗、阿力麻里的昔格纳黑的斤汗和畏兀儿部的亦都护王率领各自的兵马，也赶到西辽境内，前来与成吉思汗的大军会师。

成吉思汗命令哲别和速不台把蒙军先遣队开到西辽西部边界，并派各路侦察小分队深入花剌子模东部边境地区，侦察花剌子模军队的布防情况。他要求两位先锋官重点加强对讹答剌城的侦察，因为该城将是蒙军进攻花剌子模的第一个目标。

此时，花剌子模军队的总兵力有 40 万正规野战部队，相当于蒙军的两倍，处于优势。

但是，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妨碍了军队的高度统一和协同作战。摩诃末国王的权力受到母后秃儿罕可敦外戚军事贵族的挑战。花剌子模帝国的建立，得力于突厥和康里部族的军事力量，因此形成了一个有实力的军事贵族阶层。出身于康里部族的母后秃儿罕可敦把持朝政，亲信外戚，让自己的弟侄担任高级军官，控制军队。摩诃末担心集中兵力迎战成吉思汗，得到母后支持的军事贵族会拥兵篡位。因此，他决定分兵把守河中地区的城堡，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他命令各城守将囤积粮草，加固城垒，准备迎战。

花剌子模东部边境的重镇有讹答剌、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龙杰赤等，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

讹答剌守将哈只儿汗像他的国王一样，低估了蒙古骑兵的实力，以为把商队杀光，把财货洗劫一空，可以发一笔横财，事情最后会不了了之。听说成吉思汗率 20 万蒙古骑兵西征，而且首先指向讹答剌城，他极为紧张，连忙把抢来的珍宝奇货分送给摩诃末国王和太皇太后秃儿罕可敦，请求派兵增援讹答剌城。摩诃末国王获悉蒙军将首攻东部讹答剌城，答应了哈只儿汗的请求。他先调 5 万步、骑兵开往讹答剌城，后派大将哈剌察·哈思哈只不再带 1 万人马，进一步加强讹答剌城的防御力量。

成吉思汗派二名使者到达花剌子模国的新都撒麻耳干，向摩诃末国王下达宣战书，谴责他违背商贸协定和和约。接着，他率领 20 万大军离开西辽，继续西进，进抵花剌子模最东面的讹答剌城下，全军散开，将该城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

蒙军将讹答剌城包围后，成吉思汗立即兵分四路，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扫荡花剌子模东部边境城市：第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指挥，围攻讹答剌城，必须消灭哈只儿汗，为商队报仇，兵力为 7 万人，由畏兀儿部和炮军、工兵大部协助进攻；第二路由术赤指挥，兵力 2.5 万人，向北面发展进攻，攻取毡的和锡尔河下游诸地；第三路由阿剌黑指挥，兵力 2 万人，向南进攻，攻取忽毡（今塔吉克列宁纳巴德），扫荡锡尔河上游诸地；第四路为中军主力，由他自己和拖雷率领，兵力为 8.5 万人，包括 1 万名护卫亲军，向西南进军，穿过沙漠，直取不花剌城（又作布哈拉，今属乌兹别克），切断新都撒麻耳干与旧都玉龙杰赤之间的联系。

察合台和窝阔台兄弟二人决心一举拿下讹答剌城，将城包围后，即组织突击队，从四面进攻城门，试图打开通往城中的缺口。哈只儿汗知道蒙古人正冲自己复仇而来，不会善罢甘休，现在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与城共存亡。他督令将士登上城墙，用弓弩射击企图渡过护城河的蒙军士兵，用滚木和砖石砸击试图靠近城门的蒙军突击队，并加强夜间巡逻和监视，防止蒙军夜间偷袭。

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蒙军突击队遭受了很大的伤亡。察合台和窝阔台调整部署，改为长期围困，断敌粮草供应，然后伺机强攻。同时，他们派出骑兵分队，对讹答剌城周围的小城镇和乡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制造大范围的无人区，使讹答剌城成为一座孤城。他们还命令工兵和炮军架设、组装攻城器械，开始有条不紊地攻城，以减少自己的伤亡。

随征的炮手指挥官向察合台建议，在讹答剌城周围构筑土台，即筑堙，架设瞭望用的巢车和望车，居高临下，侦察城内守军情况。察合台立即批准了该指挥官的建议，组织部队构筑高高的土台，并命工匠马上修造巢车。

随征的炮军和工匠工具齐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讹答剌城四周筑起二十多座土台。这些土台高过城墙，上面还筑有亭子。从这些亭子上几乎可以看到城内四周的每一个死角。

察合台派兵在亭子上瞭望城中，每天 24 小时日夜监视，若看到城内守军有大部队调动等异常情况，随时报告。他和窝阔台特别担心城内守军大规模突围，冲破蒙军的包围圈，因此一方面加强监视，弄清楚守军的突围方向，另一方面继续封锁包围圈，并预备反突围的兵力，以挫败其突围的企图。

好在哈只儿汗和哈剌察并没有突围的打算。他们知道，一旦突围，他们的骑兵跑不过蒙古快马，他们的步兵和城内百姓只能成为被屠宰的羔羊。他们希望拖延时间，时间一长，这些没有后勤补给的蒙古人会自动退兵。他们忽视了蒙古骑兵此时正四处掳掠粮草和牛、羊、马，屠杀城四周没有军队保护的百姓。

察合台不会让城内守军平安地拖延时间的。他又命令工兵伐木锯

树，铲土垒砖，继续修筑靠近城垣的高台，在高台上架设强劲的床弩，从四面八方向城内的房屋楼阁发射火箭和火药箭。火箭即在一般的箭杆后面绑上油脂、艾叶等易燃物品，点燃后用弩发射出去；火药箭即在箭杆后面缚上火药包，点燃火药包外壳的引线后，用弩发射出去。许多火箭在飞行中熄灭了，但有不少火箭和火药箭射中房屋或仓库后，引燃了大火。一旦射中起火，弩手就瞄准起火处，把大量的油脂物缚在箭杆后射击，以引起更大的火势。

为了妨碍守军救火，聪咀的汉族工匠和契丹族炮手专拣夜深人静时，从四面八方一起发射火箭和火药箭，并猛烈射击企图救火的人群。

哈只儿汗命令部下还击，但是他们使用的弩强度不及蒙古床弩，射程有限，无法射到城外蒙军的弩台和观望台。

这个时期的城市建筑基本上为木质结构，在干爽的秋天，又刮着风，被射中起火后，很容易火烧连街。

察合台和窝阔台站在最高的观望台上，很高兴地欣赏讹答剌城变成一片火海的壮丽情景。风助火势，熊熊烈火，把许多街道烧成一片瓦砾，把许多堆放粮草的仓库化为灰烬，许多士兵和百姓被烧死烧伤。

哈只儿汗从未经历过和听说过这样攻城的场面。现在，讹答剌外城实际上已被蒙军用火攻烧毁。尤为可怕的是，许多堆放粮草的仓库被烧毁，对城内十几万人马构成极大威胁。他知道，国王不会派兵来增援了。如果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大难就要临头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天迟早要来临。

现在，双方攻守了近五个月。讹答剌城的外城被烧毁，粮草供应开始紧张。

察合台见强攻的时机成熟，便命令随军工匠架设更多的床弩，炮军架设更多的炮架，射击城墙上的守军，砸毁城垛。另一部分工匠从骆驼上卸下拆散分装的轒辒车、火车和钩撞车，迅速组装好，在弩兵和炮军的掩护下，抢渡护城河，开始攻城土木作业。

蒙军这次使用的床弩确实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射击武器。它有一个用粗木柱制成的床架，架上有轴，有机牙，由数人绞轴上弦，一人瞄准击牙，发射很粗的箭，其射程和杀伤力远远超过单兵操作的弓弩。

在弩兵和炮军的掩护下，蒙军工程兵把轒辒车推到城墙下。轒辒车下面有四个轮子，车顶为尖顶，蒙有生牛皮，牛皮上附有一层湿泥。士兵躲在车中，不怕守城者用石头砸，用火烧，或用开水烫，可以挖掘城墙，打开一个缺口。

另一部分工程兵把火车和钩撞车推到城门下。火车上架有用薪炭烧烤的铁锅，铁锅中盛着翻滚的油，锅旁还有干柴，点燃干柴，引燃锅中的油，熊熊大火直烧城门。如果城门仍未被烧毁，可用钩撞车悬着的粗木柱撞击城门。由于粗木柱一端裹有铁皮，很尖硬，足以撞开被火车烧坏的城门。

蒙军工程兵成功地攻破了外城的城门和城墙。察合台命令各路突击队同时从城门和城墙的缺口冲入城中，抢占城头，夺取吊桥。

讹答剌城外城墙头上的守军在蒙军密集的弩炮射击下，死伤殆尽。蒙军突击队登上了城头，立即放下吊桥。蒙军骑兵立即跨过吊桥，冲进外城，追杀哈只儿汗的部下。

哈只儿汗下令向内城撤退，紧急关闭城门。现在，守军已感到末日来临。外城失守，使他们陷入绝望之中。摩诃末国王派来协助哈只儿汗守城的大将哈剌察觉得坚持不下去了，试图劝说哈只儿汗投降，以减少军民的伤亡。但是哈只儿汗严辞拒绝了他的建议，要求全体将士与讹答剌城共存亡。他知道，今天的结局全因他而起，蒙古人绝对不会饶恕他的。

哈剌察未能说服哈只儿汗，便于夜里率本部亲信向蒙军投降。察合台和窝阔台连夜审问了哈剌察，把内城的情况问清楚后，下令将他及他的部下统统斩首。他们向来讨厌临阵逃脱和背叛主人的叛徒，只欢迎一开始就主动投降的敌人。

察合台命令骑兵部队肃清外城，将城中的百姓和未来得及逃进内城的士兵编队，统统赶出城外，同时命令弩兵、炮军、工兵和突击队互相配合，加紧进攻内城。

进攻内城的攻坚战持续了一个月。蒙军用进攻外城的办法攻破了城门，在城墙上打开了无数处缺口。蒙军骑兵冲进内城，开始烧杀抢掠。

哈只儿汗和他的士兵知道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拚死抵抗。他们各自为战，一直战斗到最后，无一投降。

察合台不得不把部队化整为零，逐条街，逐幢房屋地追杀守军士兵。有时，他们只好放火，把守军连同房屋烧成灰烬。战斗非常残酷，蒙军也有不小的伤亡。

最后，所有的抵抗都被平息了，只剩下哈只儿汗一人退守在内城的一座高塔上，不断地用砖头往下砸，砸死砸伤不少蒙军士兵。

察合台下令活捉哈只儿汗。蒙军突击队在哈只儿汗扔尽砖头后，冲到塔顶。已经精疲力竭的哈只儿汗俯首就擒，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蒙军就像他们在金国屠城一样，洗劫了讹答剌城，杀光了所有守军和百姓，最后将全城付之一炬。

把杀人掠货、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哈只儿汗，押送到成吉思汗的帐下。

成吉思汗二话没说，吩咐工匠熔化银液，灌入哈只儿汗的七窍中，将他折磨处死，作为对他贪财杀人的严厉惩罚。

正当察合台、窝阔台部围攻讹答剌城时，蒙军其他各路人马也顽强进攻，将花剌子模军各个击破。

术赤率军北上，沿锡尔河左岸进军，进抵昔格纳黑城下（今哈萨克契伊利东南）。术赤派一个名叫哈散哈只的伊斯兰教徒进城劝降，但是该城守将拒绝开城投降，下令杀死使者。术赤大怒，下令立即攻城。他命令随军的部分炮军和床弩兵狠狠地射击城头上的守军，同时命令工兵架设云梯，掩护突击队登城。他将部队编成梯队，轮番冲击，连续攻城，七天后终于攻入城中。术赤下令屠城。然后，术赤攻下昔格纳黑西北的八儿真城，向毡的逼近。毡的守将弃城而逃，该城居民自动组织抵抗。蒙军用炮弩攻击，架设云梯，从四面八方爬上城墙，攻入城内。该城居民来不及组织起来，便投降了。术赤没有屠杀居民，但命令部下洗劫了全城。然后，他命令已归顺他父亲的伊斯兰教徒阿里火者为毡的城长官，镇抚居民。他率主力继续向西北进军，攻克养吉干。术赤部肃清了锡尔河下游的花剌子模军，驻扎在哈剌忽木之地，休整过冬。

阿剌黑部溯锡尔河而上，攻取别纳客忒，然后进抵忽毡城下。他们遇到顽强抵抗。该城守将名叫帖木儿灭里，号称铁王，率部抗击蒙军达数月之久，给蒙军攻城部队造成很大伤亡，然后主动放弃忽毡城，率领精锐部队乘预备船只渡河，撤到河中心的预筑城堡，继续抵抗。阿剌黑部为河所阻，无计可施，命令随军工匠加紧修造船只，准备渡江，向河中心的城堡发起强攻。帖木儿灭里每天派兵乘船到岸边，袭击蒙军。成吉思汗听到阿剌黑的报告后，马上派兵押送 5 万名战俘来增援。这些战俘被分别编队，在蒙军的监视下，从 12 公里外的地方搬运石头填河，日夜不息。帖木儿灭里见状，便主动放弃江中城堡，率部分人乘船只，顺流而下，向锡尔河下游逃跑。蒙古骑兵沿河两岸追击，往江中放箭。阿剌黑派人抄近路通知术赤，在下游帮助拦截。术赤紧急征用当地船只，用铁链连成一体，在毡的附近的江面上一字排开，组成一道拦阻防线，并在两岸部署军队，严阵以待。帖木儿灭里部飘到毡的城附近时，远远望见江中布满船只，河道被拦断，急忙弃船登岸。蒙古骑兵奋力追杀，帖木儿灭里只身逃回旧都玉龙杰赤。阿剌黑部占领忽毡后，稍事休整，即向费尔干纳地区进攻。

当其他三路蒙军攻城掠地、歼击花剌子模军时，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率中军主力横渡锡尔河，向不花剌城方向进军。他们一路上并未遇到激烈的抵抗，进军顺利。成吉思汗派使者先后招降了途经的咱儿讷黑（位于锡尔河左岸）和讷儿城（今乌兹别克努拉塔城），征集了一大批壮丁作“哈沙儿”（即俘虏队），随军行动，充当攻城时的先头掩护队，并征缴了一大笔税款。这两座城镇的居民免遭屠杀。

成吉思汗和拖雷率部穿过大沙漠，于 1220 年 2 月进抵不花剌城下。

不花剌城分内外二城，外城很大，城墙坚固高大，四周设有 12 门。守军有 2 万人，守将为库克汗。摩诃末派重兵把守新都和旧都，忽视对二都之间的不花剌城进行防守。

成吉思汗已先派归顺的花剌子模人进城侦察，摸清守军情况，计划采取蒙古骑兵野战的战法，即 1213 年攻打金军怀来和缙山要塞的战法，先将不花剌城团团围住，然后从三面猛攻，故意在其后方网开一面，引诱守军出城向后方逃跑，此时即派蒙古骑兵预备队换乘快马，追杀逃敌，将其歼灭于运动中。

成吉思汗命令诸将带队布阵，将不花剌城围得水泄不通。库克汗看到蒙军里三层外三层，将不花剌城团团围住，知道大势不好，以区区 2 万人马，加上贪生怕死的居民，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成吉思汗的 8.5 万大军。他计划夜里率部突围，不死守不花剌城了。

半夜时分，成吉思汗命令哲别和速不台率 3 万精骑待命，其余部队编为各个梯队，从东、北、南三面猛攻不花剌城，故意不攻面向守军后方的西面。蒙军炮手不断地抛射石弹，砸毁了城垛，砸死砸伤城头上的守军无数；弩兵用床弩发射火箭和火药箭，烧毁城楼，同时发射粗如长枪的大箭，直接杀伤守军；突击队推着底座带有车轮和车厢的云梯，即士兵躲在车厢里推车，进抵城墙下，用绳索和转轴升起车顶的云梯，将折叠成两段的云梯打开，搭上城墙，一部分士兵在下面固定云梯底座，其他士兵则登上云梯，向城头攀登。

本来就打算在半夜逃跑的库克汗见状大惊：如果不马上逃跑，就没

有机会了。他派人通知仍在城头上坚守的部队，不许后退一步，誓与不花剌城共存亡，然后自带亲信和 1 万多人从蒙军未攻击的城西出逃。

负责监视城西敌情的哲别和速不台见敌出逃，传令全体将士上马，待命追击。当敌军差不多全部逃出，后面开始有老百姓跟着出城时，哲别和速不台才下令追击，开始一场蒙古骑兵得心应手的追杀。他们散开队形，分成多路纵队，一直追杀到阿姆河边，将从不花剌城逃出的花剌子模人斩杀殆尽。

第二天黎明，被守军抛弃了的居民打开城门，欢迎成吉思汗进城。数万蒙古骑兵从各个城门涌进外城。城中的富人、教长和法师纷纷贡献谷物和金币。成吉思汗把外城的全体居民集中到广场上，向他们发表了演讲，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国王和大臣不仁不义，杀死 450 名蒙古商人，抢劫了所有的财货，所以苍天派他带着蒙古骑兵来惩罚他们这些有罪的人。不花剌城的教长和绅士们默认了成吉思汗的征服理论。

但是，内城有数百名守军和无数居民拒绝投降，居高临下，用弓弩射击，抛掷砖石，打死打伤不少蒙军士兵。

成吉思汗继续用进攻外城的战法进攻内城，并驱赶战俘和不花剌人冒着内城守军的箭石，用死尸和木石沙土填平内城外的壕沟。然后，他让不花剌人走在前面，蒙军突击队携带火攻器材紧随其后，突击队后面是严阵以待的蒙古骑兵纵队。蒙军突击队用不花剌人当替死鬼，靠近内城的城门，开始用火攻法破坏城门。

蒙军突击队这次使用的火攻装备叫猛火油柜，是由北宋汉族工匠发明的，从宋军手中传到金军手中，后来传到蒙军手中，现在正好派上用场。猛火油柜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火焰喷射器，用类似风箱的金属柜装满猛火油（石油），推拉拶丝杖，就像推拉鼓风箱一样，把柜中的油挤压出柜顶的巨筒口，点燃火药，引燃油，即成熊熊烈火，既可烧毁城门，也可喷射人马。突击队烧毁城门，突入内城，继续焚烧内城守军据守的房屋，把内城变成一片火海。

成吉思汗命令骑兵出击，将内城军民肃清，统统赶出外城。内城的拚死抵抗使成吉思汗恼怒，他下令屠杀了三万多名不花剌城男性军民，把妇女和孩子当作奴隶分给部下，同时抽调一批壮丁编入俘虏队，最后放火将不花剌城烧成废墟。

至此，四路蒙军除阿剌黑部外，基本上完成了各自的作战任务，他们下一个进攻目标将是花剌子模的首都。成吉思汗知道擒贼先擒王、斩草除根的必要性，还特别关注将摩诃末国王擒获。

4 攻陷新都和旧都

成吉思汗攻克不花剌城后，即挥师向撒麻耳干城进军，在该城郊外扎营过冬，同时派人向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传令：率所部兵马就地休整过冬，于初春时节前来会师，共攻撒麻耳干城。

成吉思汗决定于 1220 年集中兵力，首先进攻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麻耳干，然后进攻其旧都玉龙杰赤，继续歼灭花剌子模军队，洗劫这两个大城市的财富，给摩诃末统治集团以毁灭性的打击。

成吉思汗认为，即使这两座都城固若金汤，随征的炮军和能工巧匠也能将其攻陷。在围攻讹答剌城和不花剌城的战斗中，炮军、弩兵和工程兵已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攻坚能力。他对此有很深的印象。

撒麻耳干，又名寻思干、邪米思干、薛米思坚，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为富饶的河中首府，被誉为人间最美的天堂和乐园。该城原为西辽所有。1210 年，摩诃末与屈出律共同出兵，瓜分西辽领土，将该城据为己有，后来将首都从玉龙杰赤迁至该城。

摩诃末调集 11 万精锐部队防守该城，其中 6 万人为突厥部士兵，由母后秃儿罕哈敦的弟弟秃孩汗（又作脱海罕）指挥 ;5 万人为大食士兵（伊朗人）。他还为城防部队配备了 20 头大象，披着铁甲，可冲锋陷阵，掩护步骑兵进攻。他还动员 10 万居民参加修复、加固城防体系的工作，把四道城门的铁构件重新更换，把护城河挖得更深，并加高了城墙。守军严阵以待。

但是，当前方败退下来的将士描述讹答剌城和不花剌城被攻陷的惨状时，摩诃末就像乃蛮部的太阳汗战前听到札木合的描述一样，开始对成吉思汗和蒙古骑兵畏惧三分。一听说成吉思汗挥师东进，准备集中兵力进攻撒麻耳干，摩诃末就慌忙离开该城，向阿姆河以南撤退。他把当初对蒙古使者说的话“如果开战，愿意奉陪到底”早忘到一边去了。现在，撒麻耳干的城防司令是秃孩汗。

1220 年 3 月，察合台、窝阔台、术赤和阿剌黑率领所部兵马，并押着战俘，先后赶到撒麻耳干，与成吉思汗的主力部队会师。

成吉思汗让部队在城郊休息了三天，然后依次开进到城下，将撒麻耳干团团围住。他计划集中炮军、弩兵和工兵同时进攻四个城门，掩护突击队登城和控制城门，并夺取吊桥。

察合台在围攻讹答剌城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攻城经验，自告奋勇，要求指挥一线炮军、弩兵和工兵，打开缺口，为骑兵开辟进城的通道。成吉思汗马上批准了察合台的请求。

察合台组织炮手和能工巧匠，很快构筑了几十座高过城墙的土台，在土台上架设重型炮和床弩，集中射击城门处的墙头，破坏城垛，杀伤守军，并发射火箭和火药箭，焚烧楼橹和城中的街道。同时，他还组织工匠制作皮筏和木筏，搭载工兵和突击队及攻城器械，强渡护城河，逼近外城城墙，试图破坏城墙和城门，打开缺口。

撒麻耳干的守军非常勇敢，比讹答剌和不花剌城的守军厉害。他们不怕炮石和床弩射击，坚守城头，用弓弩射击强渡护城河的蒙军突击队，抛掷滚木和巨石，砸击攻城的蒙军工兵。他们还组织突击队实施反突击，杀出城外，击退渡河攻城的蒙军突击队。

成吉思汗急忙调集各部弓弩神射手，集中到护城河岸边，齐射出城突击的守军，将其击退，迫使他们缩回城里。

夜里，守军组织几千名敢死队，跟在 20 头大象后面，跨过吊桥，突袭蒙军。蒙军开始有些慌乱。成吉思汗命令部队网开一面，纵敌冲杀，同时命令博尔术和赤老温率兵左右夹击敢死队的后卫，争夺吊桥，然后将守军敢死队包围。察合台命令床弩兵发射粗箭和火箭，射击大象。大象受伤后，扭头就往回跑，发疯似地冲上吊桥，踩死踩伤不少守军的敢死队员，逃回城中。看守吊桥的军官见状，担心蒙军冲上吊桥，便不顾仍在对岸的敢死队员，立即收起吊桥。守军几千名敢死队员全被杀死。

守军进行了好几次这样的反突击，结果每次都是全军覆灭。成吉思汗针对守军敢死队实施反突击，命令部队稍许后退，引其追击，然后迅速切断其后路，将其包围，全部消灭。据说，成吉思汗用这种战术诱杀了 5 万名守军，沉重地打击了撒麻耳干城守军的士气。

察合台指挥的工兵在炮军、床弩兵和全军特等弓箭手的掩护下，已在多处挖开了城墙，并破坏了城门。守军疯狂反扑，堵上备用城门和城墙，阻止蒙军突击队入城。

此时，撒麻耳干城的守军开始灰心丧气。他们知道，城墙和城门迟早将被攻破。他们还惊恐地看到，蒙古骑兵正驱赶数以万计的同胞运送土石和树木，填塞护城河，护城河很快就将被填平。

突厥族士兵认为自己与蒙古人同种，如果投降，会被蒙古人当同胞对待。他们在秃孩汗的带领下，集体向城外的蒙古军队投降。

秃孩汗一投降，城内居民也只有投降。他们打开城门，欢迎蒙古骑兵进城。成吉思汗挥师进入外城，将居民押往城外，对外城进行了洗劫，然后切断供水线，迫使内城守军出逃。阿勒巴儿汗率一千多名敢死队员，冲出内城，杀开一条血路，乘乱逃出撒麻耳干城。内城守军残部退守清真寺，被蒙军全部烧死。

成吉思汗分兵遣将，肃清内城和外城，最后将临阵叛变的 3 万名突厥族将士和摩诃末的二十多名大臣全部杀死，从居民中挑选 3 万名工匠赏赐诸王和高级将领，还征发 3 万名壮丁作随军役夫，余者交纳 20 万第纳尔赎金后免死。契丹人耶律阿海被成吉思汗任命为达鲁花赤，镇守撒麻耳干城。

成吉思汗征服撒麻耳干城后，除令哲别、速不台和脱忽察儿各领 1 万精骑追击西逃的摩诃末外，余部休整人马，待秋高马肥时，再继续进攻花剌子模的旧都玉龙杰赤。他决定由术赤部和察合台、窝阔台部进攻玉龙杰赤，由术赤指挥；自与拖雷率中军西进，扫荡呼罗珊地区。他还许诺将玉龙杰赤划为术赤的封地。

成吉思汗忽视了西征前术赤和察合台的争吵，以为确定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后，他们发了誓，彼此就和好了。实际上，察合台还在和术赤暗中较劲。他赌着气，憋着劲，一举攻克讹答剌城，把挑起战争的哈只儿汗活捉，交由成吉思汗处死，已经摘取西征的头功，出尽了风头。他并不愿意听从术赤指挥，更不愿意为夺取他的封地卖命，但出征前当众发过誓，不敢顶撞父汗的命令。

玉龙杰赤位于阿姆河下游的三角洲附近，土地肥沃，商业发达，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城市。该城本是花剌子模的首都。摩诃末迁都撒麻耳

干后，母后秃儿罕可敦与后宫仍住在玉龙杰赤。她听到摩诃末逃往阿姆河以南的消息后，也立即率诸嫔妃、王子和后宫随从离开玉龙杰赤，逃往礤桫答而境内的城堡。

当时，驻防玉龙杰赤的花剌子模军有 9 万人。母后出逃时，没有任命留守统帅，守军一时群龙无首，首都出现混乱局面。1220 年夏天，号称“铁王”的帖木儿灭里从锡尔河下游辗转逃回首都，向首都军民讲述了与蒙古人作战的惊险经历。玉龙杰赤的军民立即把帖木儿灭里当作英雄，推举他为统帅。帖木儿灭里当仁不让，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划分防区，部署部队，加固城防，稳定局势，准备迎击蒙古骑兵。

随着秋天的来临，经过休整的蒙古骑兵开始向玉龙杰赤集结，总数近 10 万人，其中术赤部近 3 万人，察合台、窝阔台部 7 万多人。成吉思汗还特派博尔术、术赤台等将领参加进攻玉龙杰赤的战斗。

术赤分兵遣将，首先对玉龙杰赤构成包围态势，然后派人进城劝告军民投降。他的使者对玉龙杰赤人说：“我大蒙古国大汗已将玉龙杰赤划为太子术赤的封地。太子陛下已统兵 10 万列于城外，希望这个城市完美无缺，免遭像讹答剌和不花剌城那样的屠城悲剧。太子陛下一片诚心善意，已经下令不许部队进城烧杀掳掠。太子陛下希望你们打开城门，主动投降！”

但是，花剌子模的军事贵族拒绝投降。他们知道，自己和部下即使主动投降，也会被杀光，因为他们不是平民百姓。他们推举母后的族人、康里部族军将领忽马儿的斤为诺鲁思王，即一日之王，由他统率全城军民抵抗蒙军。

察合台对术赤的招降之举嗤之以鼻。

术赤招降失败后，即部署各部强攻玉龙杰赤城。由于该城处于沙漠和沼泽地区，蒙军炮手找不到可供炮击用的石头，便在郊区伐桑树干，锯成一段段，用炮抛射守军。同时，他们强迫数以万计的俘虏日夜不息地运沙土，填塞城边的濠沟。10 天后，濠沟被填平。蒙军驱赶俘虏在前面开路，工兵带着攻城器材随后，逼近外城城墙，以挖掘城墙，试图打开缺口。

守军用弓弩猛烈射击掘城的蒙古工兵，甚至不惜杀死走在蒙古工兵前面的同胞。蒙军炮军、弩兵和弓箭手猛烈还击，箭如雨下，桑树木横飞。双方伤亡惨重。

蒙军工兵利用轒辒车的掩护，终于在城墙下掘出一个个大缺口。蒙军突击队纷纷从这些缺口突入城中，与城头上的守军展开肉搏战。蒙古骑兵乘机冲入城中，追杀守军和街上的平民。

守军从城头撤往楼房中，继续用弓弩射击蒙军，并不时地冲出来实施反突击。术赤下令用石油喷火，把守军连同房屋一起烧毁。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争夺，蒙军才肃清了玉龙杰赤的东城。现在，他们必须夺取连接东城和西城的阿姆河大桥，横渡阿姆河，进攻对岸的西城。

术赤挑选了 3000 名蒙古勇士组成突击队去完成夺桥任务。他下达了死命令：若不夺取桥，就不许回营！

3000 名蒙古突击队队员冲上桥头，击杀了少数守军，即跨过桥去。但是，当他们到达桥的中段时，玉龙杰赤守军组织的敢死队也冲过来了。

这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在桥上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双方伤亡惨重，不断有人从大桥上坠落河中。守军敢死队前仆后继，轮番上阵，将 3000 名蒙古突击队员全部消灭。

察合台质问术赤：为什么要在大白天去送死，而不在夜间去偷袭？术赤恼羞成怒，险些又要与这位老骂他是私生子的弟弟进行决斗。

察合台与术赤不和，导致部队纪律松弛，作战协同性很差，直接影响了战局的进展。现在，蒙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攻击了几个月，仍未征服玉龙杰赤城。

他们各自派人去向成吉思汗汇报，把目前的局面归咎于对方。成吉思汗听后大怒，派亲信前往玉龙杰赤传令：现在由窝阔台任进攻玉龙杰赤的总指挥，必须尽快攻克该城，不得有误！

窝阔台就任统帅后，设法缓和了两位兄长的怒气，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他接受了博尔术将军的建议，派察合台率 5 万人马换乘快马，绕道阿姆河上游渡江，从西面迂回守军；术赤继续指挥争夺大桥的战斗，监视正面阵地。

窝阔台等了一个星期，等到察合台军挺进到西城西面，开始进攻西面的城门时，才令术赤部转入进攻。术赤继续组织突击队，分成数个梯队，携带猛火油柜和喷油筒，利用轒辒车掩护，登上大桥，用火喷射桥上的守军，轮番喷射，一码一码地向前推进，烧死烧伤守军敢死队员无数，终于推进到大桥西头，牢牢地控制了大桥，并向桥头两侧运动。术赤见大桥到手，即率领蒙古骑兵跨过大桥，向西城冲杀。

与此同时，察合台也组织强攻，突破城门，杀进城中。

西城军民在蒙军两方夹击之下节节败退，最后集中退往三个街区，派人求降。

术赤为蒙军伤亡惨重而怒火中烧，下令将城中居民和士兵赶出城外，把工匠、年轻妇女和儿童均分，兄弟三人各得一份，而将其余人统统杀死。最后术赤还派兵挖开河堤，引水灌城，将隐藏不出的平民和士兵全部淹死。繁华似锦的玉龙杰赤变成一片汪洋。

战后，成吉思汗对术赤三兄弟极为恼火，拒绝见他们，因为他们三人私分工匠、妇女、儿童和财富。术赤借镇守封地之机，拒不朝见成吉思汗。后经诸将劝解，他们父子才平息了分歧。不过，术赤开始疏远父汗和兄弟，率部驻扎在玉龙杰赤以北的草原，扫荡残敌，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封地，未参加后面的进攻战役。察合台和窝阔台在征服玉龙杰赤后，没过多久便率部与正在阿富汗山区扫荡的成吉思汗会师。

在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挥师围攻玉龙杰赤期间，成吉思汗亲率军队扫荡了阿富汗山区的城寨，同时分兵由拖雷指挥，席卷了呼罗珊地区的城镇和绿洲。

攻克撒麻耳干城后，成吉思汗和拖雷率中军到达南面的奈撒夫绿洲，让战马饱尝那里丰盛的青草，恢复体力。他们在这里度过了 1220 年的盛夏，于初秋时节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拜松山布兹加勒山口）南下。成吉思汗抽调了一支精锐部队，交给拖雷指挥，向西南呼罗珊地区进攻。自率大军首先进攻阿姆河北岸的忒耳迷（今乌兹别克捷尔梅兹）。

忒耳迷城军民拒绝开门投降。成吉思汗部署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强攻，11 天后攻破该城，将全城居民和士兵赶出城外，全部杀死，洗劫

了该城的财宝。然后，他分兵遣将，抄掠了附近的城寨。1221 年初，他率部渡过阿姆河，进抵巴里黑城下（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巴里黑城居民打开城门，欢迎成吉思汗的部队进城，并献上大批物品慰劳大军。不过，该城的居民后来还是没有逃脱被屠城的悲剧。成吉思汗担心花剌子模流亡贵族会利用该城作为抵抗中心，便以清查户口为名，将全城居民赶出城外，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杀死。成吉思汗征服巴里黑城后，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围攻塔里寒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之战。该寨军民英勇顽强，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挫败了蒙军一次又一次攻势。成吉思汗不得不要求拖雷回师，合力攻击，才将该寨攻克，杀死了该寨全部守军和平民。

拖雷与成吉思汗分兵后，带着 7 万人马渡过阿姆河，向呼罗珊地区绿洲中的城市发起一连串的攻势，相继攻克途思、奈撒（今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东）、马鲁（今土库曼马里）、你沙不耳（今伊朗内沙布尔）、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诸城。拖雷攻占这些城市后，实施了可怕的屠城政策。据史籍记载，马鲁城军民有 70 万人被杀（另说 130 万人），该城被夷为平地。不过，在进攻你沙不耳城的战斗中，成吉思汗的女婿、拖雷的姐夫脱忽察儿被守军射死。他是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军牺牲的惟一高级将领。他本来受命与哲别、速不台一起去追击摩诃末，但违令恋战攻城，被撤职，后被重新重用，率先遣队进攻你沙不耳。拖雷反攻，占领你沙不耳城后，下令将该城军民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斩首。屠杀持续了 15 天，该城只有 400 名工匠幸免于难。大约在 1221 年夏天，拖雷才结束在呼罗珊地区的毁灭性攻击，被成吉思汗召回，合兵强攻塔里寒寨。

5 追击摩诃末父子

1220 年春天，成吉思汗攻占撒麻耳干后，获悉摩诃末国王已事先逃遁。他根据自己在蒙古草原上多年征战的经验判断，如果不消灭花剌子模的国王及其上层统治集团，他们就会重整旗鼓，伺机反扑，战争将永远结束不了。他立即抽调 3 万精骑，命令哲别、速不台和脱忽察儿各领兵 1 万，稍事准备后，马上出征，追击西逃的摩诃末国王。他对三位爱将说：

“摩诃末逃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即使追到天涯海角，你们也要将他擒获。如果哪个城市容留他，你们必须将该城摧毁，连人带城一起焚毁。你们沿途追击，不得恋战围城，贻误追击任务，而要紧紧咬住摩诃末的尾巴，穷追不舍。我限你们三年内完成追击任务，然后从钦察草原返回老家三河源头！”

为保证三位爱将顺利地追击摩诃末，成吉思汗还特意颁发了一份用畏兀儿文书写的公告，一式多份，由他们沿途张贴和宣达。公告写道：

“各地守将、领主和百姓须知，天已命朕主此天下从东至西之大帝国。凡臣服于朕者均可幸免于难。凡胆敢抵抗朕之大军者，连同其妻儿家小及全体属民，悉将成为刀下之鬼。”

哲别、速不台和脱忽察儿受命后，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击战。途中，脱忽察儿违犯军令，大肆劫掠财物，被成吉思汗撤职，他的部队编入哲别和速不台的军中。

摩诃末得了“蒙古恐怖症”，望风而逃，放弃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一再向西逃跑。他有个儿子叫鲁克那丁，在可疾云城（今伊朗德黑兰西加兹温）集结了 3 万军队，也未能给他帮上忙。他一听到蒙古追兵的风声，马上就逃跑，最后于 1220 年底逃到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躲藏起来。

哲别和速不台率领 3 万蒙古精骑，跟踪追击，沿途只掳掠必需的良马、牲口和粮食，不恋战围城，紧紧咬住摩诃末不放。他们穿过呼罗珊地区，经今伊朗和伊拉克境，追到祃桫答而（伊朗里海南岸省名）境内。当他们获悉摩诃末的母后秃儿罕可敦带着他的嫔妃、王子和后宫随从也逃到祃桫答而境内的剌儿占（今伊朗里海南阿谋耳县的一个属区）和伊剌勒（今伊朗杜达干镇的舍里河源处）二堡中时，他们立即分兵围困这两个城堡，主力继续追击摩诃末。

当摩诃末上船欲驶往里海中小岛时，蒙古骑兵的先头部队追到岸边，纷纷向他的船只射箭。他急令水手开船离去。

哲别和速不台的分遣队将剌儿占、伊剌勒堡围困了四个月，切断了水源，迫使秃儿罕可敦率部投降。

躲在里海中小岛上的摩诃末听说母后与嫔妃、王子被俘，哲别和速不台正督促工匠造船，准备渡海进攻小岛，同时警戒森严，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又病又累又伤心，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将跟随自己的几个儿子和几位大臣叫到床前，宣布废掉母后秃儿罕可敦确立的王储斡思剌黑，由札兰丁继承王位。他对他们说：“非札兰丁不足以复国！”

1220 年年底一个寒冷的深夜，摩诃末忧愤而死。他的儿子和亲信将

他草草埋葬在里海的小岛上。

哲别和速不台也得到了摩诃末病死的消息，便率部就地休整过冬，同时派出一支部队走捷径，押着秃儿罕可敦和诸嫔妃、王子及宫中人，到达成吉思汗的营地，报告摩诃末已死的消息。

成吉思汗当时驻扎在阿姆河北岸的忒耳迷附近。他下令处死摩诃末的几个幼子，将他的嫔妃、女儿和宫女赏赐给诸子和将领。秃儿罕可敦也被带回蒙古草原，直到 1233 年才在和林去世。

成吉思汗听说少数篾儿乞部人被打败后，逃到了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北的钦察突厥部，便派人前往里海，向哲别和速不台传令：进军钦察，扫荡残敌。

哲别和速不台受命后，从 1221 年到 1224 年年初，击败波斯人、高加索人、钦察突厥人和斡罗思（俄罗斯）人，席卷了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斡罗思南部、克里米亚和波斯西北部，于 1224 年经里海北东还。回师途中，哲别因劳累过度而病逝。十年后，当术赤的长子拔都率军西征欧洲时，速不台被任命为西征先锋主将，因为他与哲别在这次西征中，从花剌子模转战到高加索，行程数千公里，完成了西征欧洲的战略性侦察任务，他们所遇到的对手几乎都软弱得不堪一击。

札兰丁带着少数亲信，于 1221 年初潜回旧都玉龙杰赤。当时，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尚未征服玉龙杰赤。城中的突厥、康里军事贵族并不欢迎勇敢能干的札兰丁，更喜欢秃儿罕可敦确立的软弱无能的斡思剌黑王储。他们阴谋加害于札兰丁，札兰丁得报后匆匆逃出玉龙杰赤。铁王帖木儿灭里也不满意军事贵族们的所作所为，带了 300 名精骑，随札兰丁而去。

札兰丁和帖木儿灭里逃出玉龙杰赤后，向呼罗珊地区进发，在奈撒一带击败了一支由 700 人组成的蒙古巡逻队，然后向你沙不耳逃去。但是，随后逃出玉龙杰赤的斡思剌黑和阿里在追赶札兰丁的途中，被蒙古巡逻队杀死。

札兰丁等人最后辗转逃到哥疾宁城（今阿富汗加兹尼）。哥疾宁城本是摩诃末国王早先划给他的封地。他现在是花剌子模的新国王，暂时以哥疾宁城为国都，重整旗鼓，继续领导抗蒙战争。

驻扎在哥疾宁城的康里贵族阿明灭里率 5 万军队拥立新国王，同时，另一位大臣赛甫丁也率 4 万军队投奔札兰丁。现在，札兰丁仿佛看到复国的希望，不时遣兵主动出击，略有小胜。

当札兰丁在哥疾宁城重整旗鼓时，成吉思汗还在阿富汗山区进攻城塞。1221 年初秋，在进攻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巴米安城的战斗中，他心爱的孙子、察合台之子篾忒干被该城守军射死。成吉思汗怒气冲天，光着头，身先士卒，攀登云梯，率兵杀入城中。他下令杀死所有的人，连孕妇腹中的胎儿也不能放过；摧毁所有的东西，把该城变成死亡之城。他要为孙子报仇。

察合台和窝阔台在攻克玉龙杰赤后前来与成吉思汗会师。他听到儿子被射死的消息时，强忍住泪水，待众人离去，才跑出营帐，躲在暗处痛哭了一场。

现在，除哲别和速不台部在钦察征战、术赤部在玉龙杰赤以北的草原上扫荡外，蒙军主力部队又会师一处，成吉思汗与察合台、窝阔台和

拖雷又在一起了。

此时，成吉思汗忽然听到花剌子模新国王札兰丁在南面哥疾宁城死灰复燃的消息，召集诸子和诸将商讨征剿对策。他的养弟、大蒙古国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自告奋勇，请求带兵南征札兰丁。成吉思汗派遣 3 万蒙古骑兵（一说 4.5 万人），命失吉·忽秃忽统兵南下，征剿札兰丁。

失吉·忽秃忽从未独自统率过大部队打过仗，成吉思汗轻敌，草率地任命他为统帅，显然不合适。

失吉·忽秃忽沉浸在独自统率大军的喜悦之中。他认为花剌子模已亡国亡君，军民被屠戮殆尽，残部不堪一击，南征札兰丁，轻而易举。他如此轻敌，以至于严重违反蒙古骑兵一贯的作战原则，不派侦察小分队，不了解敌情，孤军冒进，与札兰丁的 9 万大军相遇于哥疾宁城以北的八鲁湾川（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

札兰丁把 9 万骑兵分成左、中、右三军，右翼由阿明灭里指挥，左翼由赛甫丁指挥，自率中军，严阵以待。阿明灭里把女儿嫁给札兰丁，成了国丈。

失吉·忽秃忽将 3 万蒙古骑兵布成三个万人方阵，一字排开，向札兰丁的军队发起潮水一般的冲杀。这种排山倒海一般的冲杀是蒙古骑兵最擅长的野战战术。但是，他们今天遇到了顽强的对手。

札兰丁见蒙古骑兵向中军冲杀过来，鼓励部下：“我们人多，相当于敌人的三倍。我们不能撤退。我们一定能打赢他们。全军听我指挥。”他命令中军全体下马，用弓箭轮番齐射蒙古骑兵，同时令左、右翼迂回包围蒙古人。札兰丁的战术取得了成功。他的弓箭手连续齐射，把冲到阵前的蒙古骑兵一批一批地射落马下。蒙古骑兵开始后退。

失吉·忽秃忽企图组织第二次攻势，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札兰丁命令中军全体上马，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他的左、右两翼加快进攻速度，对蒙古骑兵构成包围态势。

失吉·忽秃忽不得不率部突围，但是由于这一带地形坑坑洼洼，匆忙之中，许多蒙古战马为这些坑洼所困，许多士兵被颠倒。札兰丁的部队掩杀过来，势不可挡。经过大半天的激战，札兰丁几乎全歼了失吉·忽秃忽的 3 万人马。失吉·忽秃忽在敢死队员的掩护下，带着少数将士突围。

札兰丁在八鲁湾川大捷的消息迅速传开，花剌子模人极受鼓舞。已被蒙军占领的一些城市纷纷起义，杀死蒙古戍将和人数不多的驻军。

不过札兰丁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部下在打扫战场、瓜分战利品时发生争执，他处理不果断，导致部下埋怨，分道扬镳。他自知无力抵挡蒙古人的反攻，便主动放弃哥疾宁城，率本部人马向阿富汗——印度边界撤退。

成吉思汗看到失吉·忽秃忽带着少数人从前方战败逃回，抑制住愤怒，对他说：“这次失败当引以为戒！”然后，他下令全军全部南下，立即行动，向哥疾宁城方向进军。

蒙古骑兵交替换马，全速前进，日夜兼程，跟踪追击。当他们追到申河（今印度河）岸边时，札兰丁正在将军用物资装船，尚未渡河。蒙古骑兵反攻的速度使他大吃一惊。他命令停止装船，准备渡河。他让部下先过河，自己断后。他急忙指挥嫡系部队占领渡口附近的高地，用弓

弩射击蒙古骑兵，掩护部下抢先渡河。

成吉思汗命令部队散开，呈偃月形，向札兰丁发起攻击。他还下了一道特别的军令：一定要活捉札兰丁！

经过激烈战斗，蒙古骑兵几乎杀光了札兰丁的部下，他们企图上前擒住他。但是，札兰丁骑马转身，从高高的岸上跃入水深流急的印度河，泅到对岸，与先头部队会合。

札兰丁是惟一大败蒙古骑兵的花剌子模统帅，成吉思汗对他非常佩服。他制止部下放箭，有意放他一条生路，回头对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说：“你们应该学习札兰丁的勇敢精神！”

札兰丁逃脱后，成吉思汗即分兵遣将追歼花剌子模军残部，镇压各城的起义，对哥疾宁、也里、马鲁、巴里黑诸城进行彻底的扫荡，再次屠杀陆续回城的居民。

后来，成吉思汗听说札兰丁在印度纠集了不少人马，便于 1222 年春天派八剌、朵儿伯多黑申率 2 万骑兵渡过申河，进入印度境内，追击札兰丁。八剌、朵儿伯多黑申攻掠了许多城镇，没有发现札兰丁的踪迹，后因忍受不了印度的酷热，只好班师回营。札兰丁带着 4000 人马在印度避难，后与德里国王不和，离开印度回到波斯，重建花剌子模国，以阿塞拜疆为中心，直到 1231 年才被窝阔台派兵剿灭。

1222 年初夏，成吉思汗首次接见了从中原来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后多次请他讲养生之道，逐渐接受道教敬天爱民、休养生息、清心寡欲的思想。丘处机应邀来给成吉思汗讲述长生不老之术。他从中原来到西域，沿途目睹了蒙古骑兵的征战痕迹：白骨累累，田野荒芜，城市残败，疮痍满目。他试图说服成吉思汗结合养生之道，改变蒙古骑兵的屠杀政策。

1222 年 9 月，成吉思汗率部渡过阿姆河，回到撒麻耳干地区休整，准备在此过冬。

他认为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目的已经达到，决定班师东归。他特命花剌子模的两位学者牙剌瓦赤、麻速忽父子治理西域诸城，并设达鲁花赤监督。

1223 年春天，成吉思汗踏上归途，一路上且行且牧且猎，避暑避冬，走走停停，直到 1225 年春天才回到蒙古草原。

结束语“一代天骄”病逝军中

成吉思汗带着 20 万蒙军将士，风尘仆仆，从花剌子模战场回到漠北草原稍事休整后，马不停蹄，紧接着开始了第六次征讨西夏的战争。

成吉思汗出兵西征前，就对西夏极为不满。1217 年，他派人向西夏征兵，一起西征。西夏帝李遵顼的大臣阿沙敢不非常傲慢地对成吉思汗的使者说：

“成吉思汗不自量力，硬称可汗。我西夏干吗要出兵西征？”

成吉思汗大怒，先遣木华黎率兵兴讨，发誓西征结束后回来跟西夏帝算帐！

1217 年秋，木华黎率兵第四次征西夏，长驱直入，再围中兴府。李遵顼逃至西凉，遣人求降，木华黎才撤军，转攻金王朝。

1223 年，李德旺继位。他见成吉思汗西征久久不归，以为有机可乘，遣使联络漠北各部反蒙，并与金国结盟，约定夏金联合抗蒙。

成吉思汗在花剌子模闻讯后，特命木华黎之子孛鲁率兵第五次进攻西夏。孛鲁暂停攻金之战，于 1224 年秋率兵攻克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俘西夏监府塔海，斩首数万级，掳掠人畜数十万。

成吉思汗回到漠北后，决心灭亡西夏，夺取从西面进攻金国新都的前进基地。

1226 年春天，成吉思汗亲率 10 万蒙古骑兵第六次进攻西夏，进攻路线与第一次相同。

当时，西夏军队主力部署在贺兰山以东，而右厢各路兵力薄弱。成吉思汗兵分两路，进攻防守薄弱的西北诸城：自率东路军，窝阔台和拖雷随征，向浑垂山一线进攻；阿剌赤率西路军，向沙州方向进攻；察合台率预备队为后援。

成吉思汗指挥东路军，首先攻占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四处劫掠，然后移兵至浑垂山（今甘肃酒泉北）。阿剌赤部攻占沙州（今敦煌西）、肃州（今酒泉），对肃州实施大屠杀，幸免者仅 106 户。随后，东路军与西路军会师，合力攻取甘州（今张掖）。经西夏降将讨保，甘州百姓免遭屠杀，但守军全被斩首。

1226 年夏天，成吉思汗挥师连克西凉（今武威）、应理（今宁夏中卫）二城。西夏帝李德旺见成吉思汗的军队势不可挡，西北诸城沦陷，竟忧惧而死，其侄南平王李■被立为帝。

同年 11 月，成吉思汗率部沿黄河北上，围攻灵州（今灵武西南），深入西夏腹地。李■调集 10 万大军增援灵州，但指挥失当，被蒙军歼灭，灵州失陷。成吉思汗随后移兵盐州，追杀百姓，存者百无一二。

1227 年初，成吉思汗率兵将夏都中兴府包围，决定长期围困，切断粮草供应和外援，使之不战而降。

至此，西夏丧师失地，损兵折将，剩下中兴府一座孤城。成吉思汗觉得西夏不足为患，除留一部分兵力围困中兴府外，自率主力进入金境。

成吉思汗率兵连克金国积石州、临洮府、洮州、河州、西宁、德顺诸城，然后去六盘山休整避暑。金帝遣使至六盘山，献上珍贵礼物请降。

1227 年夏天，成吉思汗统兵继续南下，进抵秦州青水县。8 月 25 日，成吉思汗像他的部将哲别和木华黎一样，劳累过度，病逝军中，享年 66

岁。临终前，他留下三条遗嘱：由雄才大略、足智多谋的窝阔台继承汗位；向南宋借道，避开潼关天险，从河南出兵，直捣开封，灭亡金国；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主出城投降时，将其杀死，灭亡西夏。

成吉思汗的子孙严格执行了他的临终遗嘱，完成了他未能完成的征战，扩大了他开创的帝国。

成吉思汗死后，遗体被埋葬在萨里川（在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上游之间）的不儿罕群山中，衣冠则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今天，人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中，只能看到成吉思汗的衣冠冢。而在埋葬成吉思汗遗体的不儿罕山中，没有中原帝王的宏伟陵寝，甚至连一块歌功颂德的墓碑也没有，只有阴翳蔽日的森林，还有漫山遍野的青草和星星点点的小花，人们至今也不知道埋葬遗体的确切位置。

如果人们将来要开发不儿罕山，在群山中修公路，挖隧道，埋管线，开矿山，修建旅游度假村，因而偶然找到了埋葬成吉思汗遗体的确切位置，并打算在不儿罕山再建一座成吉思汗陵，促进旅游开发，那么本书作者将非常乐意为重建成吉思汗陵贡献绵薄之力，欣然撰写墓志铭。铭文曰：

一代天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长眠于这片青山下。

他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骑兵统帅。他把骑兵机动作战的艺术发展到了顶点：集中兵力，快速机动，长驱直入，纵横驰骋，摧枯拉朽，所向无敌。

他是一位常胜将军。他总是主动进攻，一开始就掌握战略主动权。他擅长侦察、警戒、布阵、冲锋、追击和围歼，战术娴熟。他擅长以少胜多，几乎是百战百胜。

他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事统帅，特别擅于拉关系。他势单力孤时，结安答，拜义父，找生死之交，摆脱困境。即使兵强马壮，他也不停地拉裙带关系，嫁完女儿嫁孙女，结为亲家，壮大自己的势力，孤立敌人。他特别喜欢联合作战。

他是一位深得部下信赖和拥护的统帅。他把封地、女人、儿童、牲口和财宝赏赐给部下，使他们从不厌战，就像对打猎一样永不厌倦，反而以征战劫掠为人生之大乐事。

他是一位善于复仇的统帅。每次征战，他总是打着复仇的旗号，使全军变成愤怒之师，犹如火山爆发，洪水决堤，势不可挡。

他是一位心理战大师，特别擅长打歼灭战。他穷追不舍，直到把对手消灭。他喜欢屠城，杀光，烧光，抢光，制造恐怖，把敌境变成废墟，永远丧失抵抗能力。他吓得许多城市不战而降。

他是一位讲民主、讲科学的统帅。出征前，他喜欢集思广益，制定最佳的作战计划。他不杀工匠，组建炮军和工兵、弩兵，使蒙古骑兵不仅擅于野战，而且擅于攻城。

他惟一不足之处是：对外征战，贪多嚼不烂；分封王子王孙，削弱中央集权，死后留下内战的隐患，使大蒙古帝国分崩离析，人亡政息。